

家書三

曾國藩六種

程潛題

# 曾國藩家書卷三

致澄侯弟 (五月初六日)

今年以來，賢弟實太勞苦，較之我在軍營殆過十倍，萬望加意保養。祁陽之賊，或可不竄湘鄉；萬一竄入，亦係定數，余已不復懸系。余自去年六月再出，無不批之稟，無不復之信；往年之嫌隙尤悔，業已消去十分之七八。惟辦理軍務，仍不能十分盡職，蓋精神不足也！賢弟聞我在外，近日尚有錯處，不妨寫信告我。余派委員伍華瀚在衡州坐探，每三日送信一次家中；若有軍情報營，可寄衡城交伍轉送也！

同前 (五月十三日)

賊集寶慶，官兵將近三萬，應足禦之，若竟無一匪竄入湘鄉境，上也！即有闖入邑界者，團練堵於前，趙周王諸軍追於後，或可無礙。此間朱唐兩營，喻吉三，凌蔭廷兩新營，均於初九日拔赴景德鎮。吉中營，岳字新營，十一日拔營前進。初九早，九弟在余公館行釋服禮，三獻禮畢，除服即吉；天甫黎明，尙屬整齊。十一早，九弟起行赴景德鎮；十二三日皆大雨，路上甚辛苦也！下游情形，江北浦口六合等處，前甚危急，近已獲勝仗，軍情尙安。

際克齋於四月十二日在天長敗挫，其定遠老營尙無恙。余日內精神困倦，血不養肝；幸劉星房來營，日與粵談，略覺爽快。星翁老年失明，殊可憫念！幸其子慈民孝廉，博學不倦，克家繼起，尙足自娛。弟以公事，常不在家，所有書，蔬，魚，豬，及應掃之屋，栽植之竹，須請建四兄勤勤經理，庶不改祖父以來之舊家風也！至囑！至囑！

同前 (五月二十四日)

蕭浚川又至寶慶，大局當不足慮。賊至十萬之多，每日需食米千石，需十藥數千斤。渠全無來源，糧米擄盡，斷無不去之理，可不須大勝仗也！沅弟啓行後，日日大雨，甚爲辛苦。余右目紅痛，不能寫小字。前因賢弟夫婦四十壽辰，思寫江紙屏一付寄賀，即將平日所稱祖父之「勤」「儉」「孝」「友」「書」「蔬」「魚」「豬」等語，述寫一編，以爲壽序也可，以爲格言也可。因目疾尙未及辦，待下次再寄也！叔父處前年以大事未辦壽屏。明年叔母五十首一，擬請漱六筓仙爲之，弟意以爲何如？在界嶺等處，弟亦太辛苦，須常常服補藥，保養身體，孝之大端也！

同前 (六月初四日)

賀常四到營，接弟信，言早起太宴，誠所不免。吾去年住營盤，各營皆早起。自臘月廿

七移寓公館，至撫州亦住公館，早間稍宴，各營皆隨而漸晏。未有主帥宴，而將弁能早者也！猶一家之中，未有家長宴而子弟能早者也！沅弟在景鎮，辦事甚爲穩靠，可愛之至！惟據稱悍賊甚多，一時恐難克復。官兵有勁旅萬餘，決可無礙。季弟在湖北，已來一信，胡詠帥待之甚厚，家中儘可放心。家中讀書事，弟宜常常留心；如甲五科三等，皆須讀書，不失大家子弟風範，不可太疏忽也！正封緘間，接奉寄諭，飭令赴蜀剿賊。此時欲去，則景鎮之官兵，實難遽行抽調；欲不去，則四川亦係要地，尙未定計復奏。茲先將廷寄，付回一閱。

致沅浦弟 (六月初六日)

接弟一緘，知賊出大隊，前來搗戰，我軍堅坐不動；反客爲主，最是得勢。朱唐張喻凌五營，究以何營最善戰？何營靠得住？湘後營烏槍極外行，日內方勤操也！初四夜，接奉廷諭，鈔送一閱，此時甚難爲計。欲即沂江爲夔府之行，則弟與凱所部之萬人，自須全數帶去。而景鎮一鬆，撫建必陷，臨江瑞袁在在可虞；是未救無事之蜀省，先失初定之江西。欲不爲夔府之行，則川陝兩省，尙稱完善；保川即所以保陝；早一著，即占一分之便宜，大局亦何可不顧！特此專便，與弟熟商。

致澄侯弟 (六月十八日)



寶慶久被長圍所困，心殊懸懸。景德鎮於十四夜克復，十五日派隊跟追。聞浮梁賊尙未退，不知該逆別有詭計否，沅弟追賊，約三日回營後；卽謀來撫，將歸里爲改葬事也！前奉防蜀之旨，頃已復奏，言：「兵力太單，難以入蜀，且景德鎮未克，不可遽行抽動」等因，已於十八日拜發。其時不知景德鎮之卽復也！目下之計，大約帶兵由長江上溯至荊州宜昌等處。防賊占荆宜，則兩湖俱難措手。若論旨必令赴蜀，則須添至二萬餘人；太少無益也！

同前 (六月三十日)

接弟信，驚悉鼎二姪殤逝，不勝悼惜！三年之內，家中多故，殊難爲懷！弟目下總理團務，辛勞之際，尙須寬心加意保重，張凱章一軍回援，在景德鎮拔營，計七月底始可還湘。九弟歸家辦改葬事，亦七月可到。吾擬於七月七日起程，由湖北至宜昌。季弟已由湖口經過，將來撫州，日內尙未到，頗不放心。

同前 (六月二十三日湖口發)

今於十六日開船，十七日抵吳城，十九日至湖口。季弟與予同至湖口，二十日，先掛帆上黃州矣！雪琴留予在湖口久住。予因所調之湘後營，尙在撫州未來，不得不在此少候。又朱唐等營，自景德鎮調至九江者，皆傷暑多病，亦不得不少爲休息。而余亦抱微恙，嘔吐兩日，

不能食，擬奏明耽閣十日。茲專人回家寄銀二百兩。以一百爲紀澤兒婚事之用，以一百爲五十姪女嫁事之用。仕宦之家，凡辦喜事，財物不可太豐，禮儀不可大簡。澄弟用財，豐儉得宜，所患者禮儀過於簡率耳！宜更酌之。

致澄沅兩弟

（八月初五日九江舟次）

寶慶解圍，團勇當撤；賊竄祁衡，吾邑遂可弛防。予在湖口住十日，八月初一日至潯陽，耽擱二日，因阻風不克成行。好在上游無事，賊不入蜀，余行雖遲滯，尙不誤事。日內守風此間，可游覽廬山近處勝景。朱品隆等各營，已由陸路先至黃州。季弟奉胡中丞札募勇千人，聞初四日自黃州起行歸湘。吉字中營之餉，到黃州，再派人起解。如已開船北來，則不遠解亦可。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，果辦得到否？須略置墓田，令守墓者耕之。凡墓下立雙石柱，方柱圓首。柱高而遠，不刻字者，謂之華表；柱矮而刻字者，謂之闕。四柱平立，上有橫石二條，謂之坊。凡神道碑，石上覆以亭者，有左右及後面，皆以磚石貼砌，上蓋圓筒瓦者；有露立全無覆蓋者。三者隨弟斟酌，要上用螭首，下用龜趺，則一定之式，不可改易。公卿大夫之家，有隆禮者，於墓門之南立墓表碑，又於極南遠處立神道碑；稍簡者，僅立一碑。二者聽弟斟酌。要之，宜立於墓門外。江西立於墳堆之趾，湖南立於羅匡之頭，皆非古

法，不可學也！至築墳結頂，上年周壁沖結頂，最合古法。今京師王公貝勒，及品官之家，墳塋多用此式，勿以其爲吾鄉所創見駭聞，而不用也！吾之所見如此，望弟細心詳酌。吾於祖父墳墓祠廟，皆未盡心，實懷隱疚。今澄弟能力辦之，沅弟能玉成之，爲先人功臣，卽爲余彌此闕憾，且感！且慰！余此次在外，專了從前未了之事；而彌縫過失，亦十得七八耳！

致澄侯沅浦季洪弟

（八月十二日黃州）

叔父病體大愈，是第一慶慰事。澄弟辦團，爲一邑所服，善起善結，亦極慰也！余自九江開船，逆風逆水，每日行七八十里，十二日至黃州，胡中丞約爲十日之留，官帥奏留余一軍，共征皖省，大約十七八可奉諭旨。賊蹤既不入蜀，余自不必遽赴荆，宜在此少停，俟後命。除蕭張二軍外，帶來共萬人；每月需餉六萬，擬概求之湖北，胡中丞亦已允許。江西協款三萬，仍以供蕭張二人之半耳！九弟營中六月分半餉，卽日起解；七月分少遲亦解。每隊多夫一名，或裁與否，應俟到營面定。沅弟近來所辦之事，無不愜當。銀錢一事，取與均宜謹慎斟酌。聞林文忠三子分家，各得六千串（每注田宅價在內；公存銀一萬，爲祀田刻集之費在外）。督撫二十年，真不可及。

同前

（八月二十二日）

接沅弟初十日信。到家後，辦理改葬大事，啓土下葬，俱得吉期，欣慰無量！余在家疚心之事，此爲最大；蓋先妣卜葬之時，猶以長沙有警，不得不倉卒將事。至七年二月大事，則儘可從容料理，不必汲汲以圖。自葬之後，吾之心神常覺不安；知我先人之體魄，亦當有所不安。此次改葬之後，我兄弟在外者，勤慎謙和，努力王室，在家者內外大小，雍睦習勞，庶可保持家運，蒸蒸日上乎！沅弟辦理此事，爲功甚大，我父母亦當含笑於九原也！余至黃州赴鄂，途多逆風，五日尙未抵省。官帥奏蜀中無事，請以吾軍會剿皖省，已奉諭允。吾在鄂應酬數日，仍赴下游；或駐北岸黃梅，或駐南岸之九江湖口，現尙未定。吾兄弟數人，雖共事一方；然皖中爲地極大，賊數極多，事勢極難，各有所圖，不相妨礙，不必嫌疑。季弟既受胡中丞之知，竭力圖功，不必瞻顧。九弟六月半餉已解去，七月餉亦卽解，恐當於中途接到。此次既出，今冬似不宜歸去。身既在官，則衆人觀瞻所係，去來不可太輕。澄弟此次辦團，名望極好，甚慰！甚慰！家中有當應酬周到之處，望澄弟隨時告知，至囑！

致澄侯弟

（八月二十九日武昌）

袁漱六親家之胞弟袁鉄庵，自松江歸來，將我京中書籍概行帶送湘鄉，實爲可感！前由京搬至松江，此次由松江搬至湘鄉，共萬餘里，喫盡辛苦。到我家時，望加意款待，至要！

至要！其書文紀澤細心清釐。此外尚有存松之書，並營中之書，將來開單再清也！

同前 (十月初四日巴河軍次)

沅弟到營，得聞家事之詳。近日婚嫁兩事，皆已完畢，可少休息。吾於二十八日自黃州歸，接奉寄諭，以湖北大舉征皖恐其驅賊北竄。吾細察湘勇柔脆，實難北征。一渡淮水，共食麥麵，天氣苦寒，必非湘人所能耐。擬於日內復奏，陳明楚軍所以不能北行之故。湖南樊鎮一案，駱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，一秉至公，并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；皇上嚴旨詰責，有「屬員聳僥劣幕要挾」等語，並將原奏及余案發交湖北，原封未動。從此湖南局面，不能無小變矣！余身體平安，惟日疾久不痊愈，精神意興，日臻老態；所差堪自信者，看書看稿，猶能精細深入，每日黎明即起，不敢墮祖父之家風，足以告慰。

同前 (十月十八日)

澤兒及姪女兩場喜事，辦理盡善，慰謝！慰謝！我祖星岡公第一有功於祖宗，及後嗣有功於房族及鄉黨者，在講求禮儀，講求慶弔。我父守之弗失，叔父於祭禮亦甚誠敬。賢弟若能於禮字詳求，則可爲先人之令子；若於族戚慶弔時時留心，則更可儀型一方矣！余於軍中之錢，不願寄回；而後輩婚嫁，及親族事之最要者，則當略寄。南五舅父處，余必寄賀信，

并寄薄禮；其他有應點綴之處，望弟付信來告知。家中用度日趨於奢，實爲可怕！兄並無私意見也！男婚女嫁，以似以續，闔家之慶，還爲弟賀焉！

致澄侯沅浦弟（十月初三日）

自余於巴河拔營，沅浦於次日登舟，計此信到家，沅弟亦抵里門矣！余拔營後，長行七日；十一月初三日至黃梅，駐紮城外，距太湖百二十里。太湖賊約三四千，被我兵萬五千人四面環圍，城賊極爲窮蹙。所慮者四眼狗率黨來援，或有變動；否則太湖年內可克。余暫駐黃梅，細察地勢，再行前進。日內癘疾大作，目亦極蒙；幸精神如常，每日竭力支撐，不甚懈怠。河南捻匪日以猖獗，皖南甯國屢次敗挫，六合大營，被四眼狗攻陷，揚州近又被圍，氣殊未轉耳！

同前（十一月十四日宿松軍次）

余於十三日拔營至宿松。一入皖境，百姓望若雲雨，爆竹歡迎；不知兵力果足以庇之否！十月十七日，會奏一摺，聖意不以爲然，硃批駁斥。保舉一單，武職全准；文職交部核議，將來必有駁者。如黃南坡、石芸齋、何廉昉等，均屬可慮；即李小泉久未得保，亦不知可允准否？向來從未交部。此次將文武官階分類，遂爾歧視，想別有所因也！若部文速來，於其駁

詰者，仍當再請，但恐遲耳！沅弟帶回之銀，請以二百爲溫弟祭田之助；五百爲湘鄉忠義祠捐項。凡家中應酬之需，如有應在十兩以上者，可寫信由營中寄送；少者則家中自送。余今年癘疾大發，與道光廿六年相彷彿；目疾亦日以增甚，老境大臻！在外往年未了之事，現已漸次清釐，略有歸宿。李小泉所辦報銷，今冬可畢。

同前 (十一月二十四日)

接沅弟岳陽樓下一緘，藉悉一切。叔父大人肝火甚旺，不知沅弟歸後，勸解之否？下游四眼狗，聞將以本月之杪，來援太湖，多餉各軍，頗形慌張，須派五六千人往太湖助之。但係打行仗，老營仍紮宿松不動耳！付去銀五十兩，送霞仙家贖儀；以後應致情之處，請澄弟斟酌一數目更好。科三之字，大有長進，甚慰！甚慰！第不知甲五近尙讀書否？澤兒問橫筆礫法，如右手擲石以投人。若向左邊平擲，則不得勢；若向右邊往上擲，則與捺末之礫相似，橫末之礫亦猶是也！化度寺碑，礫法最明，家中無之；張猛龍碑同州聖教，礫法亦明，可細閱。沅弟於字用功最深，曾留心礫法否？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四日)

十五日接弟信，知沅弟初一日移新宅，賀賀！吾弟以孝友之本。立宏大之規，氣魄遠勝

阿兄；或者祖父之澤，得吾弟而門乃大乎！日內警報頻聞，援賊四眼狗糾合捻匪宮瞎子，帶五六萬人來援。鮑超紮小池驛禦之，已在太湖之前四十里；蔣之純紮龍家涼亭；多都護紮新倉，相去各十里內外。廿二日開仗，我軍先獲大勝，窮追二十餘里；因遇伏而小挫。太湖城外留唐義渠一軍，三千四百人，太形單薄。余派前幫十營六千人，前往助紮；派朱雲嚴李申夫統領。不知前敵多鮑等軍，果站得住否？余在宿松，身邊僅四千三百人；除吉中吉左之外，均不甚可恃，心殊焦灼！蕭浚川奉旨調赴黔蜀，希庵亦以母病不來，統將乏人，不知所以爲計！吾癘疾大發，爲十餘年所僅見，夜不成寐；幸溫書未甚間斷耳！

同前

（咸豐十年正月初四日）

除夕接兩弟家書，并紀澤兒一稟，欣悉家中四宅平安，惟叔父病未全愈，至以爲念！沅弟移居後，新屋氣象，聞尙宏敞；不知居之適意否？凡屋有取直光者，有取斜光者，有取反光者。聞新屋極高，而天井不甚闊，則所取皆直光矣！未申以後，內室尙不黑暗否？裝修及製器，殊不易易，頗有頭緒否？余在此，望沅弟來甚切；而恐弟應辦之事，皆未辦妥，不敢遽催。前敵多鮑蔣三軍，自臘月廿二日大戰後，賊於廿四六等日，包圍鮑營，廿七日遂長圍鮑營，層層包裹。霆左營四面皆合，水米文報不通；幸定心堅守數日，廿九日，賊解圍少退。



五里以外。除日，多都護另派精選前營，紮於左霆營之壘，而令霆左弁勇，蹙入鮑之中軍，休息數日。從此前敵應稍安穩。余自去冬以來，癘疾大發，目蒙異常，而應辦之事，未甚間斷。新年軍事緊急，少爲將息；除公事外，不敢多作一事也！紀澤兒所論八分，不合古義；至欲來營省覲，余亦思一見。沅弟來時，可帶紀澤來展謁一次，住營一月，專人送歸。

同前 (正月十四日)

得沅弟及紀澤信，欣聞叔父大人身體平安；從此當日臻康勝矣！余於除夕元旦，添派護軍長勝軍，及湖口調來之平江營，赴太湖城外；抽出唐義渠之訓營，赴前敵小池驛等處，初六日甫到。一面修壘，一面出隊打仗，破賊壘二座，少頃敗回。訓營新壘三座，被賊攻陷，軍械帳棚全失。由是賊氛愈熾，日夜圍攻鮑營。鮑部三千五百人，傷亡千餘，只能守牆，不能出打。每遇賊偶鬆一隅時，卽出隊挑水運柴；少頃復來合圍，軍士不眠者多，不食者亦常有之。十一日，胡中丞所派之金逸亭余會亭軍，從潛山山內打出，攻賊之背，大獲勝仗，殺賊三千。是夜小池驛之賊，分一半去襲金軍，從此鮑軍慶再生矣！方圍鮑極急時，余派宿松之吉中二營，吉左營，太湖之湘前強中營，湘後二營，去新倉小池等處，助打行仗，以救鮑軍。十三早，甫經成行後，卽聞金余捷音。計大局應可安穩耳！胡帥與我相距二百六十里，

每日通信一二次不等。除初派鮑軍紫小池，余意見不合，力爭數次外，其餘事事相合。季弟在太湖亦日日通信。癘疾比去冬形好；惟目光略昏，日甚一日。雲仙出使山東，竟被參劾；聞部議降級留任，今春必南旋矣！

同前 (正月二十八日)

多都護於二十五日出隊誘賊，業已破賊三壘。賊以大隊猛撲，多部敗退，賊追十里。唐蔣各部齊出接應，鮑亦猛進，多亦回殺，賊遂大敗，凶悍者傷亡二三千人。廿六日，我軍乘勝進攻，五軍出滿隊，凡萬八千人，排列而進，破賊壘六十餘里。壘內火藥甚多，草棚甚密，火毬所著，登時轟發，狂風旋轉，巨火燭天。山谷之間，人馬倉卒難逃，多被燒死；牲糧衣物，一炬焦土。殺賊亦實有三四千人。僅有三壘未破。四眼狗於是夜逃去，三壘亦逃，太湖縣之賊亦逃，即將城池克復。此次大捷，實足寒賊膽而快人心。沅弟雖不在營，而中軍義字兩營，連破賊壘，亦極有功。季弟在太湖克復一城，志亦少紓，特此飛告，俾沅弟放心，日下不必遽思回營。一則叔父病未痊，老宅之事，須沅弟妥爲料理；一則九弟婦體氣不旺，新第之事，亦須麤立紀綱，待四月初來營可也！

同前 (二月初八日)

接來信，痛悉叔父大人於十九日戌刻去世，哀痛曷極！自八年十一月聞溫弟之耗，叔父即說話不圓，已慮其以憂傷生。叔父生平，外面雖處順境，而暗中卻極鬱抑；思之傷心！此大一切從豐，兩弟自有權衡。喪禮以哀爲主；喪次以肅靜爲主。余於聞訃之第二日，進公館設位成禮；擬素食七日，素服十四日，仍行撤靈入營。季弟擬請假回籍，余囑其來宿松靈前行禮。沅弟言新第不敢再求愜意，自是知足之言；但濕氣一層，不可不詳察。若濕氣太重，人或受之，則易傷脾。凡屋高而天井小者，風難入，日亦難入，必須設法祛散濕氣，乃不生病，至囑！至囑！

同前 (二月二十四日)

季弟之恆字二營，吾與潤公皆不欲其來太湖。弟於正月六日勉強自來，幸遇機緣，太湖克復，同奏膚功。茲湘恆營同圍安慶，余亦不甚放心；而季弟自覺甚有把握，故遂令之同行；既已立營，則不能不望其少立功績也！自克復潛太二邑，袁午帥克復鳳陽，翁中丞大破鍾橋，皖北軍事大有起色。不料皖南徽甯二府，連陷六州縣，浙江亦失去三縣。杭省及湖州府危急之至，羅中丞奏請余率楚軍往援。即使奉旨允准，亦緩不濟急矣！金陵大營，正在十分得手之際，而南則有浙江之變，北則清江浦失守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復起，殊深焦灼！余前思

辦冷金箋對，贈澄弟云：「儉以養廉，譽洽鄉黨；直而能忍，慶流子孫。」贈沅弟云：「入孝出忠，光大門第；親師取友，教育後昆。」余在公館設靈穿孝十四日，於二十日撤位脫素服，仍回營盤。起光大夫祠堂，如牌坊。如誥封亭，皆須就地勢爲之。余意誥封亭則鄉間俗樣，儘可不必；牌坊則係官樣。余前日所畫槽門，即與牌坊相近，京城凡大廟，中間有照壁，兩頭皆有木牌坊；南中文廟及貢院之天開文運，亦用木牌坊。先大夫廟之槽門，即用木牌坊式可也！但各處木牌坊，上不蓋瓦，下不裝板；此既作廟頭門，則上當蓋瓦，下當裝板。總而言之，一正兩橫，一牌坊槽門而已！至各處起屋之法，皆先立柱起架子；待上屋瓦蓋畢之後，乃砌磚牆，各柱嵌於牆磚之中。屋之穩不穩全在架子，不與磚牆相涉。先大夫廟若用此法，則須大柱子十八根。（前牆內六根，後牆內六根，中間承樑者四根，兩頭牆內頂屋脊者，各一根。）而廟外四面落簷之廊柱，尙不在十八根之內。如此則須料甚多，吾鄉恐辦不出；且恐木匠不能做。若用吾鄉舊法，概以磚牆爲主，不用架子，則省料極多，木匠亦易。望兩弟悉心裁酌。修昭忠祠及東臬書院之正棟，亦不外先大夫廟式；五扛間，而四面落簷，即極大方矣！所爭者，亦在全用架子與否耳！應否由余下札，俟弟到營後，再行面商。

同前（三月十九日）

自初十日聞浙江被圍之信，十三日聞失守之信，寸心焦灼，全軍爲之驚擾。一則恐有援浙之行；二則大局一壞，一木難支。所謂一馬之奔，無一毛而不動；一舟之覆，無一物而不沈也！茲幸於十八日接張小浦先生來信，杭城於三月三日克復，欣慰無極！特專人馳告家中，亦以慰陳作梅將母之懷。前有信囑沅弟來營，或酌募一二營帶來。茲浙事既已平定，即不必添營。沅弟信中，意於今冬謀爲蟬蛻之計，尤可不必再行添募。蓋凡勇，皆服原募之人，不甚服接帶之人；多一營頭，則蟬蛻時多一番糾結也！

同前 (三月二十四日)

接家信，知叔父大人已於三月二日，公厝馬公塘。兩弟於家中兩代老人養病送死之事，備極誠敬，將來必食報於孫。聞馬公塘山勢平衍，可決其無水蝕凶災，尤以爲慰！澄弟服補劑而大愈，幸甚！幸甚！吾生平頗講求「惜福」二字之義。近來補藥不斷，且菜蔬亦較奢，自媿享用太過；然亦體氣太弱，不得不爾！胡潤帥李希庵常服遼參，則其享受更有過於余者。家中後輩子弟體弱，學射最足保養，起早尤千金妙方，長壽金丹也！

同前 (三月初四日)

澄弟移寓新居，光彩煥發，有旺相氣，至慰！至慰！沅弟祭叔父文，妻壘可誦。四字句

本不易作，沉弟深於情者，故句法雖弱，而韻尙長。浙江克復，人心大定。太湖各營，於二十四日拔營，宿松四營，於廿六日拔營，均至石牌取齊，進圍安慶。朱惟堂一營，初二日至江邊，距宿松僅七十里。營中一切平安。余身體亦好，惟餉項蹙虧。若四川不速平，日虧一日，必窮窘耳，澄弟之病日好，大慰！大慰！此後總以戒酒爲第一義。起早亦養身之法，且係保家之道；從來早起之人，無不壽高者。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；一曰，起早；二曰，勤洗脚，似於身體大有裨益。望澄弟於戒酒之外，添此二事，至囑！至囑！

同前（三月十四日）

澄弟既與作梅兄意見相合，家中尋地，可留梅公多住一二月，以必得爲期。改葬本非好事，然既已屢改，則必求愜意而後止。余非欲求地以徵富貴者；惟作梅以三千里外至吾鄉，千難萬難，不可錯過。澄弟所跋對聯，甚爲妥叶。服補藥雖多，仍當常常靜坐，不可日日外出。一則保養身體，二則教訓子姪，至囑！至囑！此間至今未得進兵，實爲遲滯。希庵至多公處，與之鬯談，針芥契合，相得益彰；大約數日後，即可移營進逼桐城懷甯矣！浙江克復後，皖南又大震動。河南擒匪上竄，陝西及樊城戒嚴。四眼狗近赴全椒，思解金陵之圍。余身體平安，癱疾皆在腿以下；本是空閒地方，任其騷擾可也！

致澄侯弟 (三月二十九日)

廿七日接弟信，欣悉各家平安。沅弟是日申刻到，又得詳聞一切，敬知叔父臨終，毫無抑鬱之情，至爲慰念！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，一切以星岡公爲法；大約有八字訣，其四字，即上年所稱「書蔬魚豬」也！又四字，則曰，「早掃考寶。」早者，起早也！掃者，掃屋也！考者，祖先祭祀，敬奉顯考，王考，曾祖考，而妣可該也！寶者，親族鄉里，時時周旋，賀喜弔喪，問疾濟急。星岡公嘗曰：「人待人無償之寶也！」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，最爲認真，故余戲述爲八字訣曰：「書蔬魚豬，早掃考寶也！」此言雖涉諧謔，而擬卽寫屏上，以祝賢弟夫婦壽辰，使後世子孫知吾兄弟家教，亦知吾兄弟風趣也！弟以爲然否？

同前 (四月初四日)

沅弟初三日由宿松赴集賢關。余身體平安。皖北軍務亦尙如故。惟江西大營，於閏三月十六日，全軍潰散，和春張國梁兩帥移保鎮江；蘇州常州兩處，大爲震動；浙江新復，亦恐無以自立，此又近數年之一大變局也！若江浙不保，則江西亦難久安，而皖北亦將應接不暇，殊爲可虞！九弟欲余下札，請同邑紳士修昭忠祠，及東臬書院；茲辦十一札，請弟分送爲要。

同前 (四月十四日)

金陵大營於閏月十六日，潰退鎮江，旋復退守丹陽。廿九日，丹陽失守，和春何桂清均由常州退至蘇城之外濬關，張國梁不知下落。蘇州危如累卵，杭州亦恐再失。大局決裂，殊不可問。余此次出外兩年，於往來未了之事，概行清妥，寸心無甚愧悔，可東可西，可生可死，襟懷甚覺坦然，吾弟儘可放心。前述祖父之德，以「書疏魚豬早掃考實」八字教弟；若不能盡行，但能行一早字，則家中子弟有所取法，是厚望也！

同前 (四月二十四日)

前寄一緘，想已入覽。近日江浙軍事大變。自金陵大營潰敗，退守鎮江，旋退保丹陽。廿九日，丹陽失守，張國梁陣亡。四月初五日，和雨亭將軍，何根雲制軍，退至蘇州。初十日，無錫失守；十三日，蘇州失守。目下浙江危急之至！孤城新復，無兵無餉，又無軍火器械，賊若再至，亦難固守。東南大局，一旦瓦裂，皖北各軍，必有分援江浙之命；非胡潤帥移督兩江，卽往視師蘇州。二者苟有其一，則目下三路進兵之局，不能不變。抽兵以援江浙，又恐顧此而失彼。賊若得志於江浙，則江西之患，亦近在眉睫。吾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，出至江西，助防江西之北界，免致江西糜爛後，湖南專防東界，則勞費多而無及矣！不知以吾言爲然否？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，昨已歸去；渠尙肯顧大局。沅弟季弟新圍安慶，



正得機得勢之際，不肯舍此而他適；余則聽天由命，或皖北，或江南，無所不可，死生早已置之度外；但求臨死之際，寸心無所悔憾，斯爲大幸。家中之事，望賢弟力爲主持，切不可日趨於奢華；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，動輒笑人之鄙陋，笑人之寒村，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，至戒！至戒！余本思將「書蔬魚豬早掃考寶」八字作一壽屏，爲賢弟夫婦賀生；日內恩息，尙未作就。余目疾近日略好；有言，早洗面水，泡洗二刻，卽效，比試行之，諸請放心。

同前 (四月二十九日)

余以二十八日，奉署理兩江總督之命。以精力極疲之際，肩艱大難勝之任，深恐踟蹰，貽笑大方；然時事如此，惟有勉力作去，成敗禍福，不敢計也！茲將廷諭鈔寄；其應如何辦法，再行詳報。余欲紀澤來營，若走水路，則由岳州湖北以至九江湖口；若走陸路，則由萍鄉萬載新昌奉新以至吳城亦可；由平江義甯以至吳城亦可。紀澤或於近日在長沙接我續信，再行東來省覲可也！

同前 (五月初四日)

余擬於十五日起行，帶兵渡江，駐紮徽州池州二府境內。其九弟所帶之萬人，現紮安慶城外者，仍不撤動。蓋以公事言之，余雖駐軍南岸，仍當以北岸爲根本。有胡中丞在北岸主

持一切，又有多禮堂李希庵及沅弟三支大軍，則北岸穩，湖北穩，袁翁之軍亦穩；余在南岸，亦可倚北爲聲援也！以私事言之，則余爲地方官；若僅帶一胞弟在身邊，則好事未必見九弟之功，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；嫌疑之際，不可不慎！余定帶鮑春霆之霆字營六千人，朱品隆二千人，及現在宿松之馬步二千人，合萬人先行；餘俱在湖南陸續調集招募，足成三萬之數。左季高現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，襄辦余處軍務；所有應在湖南招勇等事，即咨請季翁在湘料理。近日得浙江王中丞信，蘇州之賊，尙未至浙境；浙江省城，有杭州將軍瑞，署欽差大臣張及中丞三人，應可保全。但使保得浙江，保得江西，則此後尙可挽回全局。紀澤兒若來省覲，則由長沙或坐戰船，或坐民船，直下湖北，以至湖口東流。余紮營當在東流附近地方。長江之險，夏月風濤無定，每遇極熱之時，須防暴風之至，下晚灣泊宜早。來營住一月，即令其速歸也！望弟諭紀澤沿途謹慎，不必求快。

同前 (五月十四日)

五月初四接弟緘，「書蔬魚豬早掃考寶，」橫寫八字，下用小字注出，此法最好，余必遵辦；其次敍，則改爲「考寶早掃書蔬魚豬。」目下因拔營南渡，諸務叢集，蘇州之賊已破嘉興，淳安之賊已至績溪，杭州徽州十分危急，江西亦可危之至。余赴江南，先駐徽郡之祁門

內顧江西之饒州，催張凱章速來饒州會合。又札王梅村募三千人進駐撫州；保江西卽所以保湖南也！札王人樹仍來辦營務處！不知七月均可趕到否？若此次能保全江西兩湖，則將來仍可克復蘇常。大局安危，所爭只在六七八九數月。澤兒不知已起行來營否？弟爲余照料家事，總以「儉」字爲主。情意宜厚，用度宜儉；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！

致沅季弟

（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）

出隊以護百姓收穫，甚好！與吉安散耕牛籽種，用意相似。吾輩不幸生當亂世，又不幸而帶兵，日以殺人爲事，可爲寒心！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，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！楊鎮南之哨官楊光宗，頭髮橫而盤，吾早慮其不馴。楊鎮南不善看人，又不善斷事。弟若看有不妥叶之意，卽飭令仍回兄處，兄另撥一營與弟換可耳！吾於初十日至歷口，十一日擬行六十里，趕至祁門縣。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，不欲紛紛迎接應酬也！甯國府一軍，緊急之至！吾不能撥兵往援，而擬少濟之以餉，亦地主之道耳！

致沅弟

（六月十九日）

十八日專丁到，接十五信，得知一切，應復之件，條列具左：

一、陳米千餘石，如不可喫，不必強各營領之。凡糧臺事件，弟皆自行當家，不必一一

請示；或有疑議，就近與希庵商之。渠閱歷頗久，思力沈著，與弟可互相切磋，互相資益也！

一、楊光宗，業已斥革遞解，此後應稍安靜。馬兵既難得力，可飭令楊鎮南招募馬勇。其兵丁每出十缺，（馬缺）即飭令仍回般開山營盤。余於辦馬隊不惜重本，志在辦成一事。若操練半年，仍不得力，則浪費過甚；不如趁早改兵爲勇，陸續更換。

一、雪琴釐金之事，概仍八九年之舊，絲毫不改，斷不至掣雪之肘，牙釐既由我處作主，輔亦不致難爲雪也！末一條，概以大度容之，不另復矣！

同前（六月二十二日）

希厚雪三人，皆主土城合圍之說，自應及時興辦。正東自車徑渡至韋家店，地勢遼闊，係用衆用馬之地。弟處兵力本單，老營勁營尤少，兄不甚放心。然此時桐城有兵，縱陽有兵，青草有兵。若不趁此合圍，則天下更無可辦之事矣！鮑兵不甚可恃，然不能不冒險一辦。辦成之後，則不險矣！土功太太太難，恐勇尙有不敷，可商之莫善徵，雇用民夫。其始略用霸道，其後日日給價，民間亦必悅服。多用銀數千兩，兄必辦解不惜也！盛夏興工，宜以早夜爲之，午未申三時，均宜停止。黃南坡籌餉事已發札矣！茲將意城所擬札稿寄閱。東流周萬

倬一營，不須兄札；或厚菴札；或弟札，朝發則夕至矣！曾得勝寶右營在建德普欽堂處，防池州張家灘一路之賊，吾飭曾營紮建城東，以當頭敵，目下實難抽調，當另設法。

致季弟 (六月二十七日)

頃接沅弟信，知弟接行知，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，不勝欣慰！官階初晉，雖不足爲吾季弟榮；然弟此次出山，行事則不激不隨，處位則可高可卑，上下大小，無人不翕然悅服，因而凡事皆不拂意，而官階亦由之而晉。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，至是將暢然大舒乎！易曰：『天之所助者，順也！人之所助者，信也！』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順，如此名位，豈可限量，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，凡在行間，人人講求將略，講求品行，並講求學術。弟與沅弟，既在行間，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，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，必躬親之；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，必苦思之。品學二者，亦宜以餘力自勵。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，後世即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！大哥豈不欣然哉？沅弟以陳米發民夫挑濠，極好！極好！此等事，弟等儘可作主，兄不吝也！

致沅季弟 (六月二十八日)

探報閱悉。此路並無步撥，卽由東流建德驛夫送祁。建德令已死，代理者新到，故文遞

遲延。弟以後要事，須專勇送來，三日可到。或逢三八專人來一次；每月六次。其不要緊者，又由驛發來，則兄弟之消息，尤常通矣！文輔卿辦釐金甚好。現在江西釐務，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重，此外則「不知誰何」之人；如輔卿者能多得幾人，則釐務必有起色。吾批二李詳文云：「須冗員少而能事者多；入款多而坐支者少。」又批云：「力除官氣，嚴裁浮費。」弟須囑輔卿二語：無官氣，有條理；守此行之，雖至封疆，不可改也！有似輔卿其人者，弟多薦幾人更好。甲三啓行時，溫弟婦甚好，此後來之變態也！

同前（七月初三日）

專丁到，接廿八夜緘，具悉一切。東流在江邊，周萬倬一營駐焉！向歸厚庵調遣。建德在山內，去江五十里，普欽堂全軍駐焉！向歸江西調遣。曾得勝者，普部九營中之一營也！池州賊來東流，則畏水師；若至建德，並不與水師相干。全調普軍則可，專調曾營則不可。弟屢指調該營，似不甚當於事理。兄目下實無以應弟之請，亮之！長濠用民夫，斷非陳米千石所可了，必須費銀數千。此等大處，兄却不肯吝惜。有人言，莫善徵聲名狼藉，既酷且貪，弟細細查明。凡養兵以爲民，設官亦爲民也！官不愛民，余所痛憾。甯國尙未解圍，聞賊將以大隊救安慶，南岸似可漸鬆。南坡信大有可採；此人真有幹濟之才，可敬！可敬！

同前 (七月初八日)

輔卿而外，又薦意卿柳南二人，甚好！柳南之篤慎，余深知之；意卿亮亦不凡。余告彼輔觀人之法，以有操守而無官氣，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；又囑其求潤帥左郭及沅薦人。以後兩弟，如有所見，隨時推薦，將其人長處短處，一一告知阿兄，或告筱荃。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；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，日久自有大效。季弟言：「出色之人，斷非有心所能做到。」此語確不可易。名位大小，萬般由命不由人；特父兄之教家，將帥之訓士，不能如此立言耳！季弟天分絕高，見道甚早，可喜！可愛！然辦理營中小事，教訓弁勇，仍宜以「勤」字作主，不宜以「命」字諭衆。潤帥先幾陳奏，以釋義疑之說，亦有函來余處矣！昨奉六月二十四日，諭旨實授兩江總督，兼授欽差大臣。恩眷方渥，儘可不必陳明。所慮者，蘇常淮楊無一枝勁兵前往，位高非福，恐徒爲物議之張本耳！余好出汗，沅弟亦好出汗，似不宜過勞。

同前 (七月十二日)

兄膺此鉅任，深以爲懼。若如陸何二公之前轍，則貽我父母羞辱。卽兄弟子姪，亦將爲人所侮。禍福倚伏之幾，竟不知何者爲可喜也！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，及各省之督撫將帥，

天下似無戡定之理。吾惟以一「勤」字報吾君，以「愛民」二字報吾親，才識平常，斷難立功；但守「勤」一字，終日勞苦，以少分宵旰之憂，行軍本擾民之事；但刻刻存「愛民」之心，不使先人之積累，自我一人耗盡。此兄之所自矢者，不知兩弟以爲然否？願我兩弟，亦常常存此念也！沅弟「多置好官，遷選將才」二語，極爲扼要。然好人實難多得，弟爲留心採訪，凡有一長一技者，兄斷不敢輕視。謝恩摺今日拜發，甯國日內無信，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甯，可危之至！

致沅弟（七月十五日）

浮橋辦齊，長濠已有八九分工程，甚好！甚慰！從此援賊雖至，吾弟必足以禦之。馮事，兄處辦法與潤帥不謀而合，茲將一批，一告示鈔付弟覽。翁中丞處復信甚妥。弟意疏疏落落，亦極是。弟總認定是湖北之委員，以官胡兩帥爲上司，諸事稟命而行；此外一概疏疏落落。希庵於此等處，界限極清，人頗嫌其疏冷，然不輕進人，即異日不輕退人之本；不妄親人，即異日不妄疏人之本。處弟之位，行弟之法，似尙妥叶。與翁稿，與毓稿均好。近日修辭工夫亦進，慰喜！慰喜！焦君譜序，八九月必報命。書院圖須弟起稿，而兄改之，弟切莫答兄之吝也！



致沅季弟 (八月初七日)

接專丁來信，下游之賊，漸漸蠢動，九月當有大仗開。此賊慣技，好於營盤，遠遠包圍，斷我糧道。弟處有水師接濟，或可無礙；不知多季二營何如？有米有柴，可濟十日半月否？賊雖多，善戰者究不甚多，禮希或可禦之。弟即挖長濠，切不可過濠打仗：勝則不能多殺賊，挫則不能收隊也！營中柴尙多否？煤已開出否？紅單船下去後，吾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，以便弟就近稽查。聞該處母月可得二萬餘串也！魏柳南宜辦釐乎？宜作吏乎？弟密告我。潘意卿何時可到？此間需才極急，浙事岌岌，請援之書如麻。次青今日到祁門，其部下十四五可到。季弟所言諸枉，聆悉；當一一錯之，定不姑息。

致澄侯弟 (九月初四日)

接弟信，知家中收成已畢；五十姪女，漸次痊愈，至以爲慰！此間近日殊多失意之事。次青十九日叢山關敗後，廿四日平江六營，與何溪禮字等四營大敗。賊匪圍城，次青堅守一日一夜，至廿五日申刻破城，平江勇自南門走出。次青聞亦已出城，至今八日，尙未接其來信；而其胞姪表弟，皆堅言其無恙，不知究竟如何？廿八日賊破休甯。目下皖南，僅存祁門婺源黟縣，及東流建德而已！聞賊已分大半，由嚴州入浙；而自婺源入江之路，亦不可不防。

現調鮑軍紮漁亭，凱章紮黟縣，均去老營，不過六十里。軍勢已穩，人心已定。牧雲與甲三，初一日由祁門赴安慶，大約十月底可歸也！希庵初四日到祁門，帶四營遠來救援，不久仍當回北岸耳！余身體平安；目光日昏，精神亦日見日老，深懼無以符此大任。

致沅季弟（九月初七日）

徽州休甯之賊，日內尙未動作；鮑張兩軍，日內亦休息未進。祁門黟縣等處，漸有賣米鹽者。希庵所帶四營，暫令紮去祁六十里之歷口地方，防西路之賊穿建德祁門中間，而走景德鎮；即去年沅弟破景德鎮賊之出路也！次青廿五日城破走出，廿六夜在街口所發信，初六夜乃接到。廿五夜所奉寄諭，初六日乃恭摺復奏，茲鈔去一閱，不知皇上果派國藩北上？抑繫派潤帥北上？如係派我北上，沅弟願同去否？爲平世之官，則兄弟同省，必須迴避；爲勦王之兵，則兄弟同行，愈覺體面，望沅弟即日定計，復書告我。無論派我，或派潤帥，皆須帶萬人以行。皖北皖南兩岸，局勢必大爲抽動，請弟將如何抽法，如何布置，開單見告。一切皆暗暗安排，胸有成竹，一經奉旨。旬日即可成行，兩弟以爲何如？

致沅弟（九月十四日）

安慶決計不撤圍，江西決計宜保守；此外或棄或取，或抽或補，合衆人之心思共謀之。

北援不必多兵，但卽吾與潤帥二人中，有一人遠赴行在，奔問官守，則君臣之義明，將帥之職著；有濟無濟，聽之可也！

同前 (九月二十日)

接來緘，知營牆及前後濠皆倒，良深焦灼！然亦恐是挖濠時，不甚得法，若容土覆得極遠，雖雨大不至仍倒入濠內，庶稍易整理。至牆子則無不倒坍，不僅安慶耳！徽州之賊竄浙者，十之六七；存府城及休甯者，聞不過數千人，不知確否，連日雨大泥深，鮑張不能進勦，深爲可惜！季高尙在樂平。余深恐賊竄入江西腹地，商之季高無遑入皖；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進也！潤帥謀皖已大半年，一切均有成竹；而臨事復派人救援六安，與吾輩及希庵等之初議，全不符合，鎗法忙亂。而弟與希庵皆有驕矜之氣，至爲可慮！希庵論事最爲穩妥。如潤帥有鎗法稍亂之時，弟與希婉陳而切諫之；弟與希之矜氣，則彼此互規之，北岸當安如泰山矣！

同前 (九月二十三日)

接僞文二件，知安慶之賊，望援孔切；只要桐城青草塢，少能堅定，自有可破之理。次青十六日回祁，僅與余相見一次。聞其精神尙好，志氣尙壯，將來或可有爲；然實非帶勇之

才。弟軍中諸將有驕氣否？弟日內默省傲氣，今少平得幾分否？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「惰」字致敗；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「傲」字致敗。吾因軍事而推之，凡事皆然，願與諸弟交勉之。此次徽賊竄浙，若浙中失守，則不能免於吳越之痛罵；然吾但從「傲惰」二字，痛下工夫，不問人之罵與否也！

致沅季弟（九月二十四日）

沅弟以我切責之絨，痛自引咎，懼蹈危機，而思自進於「謹言慎行」之路；能如是，是弟終身載福之道，而吾家之幸也！季弟信，亦平和溫雅，遠勝往年傲岸氣象。吾於道光十九年，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，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，請曰：「此次進京，求公教訓。」星岡公曰：「爾的官是做不盡的；爾的才是好的。但不可「傲」。滿招損，謙受益。爾若不做，更好全了！」遺訓不遠，至今尚如耳提面命。今吾謹述此語，誥誡兩弟，總以「傲」字爲第一義。唐虞之惡人，曰，丹朱傲，曰象傲，桀紂之無道，曰，強足以拒諫，辨足以飾非；曰，謂己有天命，謂敬不足行，皆傲也！吾自八年六月再出，卽力戒「惰」字，以做「無恆」之弊；近來又力戒「傲」字。昨日徽州未敗之前，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；既敗之後，余益加猛省。大約軍事之敗，非「傲」卽「惰」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巨室之敗，非「傲」卽「惰」，二

者必居其一。余於初六日所發之摺，十月初可奉諭旨。余若奉旨派出，十日即須成行。兄弟遠別，未知相見何日；惟願兩弟戒此二字，並戒各後輩，常守家規，則余心大慰耳！

致澄侯弟（十月初四日）

八月廿四發去之信，至今未接覆信，不知弟在縣已回家否？余所改書院圖已接到否？圖係就九弟原稿改正，中間添一花園，以原圖係點文章一個板板也！余所改，規模太崇闳。當此大亂之世，興造過於壯麗，殊非所宜，恐劫數或有他慮，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。去年沅弟起屋太大，余至今以為隱慮。此事又繫沅弟與弟作主，不可不慎之於始。弟向來於「盈虛消長」之機，頗知留心；此事亦當三思，至囑！至囑！鮑張廿六進兵，廿九日獲一勝仗，日內圍紮休甯城外。祁門老營安穩，余身體亦好；惟京城信息甚壞，皖南軍務無起色，且愧！且憤！家事有弟照料，甚可放心；但恐黃金堂買田起屋，以重余之罪戾，則寸心大為不安耳！

致沅季弟（全日）

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？至為系念。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，余給以二百金，實不為少。余在京十四年，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，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。雖由余交游太寡，而物力艱難，

亦可概見。余家後輩子弟，全未見過艱苦模樣，眼孔大，口氣大，呼奴喝婢，習慣自然；驕傲之氣，入於膏盲而不自覺，吾深以爲慮。前函以「傲」字箴規兩弟，兩弟猶能自省自惕；若以「傲」字誥誡子姪，則全然不解。蓋自出世以來，祇做過大，並未做過小，故一切茫然；不似兩弟做過小，吃過苦也！

致沅弟（十月初五日）

初四日接奉二十日寄諭，夷務和議已成，鮑軍可不北上。九月初六日請派帶兵入衛一疏，殆必不准；從此可一意圖東南之事。安慶所挑余親兵兩哨，若悉繫上選，恐狗賊來援，打仗又少些好手。弟細心斟酌，或待擊退狗援後，再令兩哨南渡，亦無不可。余前廿八日一緘，謂不須挑人來祁，是恐安慶挑出好手，難當大敵也！此次商令緩來，則專爲恐扯薄安慶起見，弟細酌之！賊若有大股從練潭來集賢關，弟軍足支持二三日否？千言萬語，都不要緊，惟此是性命關頭，次青以不能戰守，身敗名裂。弟所爭者，在能守與否；若能守住四五日，則希庵之援兵必至矣！專意待希之救。萬一希被桐城等處之賊牽制，不能來援，亦事勢之所時有。弟此刻與諸將約定，預爲守營五日晝夜不息之計。賊初來之日，不必出隊與戰，但在營內靜看；看其強弱虛實。看得千準萬準，可打則出營打仗；不可打則始終堅守營盤，或有幾分把

握。聞迪庵於六年八月在武昌擊石逆援賊，卽堅守靜待之法，每日黎明，賊來撲營，堅守不動，直至申酉間始出擊之，故無日不勝。希庵新授皖臬，莫令當撤委，令希查辦。弟詳復之件，儘可呈上；而莫之劾否，不係乎此。

致沅季弟 (十月二十日)

接信知北岸日內尙未開仗。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，破萬安街賊巢，十七日獲勝，破休甯東門外二壘，鮑軍亦受傷百餘人。正在攻剿得手之際，不料十九日未刻，石埭之賊破羊棧嶺而入，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。張軍前後受敵，全局大震，比之徽州之失，更有甚焉，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，爲大霧所迷，日無所睹；十二日登桐林嶺，爲大雪所阻。今失事恰在此二嶺，豈果有天意哉？目下張軍最可危慮；其次則祁門老營，距賊僅八十里，朝發夕至，毫無遮阻。現講求守壘之法，賊來則堅守以待援師，倘有疏虞，則志有素定，斷不臨難苟免。回首生年五十，除學問未成尙有遺憾外，餘差可免於大戾。賢弟教訓後輩子弟，總以「勤苦」爲體，「謙遜」爲用，以藥佚驕之積習，餘無他囑。

致澄候弟 (十二月二十四日)

此間於十九日，忽被大股賊匪，竄入羊棧嶺，去祁門老營，僅六十里，人心大震。幸鮑

張兩軍，於廿日廿一日大戰獲勝，克復黟縣，追賊出嶺，轉危爲安，此次之險，倍於八月廿四徽州失守時也！現賊中僞侍王李世賢，僞忠王李秀成，僞輔王楊雄清，皆在徽境，與兄作對。僞英王陳玉成，在安慶境，與多禮沅季作對。軍事之能否支持，總在十月十一月內見大分曉。甲三月初六至武穴，此時計將抵家。余在外無他慮，總怕子姪習於「驕」「奢」「佚」三字。家敗，離不得個「奢」字；人敗離不得個「逸」字；討人嫌，離不得個「驕」字。弟切戒之！

同前 (十一月十四日)

日內皖南局勢大變：初一日德興失守，初三日婺源失守，均經左季翁一軍克復；初四日建德失守，而余與安慶通信之路斷矣！十二日浮梁失守，而祁門糧米必經之路斷矣！現調餉鎮六千人進攻浮梁，朱唐三千人進攻建德。若不得手，則餉道一斷，萬事瓦裂，殊可危慮！余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生死之際，坦然怡然；惟部下兵勇四五萬人，若因餉斷而敗，亦殊不忍坐視而不爲之所。家中萬事，余俱放心；惟子姪須教一「勤」字，一「謙」字。謙者，驕之反也！勤者，佚之反也！「驕奢淫佚」四字，惟首尾二字，尤宜切戒。至諸弟中外家居之法，則以「考寶早掃書蔬魚豬」八字爲本，千萬勿忘。



致沅季弟（十一月二十一日）

專丁至，接十五日來信，知前有四次專人均未到也！此次賊圍祁門，分三大支：西支破建德，以入鄱浮；東支破江灣及上溪兩營盤，以入婺源；北支破羊棧各嶺，以圖黟縣，三支之中，以建德一股爲最鉅。除守建德之賊二萬餘人外，又分爲三支：一支竄浮梁景德鎮；一支竄鄱陽都昌；一支竄彭澤湖口。目下守建德一股，已被唐桂生攻破；竄浮梁一股，被左軍小加懲創（十四日殺賊百餘人），亦未得逞；竄鄱陽一股，擬分鮑軍會同左軍剿之；竄彭澤一股，不知雪琴能守住湖口無恙否？若湖口幸得保全無恙，則西支之分爲四股者，或漸足以禦之。賊之全神全力，本在西支；西支如不得逞，則賊氣少沮，賊志少衰矣！北支之犯羊棧者，十八日凱章得小勝仗，廿日鮑軍得大勝仗，攻破賊軍，驅賊出嶺；聞殺賊三四千人。經此大創，北支似亦不得逞。惟東支若由婺源以犯樂平，直入江西腹地，刻無兵力足以制之，實深焦灼！北岸狗逆，未大受懲，不久又有大舉。不特希庵不可分兵來南岸，卽韋部亦不可輕動，總須以全力謀懷桐也！

致澄侯弟（十二月初四日）

自十一月來，奇險萬狀，風波迭起，文報不通者五日，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。自十七日唐

桂生克復建德，而皖北沅季之文始通；自鮑鎮廿八日至景德鎮，賊退九十里，而江西饒州之餉道始通。若左鮑二公，能將浮梁鄱陽等處之賊，逐出江西境外，仍從建德竄出，則風波漸平，而祁門可慶安穩矣！余身體平安。此一月之驚恐危急，實較之八月徽甯失守時，險難數倍。余近年在外，問心無愧，死生禍福，不甚介意；惟接到英法美各國通商條款，大局已壞，令人心灰。茲付回二本，與弟一閱。時事日非，吾家子姪輩總以「謙」「勤」二字爲主；戒「傲」戒「惰」，保家之道也！

致沅季弟 (十二月十六日)

縱陽壩工未成，亦屬意中之事，不必焦灼。大江極深，古人所謂江深五里，海深十里也！兩岸支河入江者極淺極高，夏月江漲，則支河更高，倒灌各小河之內；冬月江涸，落至二三丈不等。小河之水入口時，小水高而江水低，如二三丈之懸崖，甚至江船不能入小河，小河之船不能出江，以其太陡峻也！今年江水不甚涸，縱陽河之水，至今尙能行舟，卽是極好之事。日下又連日霖雨，或者縱陽之水，竟至年底不枯，亦未可知。此是弟之運氣頗好；不然，則十月枯涸久矣！至塞壩工程，非絕大才調不能，不知弟所用者何人？余屢次寫信，均言未能築成者，蓋目中未見有此大才之人也！韋軍日內平安否？分餘庵數營，赴縱陽助韋防

守，事儘可行。公牘嫌其太大，余已親筆致緘於餘庵矣！第調東流之兵，助守樅陽則可；調湖口之兵，助守樅陽則不可，以賊蹤距湖口城，尙不過三四十里，難遽鬆動也！調陳軍助守樅陽則可；調陳軍助圍安慶則不可，以平日未經弟訓練有素，臨危急之際，必不聽令也！弟此次撥營赴樅陽，赴鮑家冲，余覺主意不甚老靠；蓋撥去未必有益，收回則頗有損。收回鮑家冲二營，則反以長賊之餽；收回樅陽一營，則反以滅韋之勢。然大敵將至，總以早早收回爲是；養足勢力，堅守前後兩濠，意不旁注，神不外散，或有濟乎？左鮑二公，十三日尙未開仗。黃文金極善張大勢威，而黨羽善戰者少，或足禦之。僞忠王李秀成於廿八日圍玉山縣，攻撲八日，城中王德榜顧文彩等善於防守，初五日解圍去矣！祁門四面各百里內，日內平安，弟可轉告潤帥及希禮厚雪諸公。雲仙之出處，聽渠自爲主。當今之世，處未必非福，出未必非禍。從嚴公赴豫，恐不相安；雲公根器厚而才短，與嚴未必鍼芥耳！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日)

十九日專弁二人至，接兩弟來信；另一片信，所關甚大。方此軍初至東流，衆口交贊之時，雪琴卽有信來，言其勇不可恃。沅弟平日曾言造塔者須下一層好，其理至精，將來恐須全行遣散，另招二千人耳！次青事，須渠來營一次，乃能定案。今天下雖已大亂，而法律不

可全廢。如普不重懲，卽無以服江楚軍民之心；重懲普而不薄懲青，卽無以服徽人，亦無以服普之心。澄弟之病，據來信已愈；且言宜服清潤之品，不宜補也！

致澄侯弟 (十二月二十四日)

十六日接弟手書，具悉弟病日就痊愈，至慰！至幸！惟弟服藥過多，又堅囑澤兒請醫守治，余頗不以爲然。吾祖星岡公在時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；此三者，弟必能一一記憶。今我輩兄弟，亦宜略法此意，以紹家風。今年做道場二次；禱祀之事，聞亦常有，是不信僧巫一節，已失家風矣！買地至數千金之多，是不信地仙一節，又與家風相背。至醫藥則合家大小老幼，幾於無人不藥，無藥不貴。迨至補藥吃出生病，則又服涼藥以攻代之；陽藥吃出生病，則又服陰藥以清潤之。輾轉差誤，不至大病大弱不止。弟今年春間多服補劑，夏末多服涼劑，冬間又多服清潤之劑。余意欲勸弟少停藥物，專用飲食調養。澤兒雖體弱，而保養之法，亦惟在慎食飲，節嗜欲；斷不在服藥多也！洪家地契，洪秋浦未到場押字。將來恐仍有口舌。地仙僧巫二者，弟向來不甚深信，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；以後尙祈卓識堅定，略存祖家風爲要。天下信地信僧之人，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？北菓公屋，余無銀可捐；己亥冬，余登山踏勘，覺其渺茫也！

致沅浦弟 (咸豐十一年辛酉正月元日)

除夕發去一緘，是夕又接弟信，具悉一切。吳退庵事，余實不便失信；其確不可用，用必僨事之處，余亦殊無所見；不知諸君子何以燭照幾先，遂能爲此十成語，余閱歷多年，見事之成功與否，人之得名與否，蓋有命焉！不盡關人事也！東征局既以我爲名，自應照我之札辦事。今屬觀察又來請示，札不可遵，緘則可遵乎？此事余頗厭煩，以後不必再提。北岸賊至無爲州等處，蓋意中事。搜獲僞文，亦言金陵調楊七麻李壽成援安慶。楊本自立門戶，李現在常山修城，均未肯赴北岸。左鮑二軍，殘年均未開仗。聞賊數實有五六萬，鮑公請將留漁亭之四營調去。漁亭亦繫前敵吃緊，不能調也！

致澄侯弟 (正月初四日)

臘底由九弟處，寄到弟信，具悉一切。弟於世事閱歷漸深，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。天地間惟「謙謹」是載福之道；驕則滿，滿則傾矣！凡動口動筆，厭人之俗，嫌人之鄙，議人之短，發人之覆，皆驕也！無論所指，未必果當；即使一切當，已爲天道所不許。吾家子弟，滿腔驕傲之氣，開口便道人短長，笑人鄙陋，均非好氣象。賢弟欲戒子姪之驕，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，好發人覆之習氣，痛改一番，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。欲去「驕」字，總以不輕

非笑人爲第一義；欲去「惰」字，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。弟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（考實早掃書蔬魚豬），三不信（不信僧道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地仙）；又謹記愚兄之去驕，去惰，則家中子弟，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！

同前 （正月十四日）

正月初六，賊破大洪大赤二嶺而入大洪嶺，距祁門六十里，經江軍門帶隊擊退。大赤嶺，距祁門八十里。初七日進犯歷口，初八日進犯石門橋，距祁門僅十八里，經唐桂生帶隊迎剿，大獲勝仗，追殺三十餘里，直至歷口；次月初九早即追出赤嶺，殺賊雖僅四五百人，而搶馬百餘匹，旗幟千餘面，刀鎗礮萬餘件。極大風波，頃刻即平，可爲慶慰！左鮑在鄱陽洋塘一帶，亦於初九日大獲勝仗。賊目黃文金帶六萬餘人，聞已殺死；次日，羣賊全數潰退。十一月初，至今七十餘天，危險萬狀，至是稍稍蘇息，危而復安，若再穩住三個月，安慶克復，則大局有轉機矣！弟思習大字，總以間架緊爲主。寫成之後，貼於壁上觀之，則妍媸自見矣！弟體全愈，全家之福，至慰！至慰！

致沅弟 （正月二十一日）

安慶城內有出降之賊，則克復消息，當在春末夏初，祇須以「堅靜」二字持之。陳餘庵一

軍，既不得力，即飭令全赴南岸亦可。若須酌留若干，紮集賢關，亦聽弟與厚庵商度行之。洋塘敗賊，分爲二股：一股由建德徑歸青陽；一股竄併彭澤。鮑公跟至彭邑追剿，不知近已全回池州境內否？此股賊多且悍，將來與楊七麻仍爲安慶之大患；但祝在安慶既克之後，始起掀天大波，則至幸耳！陳舫仙帶五百人作余身旁護衛之兵，不知渠之心願否？朱寬義尙在家否？此間亦未下札。江西釐金大絀，正月窘迫之至。李秀成於十一日圍廣信府，不知日內解圍否！河口等處糜爛，今年釐金遠不如去年，南岸四萬餘人，不知何以爲生？思之惘然！

同前 (正月二十八日)

公文一件，甚好！甚好！即當批准，通行各屬。吾家兄弟帶兵，以殺人爲業，擇術已自不慎！惟於禁止擾民，解散脅從，保全鄉官三端，痛下工夫，庶幾於殺人之中，寓止暴之意。竄金溪之賊，養素稟已獲勝仗。見田稟，大半由雲際闖入閩，尙無確信，陳鎮廿一日已至東流，甚好！可略壯聲威也！

致澄侯弟 (二月初四日)

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，此卻未然。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，謙謹者也！凡好譏評人短者，驕傲者也！諺云：『富家子弟多驕，貴家子弟多傲。』非必錦衣玉食，動手打人，而後謂

之驕傲也！但使志得意滿，毫無畏忌，開口議人短長，即是極驕極傲耳！余正月初四信中，言戒「驕」字，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；戒「惰」字，以不晏起爲第一義。望弟常常猛省，並戒子姪也！

致沅季弟 (二月初七日)

得胡宮保信，言昌營在霍山敗潰，英山吃緊，不知究竟如何敗法？尙不至遽犯楚疆否？僞侍王李世賢，自湖州歸來，由婺源再犯江西，大股萃於婺源之清華街，左軍在富村禦之。僞忠王李秀成一股，攻圍建昌，養素派兵往援，不知能解圍否？若建昌有失，恐其徑犯省城；若建昌幸保無恙，亦恐其由樟樹以犯瑞臨。一至瑞臨，則九江與國武甯義甯通山通城，處處震動，安慶之圍必解矣！左季翁料及此著，余亦深慮此著。如建昌之賊西趨樟樹，則余帶朱唐出防江邊一路；抽出鮑軍渡湖，由九江以赴瑞臨。鮑公之所以不能渡北岸者，以防此著爲第一義。北岸既有霍山余營之挫，則希軍分兵接應。山內多軍，祇能自固，不能再顧安慶。萬一賊由集賢關攻安慶各營之背，弟須堅守五日。鮑軍現在下隅坡。若渡江救援，一日可以渡畢，兩日可抵集賢關；縱有風雨阻隔，五日總可趕到。弟可先與鮑公預爲訂約，並與楊彭預訂渡兵之船，兄亦當預告鮑公也！鮑軍聲名，爲賊所憚。目下不必輕於撥動，專留爲此二



著之用。一著救安慶官軍被圍之急，一著防賊由樟樹瑞臨竄出九江；此外各著，少皆緩矣！

同前（二月二十二日）

官相既已出城，則希庵由下巴河南渡，以救省城，甚是矣，希庵既已南渡，狗逆必回救安慶。風馳雨驟，經過黃梅宿松均不停留，直由石牌以下集賢關，此計意中事也！凡軍行太速，氣太銳，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；惟有一「靜」字可以勝之。不出隊，不吶喊，槍礮不能命中者，不許亂放一聲；穩住一二日，則大局已定，然後函告春霆，渡江救援，並可約多軍三面夾擊。吾之不肯令鮑軍預先北渡者，一則南岸處處危急，賴鮑軍以少定人心；二則霆軍長處甚多，而短處正坐一少「靜」字。若狗賊初回集賢關，其情切於救城中之母妻眷屬，拚命死戰，鮑軍當之，勝負尙未可知；若鮑公未至，狗賊有輕視弟等之心，而弟等持以「謹靜專一」之氣；雖危險數日，而後來得收多鮑夾擊之效，卻有六七分把握。吾兄弟無功無能，俱統領萬衆，主持劫運，生死之早遲，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貼，斷非人謀計較所能及。只要兩弟靜守數日，則數省之安危，胥賴之矣！至囑！至要！

再羣賊分路上犯，其意無非援救安慶。無論武漢幸而保全，賊必以全力回撲安慶圍師。卽不幸而武漢疏失，賊亦必以小支牽綴武昌，而以大支回撲安慶，或竟棄鄂不顧。去年之棄

浙江而解金陵之圍，乃賊中得意之筆；今年鈔寫前文無疑也！無論武漢之或保或否，總以狗逆回撲安慶時，官軍之能守不能守，以定乾坤之能轉不能轉。安慶之濠牆能守，則武昌雖失，必復爲希庵所克，是乾坤有轉機也！安慶之濠牆不能守，則武昌雖無恙，賊之氣燄復振，是乾坤無轉機也！弟等一軍，關係天地剝復之機，無以武漢有疏，而遽爲震搖；須待狗逆回撲，堅守之後，再定主意。

致澄侯弟（二月二十四日）

上次送家信者三十五日即到，此次專人四十日未到，蓋因樂平饒州一帶有賊，恐中途繞道也！自十二日克復休甯後，左軍分出八營，在於甲路地方小挫，退紮景鎮。幸賊未跟蹤追犯，左公得以整頓數日，銳氣尙未大減。目下左軍進剿平樂鄱陽之賊。鮑公一軍，因撫建喫緊，本調渠赴江西省，先顧根本，次援撫建。因近日鄱陽有警，景鎮可危，又暫留鮑軍，不遽赴省。胡宮保恐狗逆由黃州下犯安慶沅弟之軍，又調鮑軍救援北岸。其祁門附近各嶺，廿三日又被賊破兩處。數月以來，實屬應接不暇，危險迭見。而洋鬼又縱橫出入於安慶湖口湖北江西等處，并有欲來祁門之說。看此光景，今年殆萬難支持。然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，久已以身許國，願死疆場，不願死牖下，本其素志。近年在軍辦事，盡心竭力，毫無愧怍；死

即瞑目，毫無悔憾。家中兄弟子姪，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，曰，「考寶早掃書蔬魚豬。」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，曰，「不信地仙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僧巫。」余日記冊中，又有八本之說，曰，「讀書以訓詁爲本，作詩文以聲調爲本，事親以得歡心爲本，養生以戒惱怒爲本，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，居家以不晏起爲本，作官以不要錢爲本，行軍以不擾民爲本。」此八本者，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，弟亦當教諸子姪謹記之，無論世之治亂，家之貧富，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，與余之八本，總不失爲上等人家。余每次寫家信，必諄諄囑咐，蓋因軍事危急，故預告一切也！余身體體平安；營中雖欠餉四月，而軍心不甚渙散，或尙能支持，亦未可知，家中不必懸念。

致沅季弟（二月二十六日）

季弟謂「縱使江夏或有疏失，安慶圍師仍不可退」，與余前寄弟信相符。蓋季軍速到，賊縱有破鄂之勢，斷無守鄂之力。江夏縱失，尙可旋得；安慶一弛，不可復圍，故余力主不弛圍之說。但近日狗逆由黃州折回，猛撲集賢關，兩弟當拚命堅守，庶既有定識，又有定力，不徒託之空言耳！撫建兩府解圍，僥倖之至。賊走宜黃崇仁，或由豐城逼省垣，或由樟樹趨瑞臨，均不可不防。然李秀成自入江境，不特未破一府城，并未破一縣城，其機已鈍，或不

能爲大害；所慮者僞侍王鄱樂一股耳！徽賊於廿三日攻休甯城一次，凱章以靜鎮待之；嶺賊廿五日圍攻歷口三營，幸亦保全，南岸風波尙未艾也！弟勸余出江濱，須事勢稍定乃可。

致沅弟（二月二十九日）

湖北轉危爲安，幸甚！慰甚！此間犯樺根嶺之賊，朱雲巖等進剿獲勝，殺賊三四百人，追賊出嶺。細閱南岸各路僞文，及生擒賊口供，大約三王兩主，將分管各處。一曰，僞忠王，所管蘇州常州松江等處，現由廣信撫建內犯江西腹地；二曰，僞侍王，所管徽州嘉興廣德州金壇溧陽等處，現由樂平鄱陽內犯江西；三曰，僞輔王，所管甯國府，現尙蟄伏未出；四曰，僞定南主將黃文金，所管蕪湖繁昌青陽等處，去冬由建德犯浮景，被左鮑擊退，受傷未出；五曰，僞右軍主將劉官方，所管池州及涇旌石太南陵等處，去年十一月十八，入羊棧嶺，本年正月初六，入大赤嶺，二月廿三，入樺根嶺，皆該逆之部下。此五大股者，每股賊黨，多者十餘萬，少者亦八九萬。惟大平府不知何賊所管；江北僅四眼狗封僞王，其主將數人，則不盡知其姓名，亦不能辨其分管之地耳！弟可便中細細查訪。弟欲余移住江濱，余久有此意。此時僞侍王大股十餘萬，麇集於樂平饒州，不特祁門之糧路，接濟已斷，卽景鎮亦無糧路，余與左公俱在危困之中，祁休等處，軍心方欲動搖，余豈可出嶺獨處樂地。待

武漢事定，須求北岸分兵，一助南岸耳！

致澄沅季弟 (三月初四日休甯城中)

余於初二日，自祁門起行至漁亭，初三日至休甯，初四日派各營進攻徽州。所有祁門漁亭之營，皆派七八成隊來此，老營空虛。聞景德鎮一軍潰散，左京堂亦被圍困，不知能守住營盤否？景德鎮既失，祁黟休三縣之米糧，接濟已斷。若能打開徽州，尚可通浙江米糧之路；若不能打開徽州，則四面圍困，軍心必渙，殊恐難支。余近年在外，勤謹和平，差免讐尤；惟軍事總無起色，自去冬至今，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。所欲常常告誡諸弟與子姪者，惟星岡公之八字，三不信，及余之八本，三致祥而已。八字曰，「考實早掃書蔬魚豬」也！三不信，曰，「醫藥也！地仙也！僧巫也！」八本曰，「讀書以訓詁爲本，作詩文以聲調爲本，事親以得歡心爲本，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，立身以不妄言爲本，居家以不晏起爲本，做官以不愛錢爲本，行軍以不擾民爲本。」三致祥，曰，「孝致祥，勤致祥，恕致祥。」茲因軍事日危，旦夕不測，又與諸弟重言以申明之。家中無論老少男婦，總以習勤勞爲第一義，謙謹爲第二義。勞則不佚，謙則不做，萬善皆從此生矣！此次家信專人送安慶後，再送家中，因景德鎮路梗故也！

致沅季弟 (三月十四日)

此間十二日再攻徽州，過於持重，以八千餘衆之實在隊伍，不能遵札直攻東門，列隊竟日，不一交鋒。是夜賊匪焚村劫營，我軍驚潰者八營，完全無恙者十四營。此次傷亡雖不滿百人，而士氣日減，賊氛大長。目下不可言戰，但能勉守，專盼左鮑工軍，攻克景鎮，或兩弟攻克安慶，移師東建，庶有轉危爲安之一日！自去冬以來，實無生人之趣。季弟勸我之言，外人亦有言之者，而不知局中度日之難也！

同前 (三月十七日)

兩日未接弟信，不知北岸事勢如何！武穴於十二日失守，黃州之賊下竄，想成大吉下巴河一軍，必已挫敗；否則賊不能遽至武穴也！此次希軍先不直剿黃州而渡至省垣；後不速剿黃州，而急攻孝感德安，似爲失算。新添之營太多，臨大敵未必可靠。唐桂生在徽兩挫，亦因新勇太多之咎。弟處安慶一軍，亦嫌新勇太多；前後濠本可堅守無虞，特恐未敗而自潰，不可不防也！余在休甯，凱章守城，一切謹慎之至。嶺外之賊，因黃文金大股調援北岸，劉古賴大股調數千人守金陵，賊氛不旺，祁門差可安堵。左季翁於初六初十兩獲大勝。鮑公初十日由湖口起行，十二日至烏石嶺，十五六日當可至鮎魚山一帶，與左公漸漸通氣。左鮑相

合，則余處又可轉危爲安，弟可放心。弟處緊急，并不必管轉運事矣！

致沅弟（三月十九日）

余於十九日未刻，由休甯回至祁門，接弟十六夜信，不勝焦慮之至！弟處日內援賊，將自梅宿而至桐城；廬江等賊，亦將大有舉動。乃以余前緘辦米之故，尙須分心辦南岸糧運事，件，兄實不安之至！兄十一日信，言弟收三萬金，或酌量爲辦米數千石，其時未聞東征局三萬，有改解南岸之說；更未聞賊由梅宿竄下安慶之說也！厥後接弟信，東征局餉，改解南岸，卽思酌改爲北二南一。茲聞上游之賊，由梅宿竄懷，決計改爲北二南一。其南一之數，不必遽買多米，請先買千石，（再少亦可。）試運一次，看如何；第一次不過運百石而已！口袋千個，已嫌太多，難於買辦。弟乃欲辦八千個，則是誤會兄意。陸運千難萬難，豈有一次運至千石之理？兄忙亂之中，公牘私函，俱欠細思；弟則但求竭力爲之，亦未細思也！總之援賊若未至石牌集賢關一帶，則弟試爲運米一次，以百石爲率；或不運米而運火繩鉛子，亦可。援賊若至，則弟可全不管南岸。其經理之人，則東流以張小山爲主；桃樹店以姚秋浦爲主，弟切不可令盛南表弟到東建。盛南是弟處最得力之人，援賊若到安慶，盛南可爲弟代一半之勞也！千萬！千萬！兄已派人往東建，囑盛南速歸矣！

致沅季弟 (三月二十一日)

二十夜接弟十九早信，知援賊已到後濠之外；弟乃因南岸之事，十分焦灼！余不能派兵援救弟處，反以余事分弟心思，損弟精神，此兄之大錯。弟當援賊圍逼後濠，十分緊急之時，不顧自己之艱危，專謀阿兄之安全，殷殷至數十言。昔人云：『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忠；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孝；吾謂讀弟此信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友。』余定於二十四日拔營起程，廿九日準至東流，即在舟次居住，以答兩弟之意。弟從此安心做事，不可望念南岸也！聞盛南表弟於十八夜回營，此心略慰。十九夜之黑，廿早之霧，殊可爲慮。過此兩日，守事當少有把握。縱陽塢成後，桐城之賊，由練潭來，尙隔水否？此間各路，平安之至。景德鎮之賊，業已退淨，不知其全由婺源回徽乎？抑尙在樂平，與左鮑相持乎？然該鎮賊退，則祁門糧路，業已通矣！兩弟千萬放心。兄移駐東流，祁夥休各軍，仍留此間，緊守不動。不能多帶兵勇，救援弟處，惟弟亮之；亦實無強兵可帶也！

致沅弟 (三月二十二日)

此間廿日早間大霧，詢之來勇，安慶無霧也，余不帶朱唐赴江濱，則拔行可速；雖不能派援安慶，尙無損於祁休。余帶朱唐出江濱，則拔行必遲；徒有損於祁休，仍不能派援安慶。



慶，以朱唐兵少，又經新挫也！余帶千人出江，以慰兩弟之心；嶺內各軍，一概不動，以慰祁黻三縣之民。迨景鎮克復，則派鮑軍北渡，以解安慶之困。左鮑雖無信到，而外間紛傳，景鎮業已肅清，賊退婺源，想非謠言。凱章堅定之性，斷不肯遽舍休甯。弟信皆二日即到，何飛廉之多也！想見士皆用命，爲之一喜。

致澄侯弟 (三月二十四日)

余在休甯發一信，因皖南軍務棘手，信中預作不測之想。余旋自亭甯回祁門；聞景德鎮克復，左季翁軍三次大獲勝仗，殺賊極多，僞侍王敗潰鼠竄而去，景德鎮之賊退淨；所有鄱陽浮梁，凡祁門之後路，一律肅清，余方欣欣有喜色，以爲可安枕而臥。而聞四眼狗圍偃集賢關外，九弟，季弟又十分緊急，不得已抽朱雲巖帶五百人赴安慶，助守於濠內；又調鮑春霆帶八千人赴安慶，助攻於關外。此次安慶之得失，關係吾家之運氣，即關係天下之安危，不知沅季能堅守半月，以待援兵否？余身體平安。皖南自去冬以來，危險異常，目下大有起色。若安慶能轉危爲安，則事尙可爲耳！

致沅弟 (三月十八日)

接二緘，欣悉安慶守軍平穩，多公在練潭大獲勝仗，殺賊近萬，至欣！至慰！余前不敢

求多軍援懷，正爲璋珥黃胡之躡其後。今得此大捷，可以援懷矣！聞鮑軍至下隅坂，即可北渡。因瑞臨失守，九江警急，余飛函止鮑軍北渡，請其在下隅坂歇息幾日。懷急則北渡援懷，潯急則西渡援潯可也！左軍或進屯溪，或守景鎮，已兩緘請其自酌矣？

同前 (三月三十日)

建德行次，得悉多公績勝之喜。黃文金於正月兩次大敗，丟棄軍械殆盡；此次頭仗又敗，應不能爲厲矣！多公初一日至集賢之說，雖未必果能如約如期，要之可來援懷也！分兵極難，若無得力統將，分之則兩損。鮑公素不肯分兵；余亦素不肯分兵，且屢囑鮑公不可分兵。又深知鮑部下僅宋國永一人，不可須臾離鮑左右；此外別無可當一路者，即決計不强之分兵，令其全軍援懷。九江有吳竹莊丁義方萬泰三人；省城有張運桂（凱章之弟，帶千人）劉勝祥二人，本有可守之理；如不能守，則可聽之天命耳！余本日至建德，鮑公至下隅坂，擬令其消停一日渡江，以踐初八前至集賢之約。

同前 (四月初三日)

接來書，具悉一切。昨日雨小而風大，今日風外而雨大，鮑軍勇夫萬餘人，縱能渡江，想初二尚未渡畢，初三則斷不能渡。凡辦大事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如此次安慶之守，深

深而牆堅，穩靜而不懈，此人力也！其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，以一蠅玷圭，則天事也！各路之赴援，以多鮑爲正援集賢之師，以成胡爲後路纏護之兵，以朱章爲助守牆濠之軍，此人事也！其臨陣果否得手，能否不爲狗會所算，能否不令狗會逃遁，此天事也！吾輩但當盡力之所能爲，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。弟於人力，頗能盡職，而每稱「擒殺狗會」云云，則好代天作主張矣！至催鮑進兵，亦不宜太急。鮑之隊伍，由景鎮至下隅坂，僅行五日；冒雨過征，亦可謂極速矣！其鍋帳則至今尙未到齊，以泥太深，小車難動也！弟自撫州拔營至景鎮，曾經數日遇雨；試一回思，能如鮑公此次之迅速乎？潤帥力勸鮑公「進兵不必太急，待狗會求戰，氣竭力疲，而後徐起應之」，云云，與弟意見正相反。余意不必催鮑急進，亦不必囑鮑緩戰，聽鮑公自行斟酌可也！多公調度，遠勝於鮑；其馬隊亦數倍於鮑。待多擊退黃文金後，再與鮑軍會剿集賢關，更有把握。至狗會雖凶悍，然屢敗於多李鮑之手，未必此次忽較平日更很。黃文金於洋塘小麥鋪兩敗，軍器丟棄已盡。多鮑之足以制陳黃二賊，理也！人力之可知者也！其臨陣果否得手，則數也！天事之不可知者也！來書謂狗部有馬賊二千五百，似亦未確。係臨陣細數乎？抑係投誠賊供乎？聞賊探多假稱投誠者，弟宜慎之。

同前（四月初八日）

凡看地勢，察賊勢，只宜一人獨往；所帶極多不得過五人。如賊來追鈔，則趕緊馳回。賊見人少，亦不追也！若帶人滿百，賊來包鈔。戰則吃賊之虧；不戰而跑回，則長賊之燄，兩者俱不可。故近日名將看地勢者，相戒不帶隊伍也！又兩相隔在五里以外，不可約期打仗。凡約期以號礮爲驗，以排槍爲驗，以冲天火箭爲驗者，其後每每誤事。余所見帶隊百餘人，以看地勢，及約期打仗，二事致敗者屢矣，茲特告弟記之。近唐桂生初五徽州之敗，亦犯此二忌。弟如自度兵力，實能勝賊，則出濠一戰，亦無不可，切不宜與多鮑約期。或眼見多鮑酣戰之際，弟率大隊一助，則可；先與約定，則不可，（多鮑來約，竟不應允，甘爲弱兵，作壁上觀可也！）余此次派鮑來援安慶，先未約定而忽至則有益；希庵先約定回援而不至，則有損也！楊鎮南之不足恃，余於其平日之說話知之；渠說話最無條理。凡說話不中事理，不擔斤兩者，其下必不服。故說文「君」字「后」字從口，言在上位者出口號令，足以服衆也！

同前（四月十二日）

有數事應商囑者，條列於後：

一，去年諸公議中空一段，又弟未多請礮船，此時皆不必悔。向使此二事，當日籌謀周密，而他處或又有隙可乘。凡事後而悔己之隙，與事後而議人之隙，皆閱歷淺耳！

一 約期打仗，最易誤事，余所見甚多。即以近事證之，去年正月十九，余際昌約與多鮑同出隊，以三排槍爲記號。是日春霆黎明，放三排槍，厥後因霧雨多，鮑未出隊，余軍大挫。今年正月十六，凱章與霆營約攻上溪口，同在漁亭出隊。厥後凱章到而霆營自中途折回，幾至誤事。二月初九，凱章與朱唐約攻上溪，以冲天火箭爲號，厥後朱唐先到，彼此均未見火箭。三月初五，凱章與唐約攻徽州，以排槍爲記，厥後唐冒雨先到，而凱不至，遂至大挫。弟十一攻中空九壘，並無錯處。因多公約出隊牽制，而弟允之，却是錯處。想以余前日之信，爲不足據耳！

一 攻城攻壘，總以敵人出來接仗；擊敗之後，乃可乘勢攻之。若敵人靜守不出，無隙可乘，則攻堅徒損精銳。菱湖賊壘不破，尙不要緊；若關外賊壘，十分堅固難破，却須另行熟籌。

一 用兵人人料必勝者，中卽伏敗機；人人料必挫者，中卽伏生機。莊子云：『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！』此次多鮑成朱援皖，人人皆操必勝之權；余慮其隱伏敗機，故前寄弟信，言不必代天主張。本日已刻小雨，午未大雨，未知有損於弟軍及多鮑否？如其有損，亦惟兢兢自守，盡人謀以聽天而已！

同前 (四月十三日)

戈什哈潘文質歸，接弟一緘，分條覆列於左：

一，弟欲余至鹽河一行。余既出江濱，豈有不思與弟一見之理？惟歷年以來，凡圍攻最要緊之處，余親身到場，每至挫失；屢試屢驗，余偏不信。三月攻徽，又試往一行，果又驗矣！此次余決不至安慶，蓋職是故。

一，此時不宜再作圍賊之計，只作野戰與自全兩計而已！多在挂車，鮑在關外，必與狗逆有一場惡戰。如能大捷，尚可克城；如僅小勝，或反小挫，則不特不能克城，且當思所以自全之策。弟軍欲求自全，須請鮑軍由江濱進紮，與弟營聯絡一氣，不爲赤岡嶺之賊壘所隔；趁狗逆在桐末歸之時，趕緊紮成。如圍棋然，兩塊相粘，連則活矣！或鮑紮原處，而成鎮七營進紮亦可。其擇地，須請楊鮑成與弟同看，十三四必須看定。或請韋又堂來一看亦可，以渠熟於賊計也！奎季弟東北自全之策，或以縱陽爲後路，或仍以大橋爲後路，弟與楊韋酌之。

致沅季弟 (四月十五日)

接沅弟長信，志甚堅，氣甚壯，微嫌辦理太速，兵力太單耳！新移六營，紮於菱湖賊壘

之後者，已守住十三夜，十四日矣！惟地段大長，仍嫌兵單，務須請成武臣七營，赴菱湖幫助同紮爲妥。大凡紮險地，與久經紮定者，迥乎不同。久經紮定者，濠已深，牆已堅，槍礮已排定，雖新勇亦可穩守；初紮險地者，雖老手亦無把握。久紮者十人守之而有餘；初紮者二十人守之而不足。目下菱湖六壘，必須成武臣往紮半月；紮定之後，再與沅弟另籌幾營，往該處換紮；又可抽出成軍，爲活着矣！

致沅弟 (四月二十一日)

接來信，並公牘，措詞甚爲得體，惟此事似非官相所能爲力；渠未必肯向夷會說，夷會亦未必聽渠之話。若果來東流，與余相會晤，余窺其意旨；倘可以理論情感，必力爲開說。倘其暗助髮逆之志甚堅，亦可於言外得之，則奏明另籌大計耳！弟寄胡公信，欲成紮三安鋪與多合勢。且待端節後，鮑至南岸時，再說不遲。凡軍事做一節，說一節。若預說幾層，到後來往往不符。官相處，余卽不咨矣！

致澄弟 (四月二十日)

余自來東流，心緒略舒。安慶之賊，前紮九壘於中空之處。沅弟又紮六壘於賊之後；並九壘與城，皆以大圍包之。鮑軍亦紮於赤岡嶺，圍賊四壘，皆有可破之由。所慮者，洋船過

安慶城，停泊一天，通送油鹽接濟。我雖辛苦圍攻，賊仍供應不斷耳！四眼狗竄至桐城，恐日內又竄上游，蹂躪完善之區。瑞州一股，盤踞如故。建德又新來一股，距東流僅四十里，自去年蘇常失守，金陵師潰，目下賊數驟多至數十倍。聞各處敗兵潰勇，多半投賊，故凶悍亦倍於往年。天意茫茫，不知何日始有轉機也？余身體平安，偏身生瘡，竟日作癢。自三月下旬至今，幾於無日不雨；自十五後，無日不大風。江水漲添一丈二尺有奇，重棉猶覺長寒。洋船上下長江，幾於無日無之。紀澤兒信，亦不爲無見。紀鴻文筆大方，可爲喜慰！

致件閣叔（同日）

去歲接奉手緘，久稽裁復。國藩淺材薄植，上承先世餘蔭，驟躋高位，並竊浮名，撫衷內省，久懷鶻濡不稱之愧。來示勗勉有加，而又引杜陵厚祿書斷之句以相諷諭，益增悚仄。惟近世所稱羨督撫之榮，不外宮室衣服安富尊榮等事，而姪則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所居僅營中茅屋三間，瓦屋一間；所服較往歲在京，尤爲減省。自去冬至三月，常有賊黨十餘萬，環繞於祁門之左右前後，幾無日不戰，無一路不梗。晝無甘食，宵有警夢。軍士欠餉至五月六月之久，姪亦不忍獨處富饒，故年來不敢多寄銀錢回家，並不敢分潤宗族鄉黨者，非矯情也！一則日擊軍士窮窘異常，不忍彼苦而我獨甘；一則上念高曾以來，屢代寒



素，國藩雖忝食舊德，不欲褻受太過，爲一已存惜福之心，爲闔族留不盡之澤。此姪之微意。十叔如訪得營中，家中，有與此論不相符合之處，即請賜書詰責，姪當猛省懲改。安慶一城，費盡氣力，本有克復之望；近因洋船暗通接濟，城賊又有生機。天意茫茫，未識大局何日轉旋？

致沅弟 (四月二十六日)

目下可慮之端，第一洋船接濟，安慶永無克復之期；第二黃德瑞三府五六縣失守，餉源斷無可繼之理。欲求一良法救此兩端，反復思之，毫無善策。潤帥自統舒成馬步，剿南岸與洽崇通等處。弟欲撤休黠之兵，清江西腹地，縱辦得極好，不過克江之瑞州，保鄂之南數縣耳！於兩大可慮之端，皆不能補救。而弟謂克復安慶，即兆於此舉，殆亦未細思也！兄之不肯棄休祁黠三縣者，蓋兄爲江督，又握江南欽篆，不能繞道以履蘇境，久已爲蘇所唾罵。奏明從皖南進兵入蘇，又奏參張筱浦接辦皖南軍務，不能保徽甯二府，又並此三縣而棄之，不又爲皖南所唾罵乎？（現不能克徽，徽人甚頌張而怨我。）其次則危困之際，黠祁曾捐銀數萬；又其次撤三縣之兵，仍須以重兵防饒景，故兄昨信言調度極難耳！如使一轉移間，而滿盤皆活，有利無害，兄亦何憚而不樂從乎？今決計於端節後，調鮑軍南渡，由潯赴瑞；能否

得手，則聽之天而已！望弟修壘修濠，專爲自守之計。如洋船之接濟可斷，安慶終有克復之日；倘洋船不能禁止接濟，則非吾輩所能爲力，當奏明另籌耳！余意以鮑軍援剿瑞州武甯義甯，以成軍遠希公，以謀黃州，或作北岸上游之活兵。希在北，鮑在南，上游有兩支活兵，局勢必振，胡帥之憂必少，舒病亦必少減。下游又嫌單薄；然江湖水漲若此，弟軍專守前後深，當不致有疏失。多軍或駐挂車，或改紮青草壩，縱不能大破援賊，而自守則綽綽有餘。大潛石牌三城，亦均易守。楊七麻尙在南岸，未北渡也！雲巖務於日內南渡，以安祁門之心，至要！至要！

同前 (五月一日)

韋志浚深明賊情，究竟現在之僞輔王名楊輔清者，卽七麻子否？其與金陵洪首逆，尙是貌合神離否？少荃信，言忠侍璋珩諸王，皆與狗逆不合，外畏之而中恨之，確否？現竄鄱陽之劉官方，與黃老虎孰強孰弱？四眼狗手下之人，以何人爲最悍？四年羅大綱在湖口，身邊有洋鬼子三人；現忠逆侍逆身邊，皆有洋鬼子，係用錢雇無足重輕之鬼乎？抑實與夷中大員說明乎？一一詳詢見復。弟處保舉，總以歸官胡出奏爲妥，牘干之不准，緘求之可也！兄弟中有多少不方便，弟認定爲湖北委員，則事事順手矣！

致沅季弟（五月初四日）

接沅弟粵論賊情一緘，季弟報喜一緘。此次殺三壘真正悍賊千餘人，使逆狗爲之大衰；平日或克一大城，獲一大捷，尙不能殺許多真賊，真可喜也！沅弟所錄，十分得其六七。咸豐六七年間，諸楊有老國宗，七國宗，八國宗，九公子之稱。當時皆以輔清爲老國宗。且言老國宗係真東王之宗支，七八皆係賜姓。今來緘以輔清爲七麻子，與早年所聞不合，不知韋志凌知別有所謂老國宗否？又韋部黃文金胡鼎文古隆賢賴文……四人，賴忘其名下一字，與現踞黃州之賴文光，係親兄弟否？亦可一詢。鮑公攻劉瑄林壘不下，勸之不必性急。余決計不調開渠軍，卽令在集賢關紮久，且調漁亭二營歸之，又調韋部全歸之，以厚其力。若決長濠以圍瑄林先生（敬其人，故稱先生）之營，斷無不破之理。但須嚴密巡邏，無令瑄翁（愛其人，故稱翁）一人脫逃耳！

致沅浦弟（五月初七日）

劉瑄林之被擒，余接楊厚庵信，始知之；聞已支解，將頭函送菱湖，以示衆賊，今而後喜可知也！今早辦文調鮑軍由潯援瑞，陳舫仙初至東流東征局，帶解弟處之二萬兩，二萬串。余欲撥六千金，發舫仙新營一月口糧。蓋新營無餉，諸事不便，不比老營尙可支持。或俟

江西餉到撥還，或抵償華陽鎮借款皆可。弟借提華陽釐局萬串，兄已代償四千金矣！韋部二營，厚庵已調赴池州否？若未去，弟儘可遣去。安慶守濠，殊非易易也！潤帥於安慶守事，聞將錄弟稟入告。弟稟毫無鋪張，在近日爲僅見之事。然言名則保舉同，言利則口糧同，又何必鋪張哉！

致沅季弟（五月初九日）

鮑軍准用民夫，卽日當通行各縣。黟縣於初五日克復，左軍聞亦至景鎮；或者天從人願，三縣竟可不棄乎？水大異常，於賊則處處不利。然江西兩湖，農不能收種，官不能安居，商不能貿易，口糧更從何處取出，真大憂也！弟論「兵貴精，不貴多」一段，實有至理。然弟處，守外濠，內濠約計七十餘里，萬餘人尙嫌其少。如賊猛撲，外內兩濠，地段太長，余深以爲慮，比之左公樂平野戰，迥乎不同；弟切不可存此心，謂人已太多，力已有餘也！若存此心，必致誤事。計外內并守，僅敷一班站防，并不能兩班輪替。若賊來輪換猛撲，而守者晝夜不換，豈不可危？弟從此著想，並須將外濠加挖，至囑！至囑！添募本不易易，余令鮑朱唐添募，係採弟與希庵及諸公之言；實則三公均不宜將多也！

致沅浦弟（五月十三日）

余於今早卯刻開船，已刻至華陽鎮對岸之香口；目下各處主意紛紛無定。余將余之深知而自決者，告弟知之，謹記之！其不深知，不敢自決者，亦告弟知之，聽弟酌之。多軍宜全紮桐懷，專擊援賊；弟軍宜專主圍懷。此兄之所深知而自決者也！鮑軍或穩駐集賢，或援瑞州，或打宿松，或剿蘄黃，或打南岸，俱未十分妥善。此兄之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也。自孔壘至二套口隆坪一帶，一片皆水。往年湖寬八九十里，今年必百餘里。鮑軍若由黃梅行走，不特不能至二套口以過南岸，並不能由廣濟以達二蘄。此兄之深知而自決者也！鮑若從興國下手，共須渡水幾次而後可至興境？成胡赴南岸，共須渡水幾次？此兄之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也！現約潤帥與春霆同來香口一會，俟會後再飛緘告弟可耳！

再弟論兵事，宜從大處分清界限，不宜從小處剖析微芒。如鮑軍或打南岸，或留北岸，此大處也！往返動須兩月，調度不可錯誤。北岸或紮集賢關，或攻宿松；南岸或援江之瑞義，或援鄂之興治，此小處也！往返不過十日，臨時尚可更改。近日接弟兩次長信，皆言鮑軍不可不救江西，以保餉地。而此次十二夜信，又言「宿松上至德安，乃有官軍，中間無人過問」云云，意似留鮑公在北岸者。且信中力陳鮑公宜謀宿松矣！而又言「鄂南已失十縣，重於瑞義等州，宜合力圖之」云云，意又似令鮑打南岸鄂境者。究竟弟之確見，欲鮑在北岸乎？在

南岸乎？望以一言決之，不必紛紛，多說道理，使我無所適從也！

同前 (五月二十五日)

南坡解來之銀米，擬以萬兩濟左軍之急。左公目下窮困異常；梅村紮營建德，錢米俱斷。左公自景德鎮以千三百金濟之，頃又斷矣！東流糧臺，亦無分文。或以八千解左，二千留臺；其餘銀二萬，弟與厚庵均分可也！米六千石，則以三千濟厚庵，二千交弟處，一千留東流。江西兩湖三省，水災已成；縱能克安慶，下半年事勢亦必決裂。皖南道擬以姚秋浦署理，吏事較凱章略熟，又與張朱唐三人相得耳！

同前 (五月三十日)

水師破賊數壘，甚慰！甚慰！此時賊勢衰弱，再挫其氣，則將來城破逃出，亦無心打仗。木牌二百餘架，大江斷難多逃；以牌之爲物甚笨，只要三板走近打幾個大火蛋，則牌上之賊，必撲水自盡。火球中多置松脂，則火燃略久，拋入牌上，自然驚心動魄。上游賊勢雖熾，只要安慶克復，必可掣之回顧下游。特大水已成，彗星又出，未知天意究竟何如耳！

同前 (六月初五日)

劫數之大，良可歎悸！然使堯舜周孔，生今之世，亦不能謂此賊不應痛剿，援賊至呂亭

驛，日內想已開仗；弟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，並預作一桐軍小挫之想，亮當足以禦之。再狗會此次援皖，利在速戰。方今盛暑酷熱，若出隊站立烈日之中，歷二三個時辰之久，任是鐵漢，亦將渴乏勞疲。若挂車河官軍作堅守之計，任賊誘戰搦戰，總不出隊與之交仗；待其驢過數日之後，相機打之，亦一法也！多禮帥謀略最優，不知肯爲此堅忍之著否？弟試與商之。

致沅季弟（六月十二日）

既已帶兵，自以殺賊爲志，何必以多殺人爲悔？此賊之多擄多殺，流毒南紀；天父天兄之教，天燕天豫之官，雖使周孔生今，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。既謀誅滅，斷無以多殺爲悔之理。幅巾歸農，弟果能遂此志，兄亦頗以爲慰。特世變日新，吾輩之出，幾若不克自主，冥冥中似有維持之者。賴賊赴下遊買米，日內有信來安慶否？弟可與黃昌歧細細說明。大約不外平日結以厚情，臨時啗以厚利，以期成安慶一篲之功耳！

致澄侯弟（六月十四日）

舅母棄世，紀澤往弔後，弟亦往吊唁，於此等處，吾兄弟中有親往者爲妙。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，並無厚禮厚物，而意甚懇懃，親去之時甚多；我兄弟宜取以爲法。大抵富貴人家

氣習，禮物厚而情意薄，使人多而親到少。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，必有裨益。

致沅浦弟 (六月十七日)

余在香口與胡帥鮑鎮三人會商，本令霆軍由太湖陸路至張家塆以上蘄水，厥後改計攻宿松，又改計坐船；暨初六日拔營登舟，初八日長行，皆春霆所自定，余不得與聞也！惟鮑將登舟時，接胡帥信，令其回援懷桐，渠有稟來請示；余因其時新坡，菱湖十八壘，懷桐兩軍，足以自立，批令霆軍仍上援鄂江。至十一日，聞建昌之失，乃檄令專援江西。目下江西省城震動，余斷不能再失信，調鮑回顧下游。如天之福，懷桐兩軍站得住，大局終可無礙；若有意外之疏失，亦自有天心主之，國運主之。鮑公本係南岸之軍，還之南岸，余無愧悔耳！

同前 (六月二十三日)

漢口漢陽，只要布置略早，水師足資防禦。逸亭之能否內剿城賊，外抵狗輔，則未可知。然南岸尙有成蔣八千人，置之空虛之地。萬一金劉少有疏虞，上游亦不至決裂。江西建昌之賊，與興國義甯等股會合，蔓延太廣。閩汀股匪，散布撫建廣三府境內，並圍玉山縣城，無人去剿，餉源竭矣！多公函寄還，渠每主先出隊尋賊，余每主待賊來撲我，所見不同。古之用兵者，於主客二字最審也！



同前 (六月二十九日)

望溪先生之事，公私均不甚愜。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，將生平履歷，某年中舉中進士，某年升官降官，某年得罪，某年昭雪，及生平所著書名，與列祖褒贊其學問品行之語，一一臚列；不作影響約略之詞，乃合定例。望溪兩次獲罪，一爲戴名世南山集序，入刑部獄；一爲其族人方某，聖名逆案，將方氏通族編入旗籍，雍正間始准赦宥，免隸旗籍。望溪文中所云：「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！」今欲請從祀孔廟，須將兩案歷奉諭旨，一一查出。尤須將國史本傳查出，恐有嚴旨礙眼者，易干駁詰。從前入祀兩廡之案，數十年而不一見；近年層見迭出，幾於無歲無之。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陸秀夫從祀之案，聲明「以後外間，不得率請從祀。」茲甫及一年，若遽違新例而入奏，必駁無疑。右三者，公事之不甚愜者也！望溪經學，勇於自信，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；四庫書目中，於望溪每有貶詞。最後皇清經解中，並未收其一冊一句。姬傳先生雖推崇方氏，亦不稱其經說。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，國藩少年好之；近十餘年，亦別有宗尚矣！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，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；經濟則宗陳文恭公。若奏請從祀，須自三公始。李厚菴與望溪不得不置之後圖。右私志之不甚置者也！

致澄侯弟 (七月十四日)

此間軍事，四眼狗糾同五僞王救援安慶；其打先鋒者已至集賢關。九弟屢信皆言堅守後濠，可保無虞；但能堅持十日半月之久，城中糧米，必難再支，可期克復矣！徽州六屬俱平安，欠餉多者七個月，少者四五月不等；幸軍心尚未渙散。江西省城戒嚴；附近二三十里，處處皆賊，余派鮑軍往救，湖北之南岸，已無一賊；北岸德安隨州等處，有金劉與成大占三軍，必可日有起色。余癩疾未痊，日來天氣亢燥，甚以爲苦；幸公事勉強能了，近日無積閣之弊。總督關防，鹽政印信，於初四日到營，余卽於初六日開用。家中雇長沙園丁已到否？菜蔬茂盛否？諸子姪無傲氣否？傲爲凶氣，惰爲衰氣；二者皆敗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起，戒傲莫如多走路，少坐轎，望弟留心儆戒。知聞我有傲惰之處，亦寫信來規勸。

致沅浦弟 (七月十四日)

程學啓攻破北門外石壘二座，多軍亦獲大捷。程學啓屢立大功，花翎游擊，儘可！儘可！惟城之能克與否，仍看援賊到時，官兵守後濠之能穩與否。山虧於一篑，病忽於新愈，不可不慎。江西省城外對河之賊，已退至萬壽宮瑞州一帶，章門安穩，是余大落心之事。以後調鮑軍回援集賢關，或緩或急，皆可。但水陸程途近半月，仍須弟軍能如三月杪之堅守乃

妙耳！

同前 (七月十七日)

當此酷暑，賊以積勞之後，遠來攻撲我軍。若專守「靜」字法，可期萬穩。多公亦宜用「靜」字法，此賊萬無持久之道，弟不必慮多軍之久困也！（或出隊，或不出隊，或過練潭，或不過練潭，由多公作主。余所諭靜者，不焦急耳？）昔曹操八十萬人，自荊州東下，吳以五萬人禦之。而周瑜策其必敗者：一料曹兵不服水性；二料劉表水師新附，不樂爲用；三料暑熱久疲。其後赤壁之役，果不出周郎之所料。聞安德克復，雪琴專函來報，又言成蔣軍病人太多，不能全進；又聞鮑軍病者極多。以此而推，狗輔之部，病必更多，故料其不能持久。

同前 (七月十九日)

援賊十六日入關，未攻我後濠而去；十七日又入關，因雨而去。如連二日不能退其凶饑，則賊氣沮而我軍穩矣！望弟慎靜待之。接鮑公信，「奉新瑞州之賊，皆已逃遁，將由臨江樟樹渡東岸以趨撫建」云云，余函囑其在臨江少停數日。如安慶之賊，十分猖獗，則調鮑回援安慶；如安慶儘可支持，則令鮑追忠逆一股，直至河口再作計較。總之德安克，則金成可以下援；瑞州復，則露軍可以回援。桐懷兩處，斷不患無援兵，只要弟與多公穩守一月耳！

致季洪弟 (七月二十四日)

舫仙兩營，明日即令帶六成隊徑赴鹽河登岸，作爲北西游擊之師。聞鮑備布袋，草把；此二者，皆余閱歷之事。余攻九江，辦布袋萬個，爲填濠之用，令每人裝土於袋，負之丟於濠中。乃十二月朔日進攻，每袋僅一寸厚，千餘袋尙不能填得一丈寬；而千餘人斷不能站在一處，每處數十人，竟未能填一尺厚；是日傷人最多。此布袋之難用也！攻瑞州時，劉峙衡以稻草填濠，已填一丈寬，過濠十餘人矣！賊以火蛋拋出，稻草悉燃，燒死數十人；第二次峙衡用濕稻草，賊以槍礮擊之，官兵亦不如前次之踴躍，遂不能過濠。瑞州濠深不盈丈，尙且如此。此稻草之難也！望弟告諸勇知之。

致沅弟 (八月初一日)

郭弁到，接喜信，知本日卯刻克復安慶。是時恰值日月合璧，五星聯珠，欽天監於五月具奏，以爲非常祥瑞。今皖城按時應驗，國家中興，庶有冀乎？此間銀不滿六千，欲湊萬金犒賞將士，弟處可設法辦得四千金否？

致澄侯弟 (八月初四日)

初一日卯刻安慶克復，城賊誅戮殆盡，并無一名漏網，差快人心。江西之賊，逼近省城。

鮑春霆於廿四日在豐城河西，大獲勝仗；贛水以西，一律肅清。余令鮑軍跟追至河口，或尙易了湖北之賊，安慶克後，或可不久戀。目下所慮者，胡中丞病勢沈重，關係極大。余身體平安，惟瘡癬未愈，心緒多煩悶耳！

致沅浦弟（九月初三日）

頃接信，胡宮保已於八月廿六亥時去世，可痛之至！從此共事之人，無極合心者矣！奉旨希庵暫署湖北巡撫，係因潤帥請開缺摺內舉以自代也！打泥汊時，賊牆若傍水濱，我陸師不可近牆登岸；須在上游二十里，或下游二十里登岸，庶進退稍寬，不至節太短，勢太促也！

同前（九月初六日）

沅弟之字，骨秀得之於天，手穩本之於習；所欠者勢與味耳！此二信寫瘦硬一路，將來必得劍峭之勢。嘗見舊拓顏家廟碑，圭角峭厲，轉折分明，絕類歐書，不似近日通行本之癡肥也！

同前（九月初十日）

黃公信已加封寄去，冠北之札亦發。鶴汀早年在京極熟，容少緩再調。「約旨卑思」四

字，實近來方寸隱微之弊；亦閱歷太久，見得天下事，由命不由人也！

同前 (九月十二日)

米糧子藥未齊，宜緩進兵，極是！極是！廬江爲我必爭之地，以其與懷桐相犄角也！咸豐八年二月，鄭秦兩軍門，以二萬人敗於桐，賊係從廬江來。十月李迪庵以六千人敗於三河，賊亦從廬江來。余因此二役，知廬江爲得勢之地：少荃兄弟與江北人皆言廬江之要緊，故余屢催進兵。今陳劉二幫既到，廬江既爲我有，千妥！萬妥！余亦已放心矣！此後不特進無爲州可緩，即進盛家橋亦可緩。蓋無爲州不過米多地廣，非扼要之區也！盛家橋不過吾思得之以爲造船之埠頭，以爲肅清巢湖之根本，非我不往駐而賊即先佔也！廬江得後，弟專意布置守城之法，將廬江與懷桐三城，看得并重。賊來攻廬江，則與多公預訂來援之師。不特弟進無爲不必急，即多進廬州亦不必急，恐多去則桐城兵薄，廬江別無援師也！今日即飭李劉解米糧，子藥至羅昌河；以後必能源源接濟，弟可放心。出看泥汊亦不必汲汲，總以熟籌廬江守法爲要。

余前擬於盛家橋造船，爲肅清巢湖之計。今弟信云：『泥汊口可通白湖；白湖可通巢湖，是泥汊一破，水師可直入巢湖，不必另造船矣！』果其如此，豈不大妙！但須查明白湖

可通巢湖否？果其可通，亦恐灣曲太多，河道太窄，湖底易於膠淺，陸師難於照應。四者查確，乃可駛入。總之廬江既得以後，事事好辦；但宜妥不宜忙耳！泥汝之賊聚不得，固不可進兵；即幸而攻破泥汝，亦須待糧米足後，舫仙乃可進也！

致澄侯弟（九月十四日）

九弟初二日自安慶進兵，初九日至廬江，日內將出大江，會合水師，打泥汝也！四眼狗初七日已到三河，即溫弟殉節之處。此次余與九弟定堅守廬江，決不輕進。胡潤帥繼先皇而逝，於大局關係至重。聞官帥奏請以希庵實授鄂撫，並力保雪琴爲皖撫，想朝廷亦必俯從所請。其辦事合手可喜；其黨類太盛，爲衆所指目，亦殊可懼。浙事危險之至，屢求救援，此間力不能及。現擬以多軍進攻廬州，以鮑軍進攻甯國，去浙甚近，或亦可少分浙之賊勢也！

致沅浦弟（同日）

調巡湖營，由劉家渡拖入白湖之札，今日辦好，即派人送去。吾所慮者，水師不能由大江入白湖，白湖不能通巢湖耳！今僅拖七八丈寬堤，即入白湖，斯大幸矣！若白湖能通巢湖，則更幸矣！余昨日作輓潤帥一聯云：『逋寇在吳中，是先帝與蠶臣臨終憾事；薦賢滿天下，願後人補我公未竟勳名。』

同前 (九月十七日)

昨日接李希庵信，鈔八月廿五日諭旨一道，茲鈔寄弟閱。一門之內，兄弟四人，同日俱蒙非常之恩，驚喜之餘，彌深悚懼。余當具一摺自行謝恩，又具一摺，爲沅季兩弟謝恩，又具一摺，爲溫甫弟謝恩；弟當具一摺，自行謝恩。四摺共派一摺差，於九月二十八日進京。如此大雨，不似進兵氣象，望弟回至廬江，認真布置一番，只要廬江桐舒守得堅固，不患無爲廬郡無得手之日。目下不必進兵，至囑！至囑！

同前 (九月二十三日)

守住廬江，吾已歡天喜地；不料竟克無爲，從此可以圖裕溪口，可以打運漕鎮，可以謀西梁山，可以肅清巢湖，皆以無爲爲根本，何幸如之！吾於七月及中秋前，深冀得安慶後，并廬無二城而得之。以廬作上游藩籬，以無作富強基址。至中秋後，已不敢作此僥倖之想。今竟如願相償，從此水陸皆宜休息，不可再言進取一步；專講防守江面，另造小舢板，放入巢湖之內。明歲春水漲時，湖船從黃落河打出，江船從裕溪口打入，必可得手。

同前 (九月二十五日)

多公信來，日內嘔血甚多。此人勞苦太過，病恐難於速愈。又安慶克城，人人優疑，惟



多公尙嫌其薄，弟當以信函慰之，或能親往看視亦好。李王二鎮水師，究竟堅勁可恃否？望弟細察。運漕可乘機取，巢縣亦未始不可乘機攻取。吾意取之易而守之難，目下且專守廬江無爲二處，稍息兵勇之力，亦稍抑其矜情躁氣。待水師肅清巢湖後，運漕巢縣，皆囊中物耳！吾於水師，實不放心也！

同前（九月二十六日）

接李濟清等稟，知水師即日進攻巢縣，余甚不放心。蓋水師向本驕傲，又得數次小勝，則全是矜情躁氣；偶然小挫，則怯態畢露。運漕一帶，港汊紛歧，一有不慎，則草木皆兵。弟欲調度水帥，無但取其長而忘其短；總以看明支河小汊爲第一義。陸師亦宜守住廬江無爲，不宜再進，特此再囑！

致澄侯弟（十月初四日）

九弟克復無爲州，克復運漕鎮，一路佈置妥當，於十月初一日回安慶省城。江北之賊，現僅占廬州巢縣二城；江南之賊，各立門戶，不肯幫助北岸。計江北肅清，尙不甚難；惟恐其勾結捻匪，勾結苗逆，又致蔓延爲患耳！自新主繼序以來，八九月間，英夷退出廣東省城，楚軍克復安慶省城，又江西湖北兩省肅清，氣象頗好。聞太行皇帝梓宮，於九月廿三日

奉移進京，新主於十月初九日登極。從此否去泰來，寰宇乂安，則中外臣民之福也！

致澄沅弟 (十一月十四日)

得趙玉班寄季弟信，知沅弟於十月廿八日自長沙還家，竟可趕上初三祭期，至慰！至慰！此間軍事平安。三河之賊，無故自退，或與廬州賊目不和，或別有詭謀，均未可知，余令振字開字兩營，移守三河偽城，而派竹莊之千三百人接守廬江，均札歸多都統，就近調度。竹莊自安慶開差，可至廬邑；不知振開兩營，果能守三河要隘否？如守得堅定，則廬郡巢縣，亦或易於得手。浙江自紹興失守後，別無確信？聞甯波繼陷，杭城被圍，可危之至！余奏請左宗棠由廣信、衢州援浙；又調鮑春霆進攻甯國。甯國距杭僅三百里，亦可禦浙賊之勢，堅杭人之心。第目下均尙未拔行，不知趕得及否？江蘇上海，來此請兵之錢調甫，即前任湘撫 錢伯瑜中丞之少君也！久住不去，每次涕泣哀求；大約不得大兵同行，即不還鄉。可感！可敬！余前許令沅弟帶八千人往救；正月由湘至皖，二月由皖至滬，實屬萬不得已之舉。竊沅弟於年內將新兵六千招齊，正月交盛南帶來；沅則扁舟先來，共商大計，吾家一門受國厚恩，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。上海爲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，每月得釐捐六十萬金，實爲天下膏腴。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，當可得也！曠 舫仙 丁內仙 艱，家無兄弟，本應給假回籍治喪；吾因運

漕喫緊之地，批令待沅弟來，再行給假，茲將原批暨信鈔閱。望沅弟正月到皖，則余不甚失信，至要！至要！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四日)

三河復後，余派振開兩營往守。吳竹莊團防營，替守三江。開營全赴廬河另紮，將吳羅程歸多都護調度。運漕等處，日內如故。以理揆之，環集湖江四面，廬郡及舒廬無巢五城，運漕東關三河三隘，入者官兵已占其六，想賊并此二者，亦不能久守矣！惟浙江危急，上海亦有唇齒之憂，務望沅弟迅速招勇來皖，替出現防之兵，帶赴江蘇下游，與少荃昌歧同去，亦八千陸兵，五千水師；必能保朝廷膏腹之區，慰吳民水火之望也！京師十月以來，新政大有更張，皇太后垂簾聽政，中外悚肅。余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，倚畀太重，權位太尊，虛望太隆，可悚！可畏！浙事想已無及，但求沅弟與少荃二人，能為我保全上海——人民如海，財貨如山——所裨多矣！廬巢一克，余與弟中無梗隔，事局尙可為也！

同前 (十二月十四日)

日來未接家信，不知走信之夫，從何處耽擱！浙江省城，竟於十一月廿八日失守，兵民六十萬人食盡而破，大約半死於餓，半死於兵，存者無幾。吾奉命兼轄浙江，不能解此浩劫

，愧憤何極！浙撫想必簡左帥，吾當奏請簡蔣臻泉爲浙江藩臬，或令帶五六千人，即可獨當一路。上海一縣，人民千萬，財貨則萬萬，合東南數省，不足比其富庶，必須設法保全，擬令少荃帶水陸各五千人前往；程學啓之千人，擬即撥交少荃帶去；余之親兵營，亦令隨去。沉弟開年，務須迅速前來；能於二月十五以前趕到，少荃尙未啓行，諸事面商更好。其程學啓處，望弟寫信諄囑，令其聽少荃之節制調度，吾家受國厚恩，吾爲江督將近二載，尙無一兵一將，達於蘇境，上愧對朝廷，下愧對吳民。此次若不能保上海，則并獲罪於天地矣！總望沉弟多方設法，助我保守上海，爲恢復三吳之張本。千萬！千萬！

同前（正月初四日）

日來未接家信，頗爲懸念。沉弟腹泄，何以至今不愈！若云脾虛發瀉，則八九月在此辦事，宏毅周到，斷非元氣虧損之象。卽到家後寄來各信，字蹟精光圓湛，亦殊非積弱者所能爲。弟平日服藥太多，余心以爲非，此次久瀉，不知所服者係屬何方？恐一味偏補，而於所以致瀉之原，未能清其根，萬篋軒病瘧五年，多服補劑；現在嬌養太慣，動輒生疾，亦由當日致瘧之原，未清其根也！望弟少服藥餌，迅速來營，忘身報國。凡外間謗言，無因而至之，余必能解之；凡險遠之處，弟不願往者，余亦不强之，但望弟早早來營……一則受恩太重，

不宜久住家中。一則舫仙思歸甚切；前敵今春必有戰事，余甚不放心也！徽州危急，廿六日獲一大勝，已將巖寺街打開。糧運既通，當無他慮。

致沅浦弟（正月十四日）

接弟臘月專丁一緘，具悉一切。弟於十九日敬辦星崗公撥向事件，起行來營，月杪或可趕到。少荃准於二月杪赴鎮江，弟能早十日趕到，則諸事皆妥。除程學啓外，少荃欲再向弟處分撥十人，余亦欲許之，不知弟有何營可撥？渠赴鎮江，即日將有悍賊尋戰。新勇太多，實不放心。弟進攻巢縣和一帶，不妨稍遲。待新軍訓練已成，再行進兵可也！用人太濫，用財太多，是余所切戒阿弟之大端。李黃金本屬擬於不倫，黃君心地寬厚，好處甚多；而此二者，弟亦當愛而知其惡也！在安慶未虐使軍士，未得罪百姓，此二語，兄可信之；拼命報國，側身修行，此二語弟亦當記之。余近日平安。幼丹撫江，季高撫浙，希庵撫皖，應不至大掣肘。

同前（正月十八日）

十七日欽奉諭旨，兄拜協辦大學士之命，弟拜浙江按察使之命，一門之內，迭被殊恩，無功無戰，忝竊至此，慚悚何極！惟當同心努力，仍就「拚命報國，側身修行」八字上，切實

做去。前奉旨賞頭品頂戴，尙未謝恩，此次一併具摺叩謝。到省後，或將新營交杏南等帶來，而弟坐輕舟先行，兼程赴營，籌商一切，俾少荃得以速赴上海，至要！至要！少荃現有四千五百人，望弟再撥一二營與之，便可獨當一路。渠所部淮揚水師，余囑其留兩營在上游，歸弟調遣。弟將來若另造礮船，自增水師，此二營仍退還黃李，弟自有水師兩營。其餘大處，仍請楊彭協同防剿，庶幾可分可合，不傷和氣。

致季洪弟（二月初二日）

所有招降立營事宜，業經於稟內一批明，尙有函中應復各事，條列如左：

一、蕪繁南魯四處，在掌握之說，尙難盡信。韋志凌初降之時，亦言包打蕪湖。不特降者好說大話，即投効之將官，亦多好說硬話，余實厭聽久矣！弟初放手辦事之始，余不過其興致；即蕪湖不克，余亦不怪也！惟言訓練爲有用之兵，則余未敢深信。

一、贛代營係李營老幫辦，委之署理繁昌縣則可；委之辦捐務則不可。蓋余自八年再出，並未委員勸捐，以其費神多而獲錢少也！

同前（二月二十一日）

接來書知季弟婦於二月初七日仙逝，何以一病不起？想係外感之證。弟向來襟懷不暢適，

聞此傷耗，亮必哀傷不能自遣。惟弟體亦不十分強旺，尙當達觀節哀，保重身體。應否回籍一行，待沅弟至三山夾，與弟熟商，再行定奪。長江數百里內，釐卡太多。若大通再抽船釐，恐商賈裹足，有礙大局，擬不批准。荻江釐局分成，爲數無多，擬批令改於華陽鎮分成，爲數較多，弟之所得較厚；又與外江水師無交涉爭利之嫌，更爲妥善。諸囑保重，至要！至要！

致沅季弟（三月初三日）

覆奏朱侍御一疏，定於五日內拜發，請欽派大員，專抽廣東全省釐金；余奏派委員，隨同籌辦，專濟蘇浙皖鄂四省之餉，大約所得每月在二十萬上下，勝於江西釐也！此外實無可生發。計今年春夏，必極窮窘；秋冬當漸優裕。馬隊營制，余往年所定，今閱之，覺太寬而近於濫，如公夫，長夫之類是也！然業已久行，且姑仍之。弟新立營頭，卽照此辦理，將來裁減，當與華字順字等營並裁。另行新章也！上海派輪船來接少荃一軍，花銀至十八萬兩之多，可駭而亦可憐！不能不令少荃全軍舟行，以順輿情。三月之內，陸續拔行。其黃昌歧水軍，則俟三四月之交，遇大順風直衝下去。弟到運漕，可告昌歧來此一晤也！

致澄侯弟（三月初四日）

少荃一軍，上海官紳派火輪船來接，船價至十八萬兩之多，可駭而亦可憐！決計由水路下去。新軍遠涉，孤立無助，殊爲危險。祁門附近六十里之歷口，聞爲賊所犯，恐其直竄景德鎮，梗塞糧路。此二者皆近日累心之事，餘尙平安。口糧極缺，則到處皆然；兵勇尙有米可食，皖南百姓，則皆人食人肉矣！自三月初一起，設粥廠七處，以救饑民；大約每廠可活三千人，不無小補。余身體尙健，惟公事積壓多件，不克按日清釐，深以爲愧。

致沅浦弟 (三月初八日)

火藥即日咨請湖北協解五萬，不知見許否？凡與人交際，當求其誠信之素孚；求其協助，當亮其力量所能爲。弟每求人，好開大口，尙不脫官場陋習。余本不敢開大口，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，但略亮我之誠實耳！四十萬鐵，究竟有着落否？此時子彈亦極少也！韓正國程學啓，初七日開行；少荃初八早開行。輪船不過三四日可抵上海。余令開字營號補皖勇改淮勇。程云：『必待沅帥緘諭，乃敢改換。』亦足見其不背本矣！廣東全省抽釐，專供江浙軍餉一摺，本日拜發。大約秋冬以後，每月可添銀二十萬兩，春夏則苦不堪言耳！

同前 (三月二十四日)

接陳東友蔡歷祿周惠堂稟，知雍家鎮於十九日克復，惜日內雨大，難以進兵；若跟蹤繼



進，則裕溪口亦可得手矣！小泉赴粵，取其不閉罪於人，內端方而外圓融。今聞幼丹有出省赴廣信之行，小泉萬不可赴粵矣！丁雨生筆下條暢，少荃求之幕府相助。聞雨生不甚願去，恐亦不能至弟處，礙難對少荃也！南坡才大之處，人皆樂爲之用；惟年歲太大，粵湘交涉事多，亦須留南翁在湘，通一切消息，擬派鶴汀前往。鶴與勞公素相得。待大江通行後，請蘭翁來此，商辦鹽務，或更妥洽，又接弟信，知巢縣合山於一日之內克復，欣慰之至！米可以多解，子藥各解三萬。惟辦事之手，實不可得多，容覓得好手，請赴弟處。受山不樂在希師處，即日當赴左帥大營，亦不便挽留也！

同前 (三月二十七日)

和成已克，大約裕溪口西梁山兩處，俱難站脚。若得廬郡速下，則江北可一律肅清矣！雪琴已派水師三營進清巢湖。若弟能派四千人助圍廬郡東路，多公更易得手；但須與守巢縣之兵，聲氣聯絡。萬一有大股援賊上犯，我之局勢本緊，方能立於不敗之地。至弟欲親率五千人南渡，助攻蕪魯，則斷不可。用兵以審勢爲第一要義。以弟軍目下論之，若在下游采石渡江，隔斷金陵蕪湖兩賊之氣，下窺秣陵關，是爲得勢。若在上遊三山渡江，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師，與分攻魯港之兵隔氣，是爲失勢。余已調鮑公全軍，與季弟會攻蕪魯。弟軍破西梁

山後，將巢和西梁山三處，派兵守定，卽作爲弟軍後路根本；然後親率七八千人，由采石渡江。聞太平府城已拆，該逆毫無守禦，應易收復。弟駐軍太平一帶，與隔江和州西梁之兵，陰相犄角。水師自裕溪口起，至烏江上，聯絡屯紮，兩岸亦易通氣。如此佈置，則弟軍上可來攻東梁蕪湖，下可規取金陵，似爲得勢。余意如此，弟再細詢熟於地形者，或親赴南岸一看，乃可定局。其渡江之早遲，亦由弟自行酌度；或待廬州克復，或廬未克而先渡，弟與多公商行之。至進兵金陵之早遲，亦由弟自行審察機勢。機已靈活，勢已酣足，早進可也！否則不如遲進。與其頓兵城下，由他處有變而退兵，不如在四外盤旋作勢，爲一擊必中之計，兄不遙制也！

同前 (三月二十九日)

西梁山玉溪口等處，一律肅靜，欣慰無已！調渡大局，廿七日已寫一信，屬弟斟酌；並將信中語，辦一公牘付去。其南渡之遲早，是第一要緊機宜。弟須熟審誠思，不可造次。大約下而僞對王等在江浦天六，上而僞英王在廬州，均可擾弟軍之後路。多公之力，足以制龜會而有餘，只要探得江天揚州天六等城未破，弟軍儘可南渡，必無後患。此等大局，余亦不敢自是，然大致尙不差也！鮑軍本擬進剿蕪湖，因湖州圍困，可欽可憫！無論趕救得上與否，

不能不派人去救。打蕪湖，是急謀金陵，勢也！援湖州，是保救忠臣，義也！（謂趙景賢。）北岸糧臺，即札李少山移駐；無爲州巢含俱已委人；和州尙未委員；玉溪口巢縣柘皋三處盤卡，亦尙無人可辦。平日不儲才，臨時難於派員；待三日內外，將此四人派定再告耳！

同前（四月初三日）

接專丁三月信，具悉一切。所應復者，條例如左：

一、新四營之槍礮帳棚，僅領一半。當時因弟函言降人軍械尙多，故未全發也！今既無械可用，自當由兄處補發，數日之內，必湊齊兩營之槍礮帳棚發去。

一、剿撫兼施之法，須在軍威大振之後。目下各路俱獲大捷，賊心極渙，本可廣爲招撫。第撫以收其頭目，散其黨衆爲上；收其頭目，准其略帶黨衆數百人爲次；收其頭目，准其帶所部二三千，如韋軍者爲又次；若准其仍帶全部，并盤踞一方，則爲下矣！今之李兆壽踞滁全者是也！弟可於此四等中，酌度辦理。

致沅浦弟（四月初四日）

接緘具悉；應復之事，條列如左：

一、口馬到日，當爲弟選留數十匹，併欠各營之馬尙多，不知勻得出否？令哨勇各私其

馬，卽水師令哨官各私其船也！法同意同，而効不同，亦視乎統領營官爲何如人耳！

一，李世忠之緘，兄付之不答。此人最難處置。其部下人詭計竊道，頗善戰守。弟現與之偈處，常相交涉，宜十分以禮讓自處。若不得已而動干戈，則當謀定後戰，不可輕視。

一，嚴公長短，余所深知。娼嫉傾軋，從古以來共事者，皆所不免。吾輩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耳！

一，由采石太平一帶南渡，本是妙著，亦是險著。妙處有四：使金陵蕪湖兩賊，隔絕不通，一也！陸師紮於南岸，水師直入內河，可進黃池灣沚，可由青戈江以達涇縣，可由東路水陽江以達甯國；凡鮑軍之在涇在甯者，皆可由水路運糧，二也！陸軍紮采石東梁山等處，水師紮黃池灣沚等處，則蕪湖之賊，四面被圍，三也！青水戈陽二江，可通石臼等湖，可通甯黃各屬，并可由東霸以通蘇州，四也！險處有二：初渡采石，營壘未定，恐大股來撲，一也！北岸無大枝活兵，恐四眼狗竄出，亂擾無廬巢舍，又恐九洲之賊上犯，二也！有此四妙二險，故南渡之遲速難決；速或四月，遲或七月，由弟與多師商定辦理。季弟之軍，余囑其堅守不進，并聞。

致季洪弟 (四月初五日)

兩次捷報，欣悉南陵克復，從此官軍占地愈廣，進兵蕪湖，當易爲力。惟蕪賊甚悍，弟兵太薄。以新集之卒，值極窘之時，以之分守繁魯南陵三處，尙恐疎失，豈可更謀進取！况弟與各弁勇，晝夜不眠，未免太勞；雖自守已穩，亦未得片刻休息。此時宜將南繁魯防守事宜，布置妥善。三處共應儲糧若干？迅速告我，以便由安慶運往，備弟守兵一二月之食。北岸之兵，由采石南渡，是妙著亦是險著，已詳告沅弟；或渡或否，或遲或速，由沅親看審定也！

致沅浦弟 (四月初六日)

接信，知弟目下將操練新軍，甚善！甚善！惟稱欲過江斜上四華山紮營，則斷不可。四華山上逼蕪湖，下逼東梁。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，則我軍無勢無趣，不得不退回北岸矣！弟軍南渡，總宜在東梁山以下，采石太平一帶。如嫌采石下面形勢太寬，即在太平以上渡江，總宜奪金柱關佔內河江面爲主。余昨言妙處有四：一曰，隔斷金陵蕪湖之氣；二曰，水師打通涇縣甯國之糧路；三曰，蕪湖賊四面被圍；四曰，糧船過東甯可達蘇州，猶妙之小者耳！又有最大者，金柱關可設釐卡，每月進款五六萬；東甯可設釐卡，每月亦五六萬。二處皆係蘇

皖交界。弟以本省之藩司，抽本省之釐稅，尤爲名正言順。弟應從太平關南渡，毫無疑義，余可代作主張；其遲速則仍由弟作主耳！西梁上下兩岸，從三山起至采石止，望弟繪一圖寄來，至要！至要！

同前（四月初八日）

和州有四千勁旅，弟自守西梁，吉左振字守巢縣。守禦已固，卽狗逆自廬郡衝出，當足扼之。由太平南渡一著，余意在必行。陸師能紮金柱關，水師能入內河，紮黃池灣，則全局皆振，筋搖脈動，蕪湖甯國，皆易於得手矣！至渡江之遲早，則由弟作主，余不爲遙制。

同前（四月十一日）

李世忠窮困如此，既呼籲於弟處，當有以應之。三千石米，五千斤火藥，余卽日設法，分兩次解弟處，由弟轉交李世忠手。此輩暴戾險詐，最難馴馭。投誠六年，官至一品，而其黨衆尙不脫盜賊行徑。吾輩待之之法，有應寬者二，有應嚴者二。應寬者；一則銀錢慷慨大方，絕不計較；當充裕時，則數十百萬，擲如糞土；當窮窘時，則解囊分潤，自甘困苦。一則不與爭功；遇有勝仗，以全功歸之，遇有保案，以優寵獎之。應嚴者；一則禮文疏淡，往還宜稀，書牘宜簡，話不可多，情不可密；一則剖明是非，凡渠部弁勇，有與百姓爭訟，而適在

吾輩轄境及來訴告者，必常剖決曲直，毫不假借，請其嚴加懲治。應寬者，利也！名也；應嚴者，禮也！義也！四者兼全，而手下又有強兵，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！水師獨攻金柱關；恐難得手；不如不洩此機，待陸兵渡江，再行下手爲妙。少荃於三月廿七日諭旨飭署蘇撫。廣東督辦釐金，放晏端書以其爲戊戌同年而派。朝廷之用心，良可感矣！

同前（四月十二日）

水師攻打金柱關時，若有陸兵三千在彼，當易得手。保彭杏南，係爲弟處分統一軍起見。弟軍萬八千人，總須另有二人堪爲統帶者，每人統五六千，弟自統七八千，然後可分可合。杏南而外，尙有何人可以分統，亦須早早提拔。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；滿意之選不可得，姑節取其次，以待徐徐教育可也！

致澄侯弟（四月十四日）

此間軍事，自三月連克州縣九城，要隘五處，四月初一日，經凱章軍克復旌德縣。惟地方太多，防守不易，尙須添募新軍；又苦餉項無出，下游民窮異常，穀米艱貴。吾意欲於湖南買穀一二萬石來皖，不知衡州一帶穀價何如？若價賤，則可於衡郡東征局支銀購買，當比長沙更便益也！望弟打聽衡長價值，與南意諸公一商。余身體平安，癱疾如故。季弟自克復

兩縣一隘後，亦不似前此之髮鬢。溫弟謚法，業已知湘鄉縣，不知到否？

致沅浦弟 (四月二十二日)

接專差送來信，知弟軍准於廿日渡江。是日天氣晴和，惟南風稍大，上水較難。不知舟渡安穩否？余前日四妙二險之說，現在廬州既克，揚州屢捷，北州已無險矣！不知南岸初到紮營之時，果能化險爲夷否，如登岸紮營，并無疏失，則且以堅守堅紮爲主，不必遽圖進剿，不必尋賊開仗。紮定之後，自有無窮之妙處也！王可陞之兵，已令駐守池州；喻李二千人甫經調守安慶，亦難遽行更改。弟嫌兵力單薄，目下廬山既克，或弟可再調千人過江；希庵能派三四千人，由西梁過江，則南岸兵力厚矣！

致澄侯弟 (四月二十四日)

紀鴻兒倖取縣首，詩文雖不甚穩愜，而其中多有精警之句，疏宕之氣。寅皆先生時雨之化，可敬！可感！當略備微儀，以申鄙意。府院考皆當極熱之時，鴻兒體弱，不知能耐此酷暑否？今年鄉試，鴻兒即可不必入場。蓋工夫尙早，年紀太輕，本無望中之理；又恐鴻兒難熬此九日之辛苦也！軍事平善。多將軍於十四夜攻克廬州府城。皖北數十州縣，爲粵匪所占，今皆克復，一律肅清；只餘三二城爲捻匪，苗逆所占，想亦易於就緒。四眼狗未經擒戮，



北竄河南，殊爲後患。沅弟由西梁山渡江南岸，進攻金柱關。季弟尙在魯港。鮑春霆進剿甯國府，徽甯等處賊皆退，江西今年得保平安。余身體平安，家中不必望念。

致沅浦弟（四月二十五日）

今早接雪琴信，知金柱關克復，并謠傳東梁蕪湖亦克。無論確實與否，金柱爲皖南行水出口之所，百脈會聚之區。扼紮該處，則金陵甯蕪各賊巢，皆失所恃，此理之有可信者。得此以後，可催多軍來打九洲，會攻金陵也！

同前（四月二十八日）

東梁蕪湖已克，由金柱關進兵，二險已化險爲夷，四妙已驗其三，至幸！至幸！各處賊，俱萃甯國。楊七麻以著名梟悍之渠，當拚命力爭之際，鮑軍屢勝之後，雜收降卒，頗有驕於散漫之象，余深以爲慮。目下弟與雪軍季軍，且堅守蕪太金柱南陵黃池等處，休養銳氣，不遽進兵。待鮑軍紮圍甯國，十分穩固。多軍進至九洲，弟與雪季再議前進。其秣陵關淳化鎮兩處，爲進兵之路，須派人先去看明。弟信言：「從太平至金陵：百四十里，中不隔水。」以古書證之，則尙隔一秦淮河。余處無好圖可看，弟亦須先行查明。弟以金柱關之破，水師出力最多，釐卡當雪三季二，甚善！甚善！茲定爲沅五雪三季二，尤爲愜當。袁午帥之

辦事，本屬浮而不實；然餉項之絀，亦足令英雄短氣，且勝公欺之太甚，余當少爲護持。

致澄侯弟 (五月初四日)

軍事甚順，沅季與雪琴水師，於四月廿一二日，連克太平府城，蕪湖縣城，東梁山，金柱關各要隘，水師已進攻九洑洲。沅軍距金陵，中僅數十里；鮑春霆進攻甯郡，初一日可抵城下。甯國賊多而悍，不知易得手否？四眼狗自廬城逃出，往奔壽州，投苗沛霖。苗黨捆狗送勝帥大營，已檻送進京矣；江北除此大害，從此應可少安，冲主之福也！余身體平安，瘡癬大愈。惟每日事多太勞，至日暮疲乏殊甚。總守一「勤」字，斷不改常。家中子姪皆早起否。不惰懶否？望弟常常教之。

致沅季弟 (五月初七日)

接沅信，知已進紮周村，距金陵不滿四十里。余既以爲慰，又以爲懼。金陵地勢宏敞，迴非他處可比。進兵之道，須於太平采石南路進一枝，句容淳化東路進一枝，浦口九洑洲西路隔江進一枝。鎮江北路縱無兵來，此三枝必不可少；句容東路縱無兵來，隔江一枝，則斷不可少。此次弟不候多軍至九洑洲，而孤軍獨進，余深爲焦慮。又上游南陵空虛，季弟不留兵守之，於甯國蕪湖，均有妨礙。望弟暫屯紮周村一帶，以待多軍之至。季弟分兵守南陵，

以固後路，要囑！團營防守西梁山，計十五以前可到；王可陞二千人，則留守池州，不能調赴東壩矣！

致季洪弟（五月初八日）

春霆軍既不散漫，當足以禦甯國大股，至慰！至慰！沅弟進兵，究嫌太速，余深以爲慮。一則北岸多軍未到，二則後面句容一路無兵，恐援賊來抄官軍之尾，望弟與沅穩慎圖之。第一莫使金柱太平，稍有疏失；第二莫使賊出江邊，梗陸軍之糧道。金陵地勢太寬，弟等宜多看多問，至囑！

致沅季弟（五月十五日）

帳棚即日趕辦，大約五月可解六營，六月再解六營，使新勇略得却暑也！小檯槍之藥，與大礮之藥，此間并無分別，亦未製造兩種藥，以後定每月解藥三萬斤至弟處，當不致更有缺乏。王可陞十四日回省，其老營十六日可到；到即派往蕪湖，免致南岸中冓空虛。雪琴與沅弟嫌隙已深，難遽期其水乳。沅弟所批雪信稿，有是處而亦有未當處。弟謂雪聲色俱厲，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；聲音笑貌之拒人，每苦於不自見，苦於不自知。雪之厲，雪不自知；沅之聲色，恐亦未始不厲，特不自知耳！曾記咸豐七年冬，余答駱文善待我之薄，

，溫甫則曰：「兄之面色，每予人以難堪。」又記十一年春，樹堂深谷張律山簡傲不敬，余則謂「樹堂面色，亦拒人於千里之外。」觀此二者，則沅弟面色之厲，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！余家目下鼎盛之際，余忝竊將相，沅所統近二萬人，季所統四五千人，近世似此者，曾有幾家？沅弟半年以來，七拜君恩，近世似弟者，曾有幾人。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吾家亦盈時矣！管子云：「斗斛滿，則人概之；人滿，則天概之。」余謂天之概無形，仍假手於人以概之。霍氏盈滿，魏相概之，宣帝概之。諸葛恪盈滿，孫峻概之，吳主概之。待他人之來概，而後悔之，則已晚矣！吾家方盈盈之際，不待天之來概，人之來概，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。自概之道云何？亦不外「清慎勤」三字而已！吾近將「清」字改爲「廉」字，「慎」字改爲「謙」字，「勤」字改爲「勞」字，尤爲明淺，確有可下手之處。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，不甚斟酌，朋輩之譏議菲薄，其根實在於此。去冬之買犁頭猪菓子山，余亦大不爲然。以後宜不妄取分毫，不寄銀回家，不多贈親族，此「廉」字工夫也！謙之存諸中者，不可知；其著於外者，約有四端：曰，面色；曰，言語；曰，書函；曰，僕從屬員。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；季弟并未稟明，徑招三千人，此在他統領所斷做不到者，在弟尙能集事，亦算順手。而弟等每次來信，索取帳棚子藥等件，常多譏諷之詞，不平之語。在兄處書函如此，則

與別處書函，更可知已！沅弟之僕從隨員，頗有氣餒。面色言語，與人酬接時，吾未及見。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，至今引憾。以後宜於此四端，痛加克治，此「謙」字工夫也！每日臨睡之時，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，勞力者幾件，則知宜勤王事之處無多，更竭誠以圖之，此「勞」字工夫也！余以名位太隆，常恐祖宗留貽之福，自我一人享盡，故將「勞謙廉」三字，時時自惕，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，且即以自概耳！湖州於初三日失守，可憫！可做！

同前（五月二十日）

城賊開仗，究竟軟硬何如？比之葉芸來，劉瑄林，孰強孰弱？多公全軍援秦，弟之軍勢太孤，務當所以求自立之道。弟前索洋槍，又託少泉至上海購買，茲令盛四送百桿與弟。內大者七十九，小者二十一。余不甚喜此物，蓋其機最易壞；不過打二三十槍，即須修整。弟與各將弁試用一二十次，識破其短處，當以余言爲然也！

致沅浦弟（五月二十五日）

專丁來信，正值望信極切之際，得之一慰。弟此次進兵太快，不特余不放心，外間亦人人代爲危慮。余以該逆凶餓猶盛，未可驟圖；百足之蟲，雖死不殫。外間則議弟處新營太多，兵不可靠，幾於衆口一詞。今進兵已近兩旬，牆高濠深，應可立定脚跟。萬里長濠，大衆公守，

最易誤事：一蟻熱堤，全河皆決。去歲之守安慶後濠，余至今思之心悸。此次在金陵，不可再守長濠，仍以各守各壘爲穩。地方雖寬，分別極衝，次衝，究無多處。前圍城賊當衝者，不過數處；後拒援賊當衝者，亦不過數處。於極衝次衝之地，擇人守之，則他處雖有劣營，亦可將就支持。望弟將何營紮極衝，何營紮次衝，開單見告。

致沅季弟（五月二十八日）

沅於人概天概之說，不甚措意，而言及勢利之天下，強凌弱之天下，此豈今日始哉？蓋從古以然矣！從古帝王將相，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；卽爲聖賢者，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。故能獨力不懼，確乎不拔，昔余在京，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，亦未始無挺然特立，不畏強禦之意。近來見得天地之道，剛柔互用，不可偏廢。太柔則靡，太剛則折。剛非暴虐之謂也！強矯而已！柔非卑弱之謂也！謙退而已！趨事赴公，則當強矯；爭名逐利，則當謙退。開創家業，則當強矯；守成安樂，則當謙退。出與人物應接，則當強矯；入與妻孥亭受，則當謙退。若一面建功立業，外享大名；一面求田問舍，內圖厚實。二者皆有盈滿之象，全無謙退之意，則斷不能久。此余所深信，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！

同前（六月初二日）

湖南之米，昂貴異常！東征局無米解來；安慶又苦於碾確無多，每日不能舂出三百石，不足以應諸路之求。每月解子藥各三萬斤，不能再多。望弟量入爲出，少操幾次，以省火藥爲囑。紮營圖閱悉，得幾場大雨，吟崑等營，必日鬆矣！處處皆係兩層：前層拒城賊，後層防援賊，當可穩固無虞。少泉代買之洋槍，今日交到一單，待物到卽解。弟處洋物，機括太靈，多不耐久，宜慎用之。次青之事，弟所進箴規，極是！極是！吾過矣！吾過矣，吾因鄭魁士享當世大名，去年袁翁兩處，及京師臺諫，尙累疏保鄭爲名將，以爲不妨與李並舉。又有鄭罪重，李情輕，暨王銳意招之等語，以爲比前摺略輕。逮拜摺之後，通首讀來，實使次青難堪。今弟指出，余益覺大負次青，惶愧無地，余生平於朋友中，負人甚少，惟負次青實甚。兩弟爲我設法，有可挽回之處，余不憚改過也！

致澄侯弟 (六月初四日)

鴻兒印卷之費，余意三分各百千，尙是道光初年樣子。弟意學書一分，宜少，自是正辦，請弟斟酌。其兩位老師，則百千斷不可少。蓋學署清苦，而羅老師又賢而好學也！沉季在金陵，尙無信息。春霆在甯國，兩獲勝仗；開甯城少糧，八月可望克復。少荃在上海，獲一大勝仗，此後可穩紮矣！安慶前苦亢旱，自十九至今大雨不止，十分霑足，茲寄回高麗參

五斤，參不甚佳，而價則貴，宜以新石灰養之。

致沅季弟（六月初八日）

接少荃信，知偽忠王在上海受創而返，即日來援金陵。弟等濠牆已固，應足禦之。所慮者，夏月士卒多病，恐隊伍單弱。銀米子藥等事，吾必設法多解，竭平日之力辦之。援賊至金陵大戰，當在七月。此外弟應需之物，速寫信來，七月初尙可趕到。此間能辦之件，亦必先儘弟營也！臨戰之際，預先愛惜士卒精力，以備屆時辛苦熬夜，猶考試者場前靜養也！

同前（六月初九日）

接沅弟營圖一紙，圖中各營布置尙妥；惟有一處，余不放心。江東橋之河，在季弟各營之前面。大勝關進口之河，在季弟各營之後面。此兩河寬若干丈，深若干尺，可踰淺以渡否？如可踰淺以過，則恒崑吟保各營，亦前後受敵。所招降卒，新營本不可靠，而陶保堂張吟又紛紛死病相繼。十營占地頗廣，事急之際，季弟豈能一一照顧。該處爲全軍糧路所在，兩弟細細審量一方。吟保平盛等營，果能禁受狂風大浪否？余所疑者，在此一處，望弟加倍小心。

同前（六月初十日）



專丁來信，應復者，條列如左：

一，援賊大至，余甚爲懸系。崇天義張姓似是去春守徽州者；詭計甚多，打硬仗亦不甚悍。僞忠王前年十月在羊棧嶺，去年住建昌等處，均不甚悍，專講避實擊虛。弟所部新勇太多，總以「不出濠浪戰」五字爲主。如看確賊之伎倆，偶然一戰，則聽弟十分審慎出之，余但求弟自固耳！

一，上海軍情，昨已將少荃信鈔寄周沐潤，業經批令來皖，幫辦文案，許惇詩有才而名聲太壞。南坡專好用名望素劣之人，如前湖南胡聽泉影器之李茂齋皆爲人所所指目；卽與裕時卿金眉生交契，亦殊非正人行徑。弟與南坡至好，不可不知其所短。余用周叟甫，亦係許金之流。近日兩奉寄諭查詢，亦因名望太劣，故毀譽交來。悠悠之口，本難盡信；然君子愛惜聲名，常存冰淵惴惴之心。蓋古今因名望之劣而獲罪者極多，不能不慎修以遠罪。吾兄弟於有才而無德者，亦當不沒其長而稍遠其人。

同前 (六月十二日)

援賊已到四五萬，究竟在城內乎？抑在秣陵關一帶乎？賊若來撲弟之營濠，在秣陵關等處打館，往返太遠，我已反客爲主；渠於烈日之下，必難久熬。若移至我營近處紮壘，果有佳

處，可紮五六萬人否？自城中搬柴米出來，果有若干里？望查示。五彩關防，閱過均妥，五人亦均勝統帶之任。杏南將來或可比金逸亭，晴窗或可比劉嶽昭；蕭張劉則朱唐之亞也！時時勤教勤講，渠輩亦有進益，弟亦可互相警惕。春霆兩句無信，其軍銀米兩缺，懸系之至。

致澄候弟

(六月十四日)

科一身體若能吃辛苦，令其鄉試，亦無不可。余甲午鄉試，實畏其熱，如火如燄；今年多一閏月，則頭八月必酷熱可知。余不欲其入場，非過於姑息，實因年紀太輕，不能耐此苦耳！沅季在金陵，援賊雖到而尚無動作。多公本應會剿金陵，因陝西不靖，朝旨與官多之奏，均須先赴秦中一行。鮑春霆在甯國兩獲勝仗，聞援賊亦多，難遽得手。今年值各路順利之時，而忽添此一大波折，不知天心竟待何時乃厭亂也！

致沅浦弟

(六月二十日)

此次洋槍合用，前次解去之百支，果合用否？如有不合之處，一一指出；蓋前次亦花大價錢買來。若過於吃虧，不能不一與之申說也！吾因近日辦事，名望關係不淺，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，弟則謂我不應述及。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，吾有所聞，自當一一告弟；明責婉勸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豈可祕而不宣。鄂之於季，自係有意與之爲難。名望所在，是

非於是乎出，賞罰於是乎分；卽餉之有無，亦於是乎判。去冬余眉生被數人參劾後，至鈔沒其家，妻孥中夜露立，豈果有萬分罪惡哉？亦因名望所在，賞罰隨之也！衆口悠悠，初不知其所自起，亦不知其所由止。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，而悍然不顧，則謗且日騰；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，而抑然自修，則謗亦日熄。吾願弟等之抑然，不願弟等之悍然；願弟等敬聽吾言，手足式好，同禦外侮，不願弟等各逞己見，於門內計較雌雄，反忘外患。至阿兄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時時有顛墜之虞。吾通閱古今人物，似此名位權勢，能保全善終者極少。深恐全盛之時，不克庇蔭弟等；吾顛墜之際，或致連累弟等。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詞，互相勸誡，庶幾免於大戾。酷熱不能治事，深以爲苦。

致沅季弟（六月二十二日）

賊匪於地勢之遠近，方向之東西，全不了了，宜其屢敗不振；然官兵亦自當處處嚴防。今甯國雖已克復，吾於旌德三溪一路，尤不敢疎忽也！聞九洲洲之北，吳世忠已開河一道，可通舟楫。洲上之賊，應不能再犯。北岸吉左兩營，弟調至金柱關，當無他慮。多公調石清吉十營至金陵會剿；鮑軍亦可由東霸溧水而至金陵。八月以後，弟處當不孤矣！

致沅浦弟（六月二十三日）

張勝祿竟以微傷殞命，可惜！可痛！可痛！余昔年慟塔智亭之歿，失一威望之將；悼畢印候之逝，失一驍悍之將。張聲揚雖不如塔；似已遠過於畢。一軍之中，得此等人，千難萬難。靈輓過安慶時，余當下河祭奠，賻恤其家。李臣典果足爲繼起之賢否？凌有和崔文田李金洲三人，余俱不甚熟。大約選將以打仗堅忍爲第一義；而說話宜有修理，利心不可太濃，兩者亦第二義也！十六日之仗，崔文田等出卡在大濠外否？劉南雲等亦出卡否，洋槍與大礮，劈山礮，三者比較究竟何者羣子最遠？校驗見告。弟兩次鈔示寄喬鶴儕信，多影響之談。淮鹽向以江督爲主；江督猶東，運司猶佃也！弟欲從鹽中設法生財，不謀之於我，而謀之於喬，何也？鹽務利弊，萬言難盡；然扼要亦不過數語。太平之世兩語曰：『出處防偷漏，售處防侵佔。』亂離之世兩語曰：『暗販抽散釐，明販收總稅。』何謂出處防偷漏？鹽出於海濱場窰，商販赴場買鹽，每斤完鹽價二三文，交窰丁收；納官課五六文，交院司收。其有專完窰丁之鹽價，不納院司之官課者，謂之私鹽，卽偷漏也！何謂售處防侵佔？如兩湖江西，均係應銷淮鹽之引地；主持淮政者，卽須霸住三省之地，只許民食淮鹽，不許鄂民食川私，湘民食粵私，江民食閩私。亦不許川粵閩各販，侵我淮地，此所謂防侵佔也！何謂暗販抽散釐？軍興以來，細民在下游販鹽，經過賊中金陵安慶等處，售於上游華陽吳城武穴等處，無引無票

無照，是爲暗販。無論賊卡官卡，到處完釐，是謂抽散釐也！何謂明販收總稅？去年官帥給票與商人和意誠號，本年喬公給票與商人和駿發號，目下余亦給票與和駿發，皆令其在秦州運鹽，在運司納課，用洋船拖過九洑洲在於上游售賣，售於湖北者，在安慶收稅每斤十文半；在武昌收九文半。售於江西者，在安慶每斤收十四文，在吳城收八文。此所謂明販收總稅也！弟前令劉履祥在大通開官鹽店，小屯小賣，是暗販之行徑。今欲令二三商人，赴喬公處領鹽駛上行銷，是明販之行徑。若使照和意誠和駿發之例，亦在運署納課，亦雇洋船拖過九洑洲，亦在皖與武昌完二十文，皖與吳城完二十文，則此外爲利無幾。若不照和意誠和駿發之例，概不完釐，則有益於弟，有損於兄，殊不足以服衆。本年四月劉履祥在下游運鹽數船駛上，亦用洋船拖過賊境，被荻港卞員王壽祺攔住。劉履祥寄函與王，請完釐釋放。厥後過鹽河華陽，竟未完釐。此事人多不服，余亦惡之，擬即將劉履祥撤去，并將大通官鹽店拆毀。蓋所得無多，徒壞我名聲，亂我紀綱也！弟亦不必與喬公謀鹽。弟以後專管軍事，莫管餉事可也！

致沅季弟 (六月二十六日)

沅信并祭文稿一件，情極沈摯，辭尤雅麗，似近日大有長進。弟平日寫信，修理清晰，

而失之繁冗，往往於業經說明之事，再加一二層，反覺無當。此次一意承接，不漏不蔓，可喜之至；此後弟每動筆，不患其不明，患其太多；意盡則止，辭足則止，不必再添也！銀票不停片刻；不少分釐，弟可徧告各處，不僅弟營爲然。弟與季合統二萬一千人，每月所收各卡釐金，約計二萬金；余再囑隋龍淵解六萬三千金，當辦得到，弟儘可放心。甯國克復，弟處二十日尙無確耗，此後宜專派多人在外探信，至要！至要！

同前 (六月二十九日)

日來不接弟等信，想營次平安。春霆克復甯國，至今無公牘私函來此，不解何故？或乘勝進攻廣德東壩耶？抑別有疏失耶？如果克復廣德東壩，則擬以韋志浚守廣德，王可陞守東壩，凱章守甯郡甯邑，雲巖守旌德三溪，桂生守徽州，周萬倬守兩營守蕪湖。而春霆從溧陽溧水句容遠至金陵之東北，庶爲得勢。不知果能盡如人意否？多公自武昌起程西上。聞秦中漢回仇殺，已成鉅案。多公此行能僅至豫，而不至陝，或可速了。一入關中，則不復能東還矣！

同前 (七月初一日)

專差至，接兩弟書。沉於二十五早大戰之後，尙能寫二十二葉之多，可謂強矯矣！所言

俱能切中事理。凡善將兵者，日日申誡將領，訓練士卒，遇有戰陣小挫，則於其將領，責之戒之，甚者或殺之，或且泣且教，終日絮聒不休，正所以愛其部曲，保其本營之門面聲名也！不善將兵者，不責本營之將弁，而妬他軍之勝；已不求部下之自強，而但恭維上司，應酬朋輩，以要求名譽，則計更左矣！余對兩弟絮聒不休，亦猶對將領，且責且戒，且泣且教也！良田美宅，來人指摘，弟當三思，不可自是。吾位固高，弟位亦實不卑；吾名固大，弟名亦實不小，而猶沾沾培墳墓以永富貴，謀田廬以貽子孫，豈非過計哉？廿五日又獲大勝，以後應可跼穩脚跟。然計賊之技倆，必再來前後猛撲一次，尙宜穩慎待之。

致沅浦弟（七月初五日）

九洑洲以北之河既成，李世忠可大獲鹽利。吾亦幸金陵之賊，永無北岸之接濟，鎮揚之兵易通上游之消息，此公私兩便也！希庵近日病頗重，咳嗽吐痰，夜不能睡，并須杖出入，聞之深以爲慮。作梅之醫理，余以爲不可恃；而潤希皆深信之，恐貽誤不淺也！陝西漢回仇殺，聞死人至三十萬之多。看來西北劫數，方興未艾。天意茫茫，不知何日能遂厭亂？諭旨屢催多公入關。此等紛糾之事，亦殊非多公所長。朝廷似有中興之象，而四方兵端日增，良爲憂灼。

致沅季弟（七月二十日）

季弟病似瘧疾，近已全愈否？吾不以季病之易發爲慮，而以季好輕下藥爲慮。吾在外日久，閱事日多，每勸人以不服藥爲上策。吳彤雲近病極重：水米不進，已十四日矣！十六夜四更，已將後事料理，手函託我，余一概應允，而始終勸其不服藥。自初十日起，至今不服藥。十一天，昨夜竟大有轉機，瘧疾減去十之四；呃逆各症，減去十之七八，大約保無他變。希庵五月之季，病勢極重，余緘告之云：治心以一「廣大」二字爲藥；治身以「不藥」二字爲藥。并言作梅醫道不可恃。希乃斷藥月餘，近日病已全愈，咳嗽亦止。是二人者，皆不服藥之明效大驗。季弟信藥太過，自信亦太深，故余所慮不在於病，而在於服藥。茲諄諄以不服藥爲戒，望季曲從之，沅力勸之，至要！至囑！季弟信中所商六條，皆可允行。回家之期，不如待金陵克後，庶幾一勞永逸。如營中難耐久勞，或來安慶閑散十日八日，待火輪船之便，復還金陵本營，亦無不可。若能耐勞耐煩，則在營久熬更好，與弟之名曰「貞」，號曰「恆」者，尤相符合。其餘各條皆辦得到，弟可放心。上海四萬尙未到；到時當全解沅處。東征局於七月三萬之外，又有專解金陵五萬。到時，亦當全解沅處。東局保案，自可照准；弟保案，亦日內趕辦。雪琴今日來省，筱泉亦到。



致澄侯弟 (七月二十四日)

近日諸事平安，沅季在金陵，並未開仗。鮑春霆克甯國後，尙未進兵。希庵於初八日，簡授欽差大臣，咨請余代奏謝恩，并請辭謝重任，回籍守制，已於廿一日代爲陳奏。渠以二十二日，自六安起行來安慶；俟奉到賞假諭旨，卽行歸里。袁午橋開缺以後，病勢甚重，不審能再駐臨淮辦事否？若午希皆去，余須兼顧淮北，精力萬照管不到。近日身體頗好，瘡癬皆愈；但畏熱殊甚，汗出如雨。殆亦老年必有之象！弟近日體氣何如？常服藥否？余今年未服補藥；蓋見胡潤帥晚年病象，未必非補藥太過之咎耳！

致沅季弟 (七月二十五日)

久不接來信，不知季病全愈否？各營平安否？東征局專解沅餉五萬，上海許解四萬，至今尙未到皖。閱新聞紙，其中一條，言何根雲六月初七正法，讀之悚懼惆悵！余去歲臘尾買鹿茸一架，銀百九十兩，嫌其太貴。今年身體較好，未服補藥，亦未喫丸藥。茲將此茸送至金陵，沅弟配製後，與季弟分食之。中秋涼後，或可漸服，但偶有傷風微恙，則不宜服。余閱歷已久，覺有病時，斷不可吃藥；無病時可偶服補劑調理，亦不可多。吳彤雲大病二十日，竟以不藥而愈。鄧寅皆終身多病，未嘗服藥一次。季弟病時，好服藥，且好易方，沅弟服補劑，

失之太多，故余切戒之，望弟牢記之。弟營起極早，飯後始天明，甚爲喜慰！吾輩仰法家訓，惟早起，務農，疏醫，遠巫四者，尤爲切要。

同前 (七月二十八日)

接沅弟排遞一緘。大懨禮神，以驅厲氣而鼓衆心，或亦足以卻病。余寸心憂灼，未嘗少安。一則以弟營與鮑營病者太多，爲之心悸；二則各縣禾稼前傷於旱，繼而蝗蟲陰雨，皆有所損，收成歉薄，各軍勇夫七萬人，難於辦米；三則以秦禍日烈，多公不能違了，袁李皆將去位，長淮南北，千里空虛。天意茫茫，竟不知果有厭亂之期否？幸季弟瘡疾速愈，大爲欣慰。觀民心之思治，賊情之渙散，金陵似有可克之機。然古來成大功名者，除千載一郭汾陽外，恆有多少風波，多少災難，談何容易。願與吾弟兢兢業業，各懷臨深履薄之懼，以冀免於大戾。東征局五萬，因北風太大，尙未到省。此月竟止解去五萬，下月必補足也！

同前 (八月初四日)

希庵昨日到省，氣象瘦黑，咳嗽不止，病殊不輕。本日接奉諭旨，不准回籍治喪，賞銀八百兩，飭地方官妥爲經理。天恩優渥，無以復加。然希庵歸思極切，且其病似內傷，非回家安心調養，斷難速痊。渠擬自行具摺陳情，拜疏卽行。論君恩則有負，論病狀則無愧也！

同前 (八月初七日)

日內未接弟信，想季瘡全愈爲祝。余日日至希庵處看視。其體瘦多咳，略似內傷，而神氣尙凝聚；靜心調養，當可全愈。即日自行具摺陳情，懇請回籍一行；計二十八九可奉批旨。如再不蒙俞允，則續行陳情，拜疏即行。渠於送奠儀者，一概辭謝；雖余兄弟與雪琴者，皆不受。此外則並祭幛而辭之。袁帥病勢頗重，斷難久留。余之責任太重，深爲焦灼。東局五萬，上海四萬，至今未到，昨日江西解到四萬，今日飛解弟處，稍濟眉急。金陵援賊，近日何如？各營病痛，比來少愈否？澄弟寄到家信，囑專人送金陵，茲專足送去。弟處送家信者，常失之太慢。余定限自皖至家十八天。以後弟逢八日寫信排遞余處，余逢四送家，則弟緘達湘，不滿一月矣！

同前 (八月二十一日)

專差到，接來信，具悉。吳委員解餉七萬，前緘已決其徑解金陵。該員不來安慶稟見，亦殊可怪！毛輝以此敦同舟之誼，而該員暗寓離間之心，世情澆薄如此！六屬丁漕，不能不駁。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恩詔豁免安徽失陷地方，今年錢漕，余與希庵會銜出示，定以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克復者，起征；恩詔以後克復者，不起征。茲將告示寄閱。和巢皆在不征之

列，得難違旨開辦。無爲懷慮等屬，雖辦抵征，然當分撥各軍。弟軍之視鮑張朱唐各軍，已極優矣！若再處處獨優，則人必不服，余亦無詞以告馬方伯，隋糧臺也！

致澄侯弟（閏八月初四日）

沅靈兩軍病疫，迄未稍愈。甯國各屬軍民，死亡相繼，道殣相望，河中積尸生蟲，往往緣船而上。河水及井水，皆不可食；其有力者，用舟載水於數百里之外。臭穢之氣，中人十病八九，誠宇宙之大劫，軍行奇苦也！洪容海投誠後，其黨黃朱等復叛，廣德州旣得復失。金柱關常有賊窺伺，近聞增至三四萬人，深可危慮。余心所懸念者惟此二處。余體氣平安，惟不能多說話；稍多則氣竭神乏。公事積閣，恐不免於貽誤。弟體亦不甚旺，總宜好好靜養，莫買田產，莫管公事，吾所囑者，二語而已！盛時常作衰時想，上場當念下場時！「富貴人家，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！」

致沅浦弟（閏八月十八日）

多帥回顧金陵之說，萬辦不到。陝西大亂，死者已四五十萬人，較三江兩湖之劫更鉅。余前復奏一疏，言多公果不入秦，當令駐軍南陽，其時蓋深知多之必入秦中；又不料弟與鮑張各軍，病勢如此之甚也！厥後官相與陝帥，屢疏秦催多公入陝；朝旨亦屢次催之，分派勝剿渭

北，多剿渭南，兼保省城。入關以後，萬不能東返矣！頃多公飛調廬州石清吉部下三營入陝，余已咨復截留，尚不知留得住否？且即奏調多軍回援金陵，至速亦在五個月以後。而金陵與鮑軍之危迫，必在兩月以內，遠水不能救近火。弟惟就現有兵力，專謀堅守，不圖出戰，早早布置，或尚可爲。兩弟共統兵二萬。若責以合圍，責以攻城，誠有不能；若責以專守營壘，似亦無辭可以諉謝。病疫乃是天意，弟與鮑張朱唐各軍皆病。多軍東返，遂能保其不大病乎？弟當與各營官力圖自固。身居絕地，只有死中求生之法，切不可專盼多軍，致將卒始因求助而懈弛，後因失望而氣餒也！弟若另求保營之法，只有兩法，略可補救：一法，商之毛郭黃趙，在湖南飛募新卒，前來補缺；一法調竹莊團防營，與周萬倬共守蕪湖，而騰出王可陞之兵爲活兵，危急之際，或助弟或助鮑也。然二萬人不能守營，添王可陞遂能守乎？殊深焦慮。

同前（閏八月十九日）

多公不能回軍東指，前信略述其概。本日接嚴渭春一緘，稱多公在商南小挫，散去四營恐，未必確。其稱多帥昨奉諭旨，又令回剿楚豫髮捻，不必入關，則必見廷寄之言。多若果回楚豫，則弟欲奏請會攻金陵，或有幾希之望。然余接多公在商南發信，業已入關；其部下

雷正綰已至陝西城外，爲解省圍之計。秦中官紳，未必肯放多帥出關；而多公不攜雷鎮十營偕行，必不肯獨自東還。是多公不能出關回剿楚豫，十居其七；即能回楚豫，亦不能會勦金陵。以鄙見計之，多軍長途之辛苦，部落之分散，接濟之不便，事機之不順，多公必不免於懊惱，將士必不免於疾病。若再東行三千餘里，而至金陵，則辛苦尤甚。無論其不能東來；來亦必不能速，難遽得力。故余欲弟力求自保，斷不可指望多公，致誤大事，至囑！至囑！多公閱歷尙淺，四五月間，自請援陝，與官公密商密奏，皆祕不使余知。彼時銳意立功西北，豈料今日尙在商南，所謂「事非經過不知難」也！弟今欲多軍速回金陵，亦不知事之難也。余千思百計，無術可救弟之危；惟令團防營南渡，與周萬倬會守蕪湖，騰出王可陞一軍，留助弟處一臂之力。然弟二萬人不能堅守，添二千餘人，豈遂足恃，聊盡心焉耳！宸軒願助我辦粵釐，亦可感也！

同前 (閏八月二十一日)

雪琴信來，賊分三大枝上犯，僞侍王一枝專攻金陵，侍逆尙在衢嚴一帶。此信或未必確；然大枝賊撲犯之說，則處處皆同，大約弟處九月必有戰事矣！季弟各營，所守一段，乃弟之糧路所關，其營皆新集之卒，未歷戰陣，未經風波，恐大股賊甫至，而各營望風先潰，

糧路一失，弟所統各營，亦有不能不退之勢，則大局立壞。他處無兵可調，只留王可陞一軍爲援助金陵之地。弟或先將王可陞調至大勝關一帶，填紮季弟新勇八營牆內，而換出季弟之新勇，移駐蕪湖，似尙妥愜。陞字四營，雖亦係未經見仗之新勇，而較之季弟新勇，或者略勝。王可陞二千七百人，可紮五壘。弟於湘恆等十營中，挑留五營，而抽五營移於蕪湖以上，季若不願在金陵，亦可移至蕪湖以上，惟弟斟酌行之。余相隔太遠，不敢懸揣，系念無已！

同前 (閏八月二十四日)

次青之案，竟是假信，亦殊可詫，余第三次引入他案作證，以鄭冠士與次青相提并論，亦尙非擬不於倫。鄭魁士在江南江北，聲名極好，翁中丞於十年奏「力求名將，以保皖北危局」一摺，袁午帥於十一年奏請「起用宿將，幫辦軍務」一摺，皆極言鄭魁士忠勇冠時。至今鄭告病在籍，尙食全俸。弟若見翁袁二摺，則知此人之亨大名。余躋李於鄭之上，片中頗有斟酌。弟試取原片而再閱之，當可釋然。惟與我昔共患難之人，無論生死，皆有令名。次青之名，由我而敗，不能挽回，茲其所以耿耿耳！希庵於廿三日開行回籍；義渠卽於是日督省，定於廿六日接印。希之吐血已愈，而咳嗽未止，瘦亦殊甚；幸吃飯多有味，夜眠極

醜。此次歸去，亦志愜神逸，當可調理就痊耳！義渠言多師營勇，逃者極多。楊得武之弟凱字營，在樊城逃回九十人，在荊子關又逃回百五十人；他營逃者亦禁拿不住。吾料此行，多公必懊悔，全軍必衰弱，恐不幸而言中。弟須力求自立，不可盼望多軍，至囑！王可陞一軍，亦不宜輕易調去。一至金陵，則成呆軍，能進不能退，不如在蕪湖甯國之活也！

同前（九月初一日）

昨日未接弟信，憂系不釋。兄弟相隔太遠，不能相顧；雖欲百計救助，而信到金陵，已在賊到十日之外，凶鋒已過矣！計此三日內，已發軍火一批，餉銀二萬，護軍湘後營挑勇共四百人，發信請厚庵救助，請任星元救助，發札調陳東友賴榮光二營歸弟調遣。今日發炸彈，派人去放；調石清吉親帶三營前往，紮保江邊餉道。此數者若件件做到，亦自不無小補；特患最危最急，在廿五六七等日，而余所發之援兵，均在九月初五日後乃到。乃知軍事呼吸之際，父子兄弟，不能相顧，全靠一己耳！今日接奉廷寄，極可欽感，錄寄一閱。

同前（九月初二日）

自十九至廿五夜，苦守已七日，後此應可無虞，至慰！至慰！季弟所守江濱一段，係糧運至要之地；而用收降新集之卒，吾深為憂慮。不料季能穩慎有條。弟所寄前後各信，竟無



一字稍涉愴張；又能聯絡水師，使之樂爲我用，佳哉！吾兩弟可謂賢且勞矣，願從此益加謹慎。再過十日，賊若無如弟何，自必潰而之他。賊數聞以十萬計，每日須食米千石；若無大舟搬運，何能持久？吾在徽用兵二載，深知陸路運米之難。即在金陵城內，運至殺里村一帶，數十里之內，月運三萬石，經理亦極不易。况城賊之米，未必肯多搬出耶？弟守事既穩，以後余惟多辦銀米子藥接濟，弟可以放心，斷不缺乏。甯國守城之事，已有把握。此後只求金柱關一帶水師不挫，則處處皆穩矣！

## 致沅季弟（九月初三日）

得沅弟信，知西南隅安如泰山，糧道無虞，至以爲慰！日內無他變症否？懸念之至！此間解去之開花礮，計初七八乃可到金陵，我亦有此物，或可定軍心而沮賊氣。厚庵兵力太單，深以爲憂。頃撥水師兩營往助，計初六七乃可抵金陵一帶，不知趕得上否？正封緘間，接沅信，知守局已穩，可慰之至！南雲三營，最爲高衝。弟派信營往換，正與十年春霆營在小池驛左營，以多營換守數日，辦法相同。守勢已定，再添賊來撲，亦不足畏。所慮忠逆全股上攻金柱一帶，而對逆與弟軍相持耳！調援兵殊不應手。石清吉之十營，官帥業已調去六營，拔行矣！王可陞一軍，早有札歸弟調遣。弟處若站得住，仍留王在大圍之外較活，惟弟酌之。

致澄侯弟 (九月初四日)

沉弟金陵一軍，危險異常！僞忠王率悍賊十餘萬，晝夜猛撲，洋鎗極多；又有西洋之落地開花砲。幸沉弟小心堅守，應可保全無虞。鮑春霆至蕪湖養病，宋國永代統甯國一軍，分六營出剿，小挫一次。春霆力病回營，凱章全軍亦趕至甯國守城。雖病者極多，而鮑張合力，此路或可保全。又聞賊於東甯擡船至甯郡諸湖之內，將圖衝出大江，不知楊彭能知之否？若水師安穩，則全局不至決裂耳！來信言余於沉弟，既愛其才，宜略其小節，甚是！甚是！沉弟之才，不特吾族所少，即當世亦實不多具。然爲兄者，總宜獎其所長，而兼規其短；若明知其錯，而一概不說，則非特沉一人之錯，而一家之錯也！吾家於本縣父母官，不必力贊其賢，不可力詆其非；與之相處，宜在若遠若近，不親不疎之間。渠有慶弔，吾家必到；渠有公事，須紳士助力者，吾家不出頭，亦不躲避。渠於前後任之交代，上司衙門之請託，則吾家絲毫不可與聞。弟既如此，并告子姪輩常常如此。子姪若與官相見，總以「謙謹」二字爲主。

致沅浦弟 (同日)

該逆以全力攻東隅，傷亡過多，殊恐難以久支，焦灼已極！二日內又轉大北風，於上游

接濟諸物，大不方便，焦灼之至！然無論到否，日內必再續解火藥彈子一批，江西有銀二萬在途，一到，即日續解。特無援兵可撥，該逆萬無自退之理。忠逆一股，去年圍建昌，亦凶悍之至。後黃印山等堅守，無隙可乘，彼圍攻十九日解去；厥後在豐城與春霆打仗，聞交手不久即敗。今年在上海與少泉一軍交仗，除洋鎗甚多外，似無他奇技。該逆欺弟軍全不能戰。弟若能挑得七八千不病之勇出濠，與之力戰一次，亦是一法。去僞侍王在樂平欺左軍不能戰，猛圍猛攻，業三日矣！左帥暗與各營約定，待賊疲乏散漫之時，猛然出隊力戰；侍賊是夜即遁。不知弟處可用此法否？如用此法，總須善於相機。第一要看賊散布在我營外最近之處；第二要看賊疲乏思歸之時；第三要辨得賊之強枝安在，弱枝安在，乃可交手。弟與諸營，熟商行之。如無病者不滿七千，則難作此計矣！

致沅浦弟（九月初五日）

僞侍王率三四萬賊，於閏八月十四日，自浙之龍遊起行，亦赴金陵。約計侍逆，此時已到金陵。不知弟已調王可陞至濠內否？今日余又函催王可陞迅赴弟矣！總之九月二十日以前，王可陞程學啓二人必到弟濠之內。十月二十以前，鮑軍必到太平采石大勝關一帶。十一月二十以前，多公亦必至太平采石一帶。只望我賢弟苦守此兩月。而尤苦者，在王程未到之

先。若王程既到，弟新募之卒，陸續而至，則弟亦可出濠一戰。弟處彈子少而不甚合用，日內趕製趕解，必可接濟。

致沅季弟（九月初七日）

接初一日信，知已穩守十晝夜。曾豈凡之病傷，亦得救全，至慰！至慰！惟倪桂是年弟左右第一奮勇可靠之人，竟爾陣亡，可憫！可敬！弟從此亦須保重，不必常往危險之地；余從不以此等言勸弟。今守局已穩，與初到危險之時，又當稍別，望弟酌之。石清吉病莫能興。派參將梁美材等三營，遵調南渡，救援金陵，余以蕪湖關係極大，又劉世堦請留陞營守蕪，余批令陞營決須赴援金陵，而調梁美材三營，督守蕪湖。日內北風甚大，想陞字營不能開赴弟處，弟催令陞營陸續前進可也！調程學啓之札，昨日搭洋船下去，初九可到。程學啓或於十五後可抵金陵。王程與弟之數勇三千到齊，縱外無援兵，弟亦可從內打出矣！

致沅浦弟（九月初八日）

接吳竹莊信，尙留王同守蕪湖。蕪湖存，金陵之吉凶，尙未可知；蕪湖若亡，則金陵萬無可救之理矣！且如此大逆風，王可陞亦萬無飛入金陵之法。弟若稍足自立，或卽令王無庸離蕪，可否。祈弟酌之。營壘之不得地勢者，可否另築一壘，移居其中，以養兵力？程學啓

一軍，吾必調之至金陵助守。他事或辦不到，此事必辦得到，望堅忍以待。

致沅季弟（九月初九日）

連接來信，略爲寬舒；然危險情狀，仍流露於紙上。護軍營勇，有自金陵歸者，言初四夜弟營無恙；又言初六在東梁一帶，見陞營水陸，急赴金陵，北風極大，恐初七尙未到。余憂灼之情，以初五夜爲甚，不知是夜如何危殆！初六七夜，愁雲闇淡，初八則月色清明，今日北風亦稍息矣！現備軍火一船，專候輪舟到，拖帶下去，此後弟之子藥銀米，不患不能解濟；特目下十日恐缺乏耳！王可陞既赴弟處，聞蕪湖十分驚慌。萬一蕪湖失守，弟亦當安心堅守，總待王程二將到齊，出濠與之決戰；程學啓未到之先，仍以堅守爲主。縮十營近西頭，此法甚好！何爲遲疑不決？凡用兵最重「氣勢」二字。此次弟以二萬人駐於該處，大不得勢。兵勇之力，須常留其有餘，乃能養其銳氣。縮地約守，亦所以蓄氣也！

致沅浦弟（九月初十日）

接弟信，局勢稍穩，寸心稍慰。所備子藥一船，派先鋒官任祖文專解者，已附洋船拖帶下去，計明日可抵金陵，此余近日一快心事也！一月內，各處援兵皆可到齊，必有佳音。萬一蕪湖或有疎失，弟亦唯苦心堅守；王程助之於內，李世忠助之於外，必可一戰解圍。切莫

慌亂，至嗎！

同前 (九月十一日)

初五早之捷，破賊十三壘，從此守局應可穩固，至以爲慰！縮營之說，我極以爲然：既不能圍城賊，又不能破援賊，專圖自保，自以氣斂局緊爲妥，何必以多占數里爲美哉？及今縮攏，少幾個當衝的營盤，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，每夜少幾百人露立，亦是便益。「氣斂局緊」四字，凡用兵、處處皆然不僅此次也！所需洋槍洋藥銅帽等，即日當專長龍船解去。然制勝之道，實在人而不在器。鮑春霆并無洋槍洋藥，然亦屢當大敵。前年十月，去年六月，亦曾與忠曾接仗，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爲憾。和張在金陵時，洋人軍器最多，而無救於十年三月之敗。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，則風氣所趨，恐部下將士，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，無反已守拙之道，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自覺，不可不深思，不可不猛省。真美人不甚爭珠翠，真書家不甚爭筆墨；然則將士之真善戰者，豈必力爭洋槍洋藥乎？聞霆軍營務處馮標說：『霆營現以病者安置城內，盡挑好者紮營城外。』亦是一法。弟處或可做而行之。將病者傷者全送江北，令在西梁運漕等處養息；專留好者在營，將東頭太遠之營，縮於中路西路。又將病傷太多之營，縮而小之，或以二營併而一之；認真簡閱一番，實在精壯可得若干人。待王程到

齊，再行出濠大戰。目下若不縮營蓄銳，恐久疲之後，亦難與言戰也！穆海航在無爲州，已札飭將抵征之項，銀米并收，聞百姓歡欣之至。弟託之辦兩月米糧，必做得到，即當告之。

同前 (九月十二日)

天久不雨，秋末恐有久雨泥淋，此理勢之必然者。吾意欲弟早早縮營，氣斂局緊，常常有餘，以與賊相持。一則恐雨後牆坍，處處不能照顧；二則王程到後，抽隊出戰，亦須留隊守壘，愈短愈緊，則愈易守也！甯國縣城失守，朱守旌德，唐守徽州，十分吃重。春震亦三面受敵，自顧不暇，不能援救弟處。弟惟待王程到後，力戰力守，庶有解圍之一日；否則他處竟無援兵可盼。昨信勸弟縮營併營，送病者傷者於江北，弟意果行之否？

致沅季弟 (九月十三日)

都將軍派兵四營來助守，固屬可喜，而亦未必可恃。凡危急之時，只有在己者靠得住，其在人者皆不可靠。恃之以守，恐其臨危而先亂；恃之以戰，恐其猛進而驟退。幸四營人數不多，或不致攪動弟處全局；否則彼軍另有風氣，另有號令，恐非徒無益，而反有損，弟宜謹慎用之。去年春間，弟不要陳大富一軍，又不留成大吉一軍，余深喜弟之有識有志也！子藥銀米，余刻刻不忘，弟刻刻宜存節省之意，不必函函苦催。大約弟設身處地所能辦到者，

兄亦必能辦到；兄所束手不能辦者，雖弟設身處地，亦無如何也！

致沅浦弟（九月十四日）

余於初四日，接臬泉公牘，知僞侍王將續到金陵，憂悸不可言狀。今弟此信，尙有把握，又力贊王可陞之將材，意者守局業臻穩固乎？王可陞之精選石營，陞字後營，須全行調赴金陵。陞字皆新集之卒，弟不可恃之過深。其梁美材等三營，卽令改紮蕪湖。目下稍厚蕪湖金陵之聲援，將來北岸有事，梁美材仍回守無爲州也！程學啓尙在青浦，余已兩次飛調，礙難忽行停止。少荃所派合肥勇者，係張樹聲等五營，業已成軍起行，余留之暫守運漕。萬一孝感馬融和一股，下竄北岸，守住廬州無爲運漕三處，庶不至掣動南岸全局。張樹聲等，現雖置無用之地，然不可少也！

同前（九月十五日）

接專差攜歸之信，具悉守局已定。都部及陞營，現尙未派汛地，自是行有餘力之象，至慰！至慰！鮑軍病者死者，比之金陵更多；又有新河莊之挫，副中及峯禮等六營，折損頗多，不復成隊；又有甯國縣城之失，韋洪兩部，全數潰敗。是靈軍之元氣大虧，威望亦損。朱雲岩既因堅守旌德，不能隨鮑遠行，則鮑亦獨立單薄，未敢令其由官圩直取小丹陽，仍須以



穩重爲主；昨日已專緘告之，囑其專剿甯國之賊，不必作援金陵之想。弟處守戰，皆須全靠自己，切莫盼望他人。其可盼者，只有都部與程王兩軍，及回河續招之三千人而已！多禮堂一軍，余與官都李四處具奏，渠亦迫思東還，大約十一月必到。和州一帶，只要處處守定，至冬間不患無轉機也！火藥實接濟不上，弟當極力節省；子與銀米，尙可敷衍。

再去年三月十四日，左李帥在樂平之戰，全在善於蓄勢審機，茲將渠原信寄弟一閱。兵無常法，弟不可泥左之法以爲法，拘左之機以爲機；然亦可資參採。大約與巨寇戰，總須避其銳氣，擊其惰歸，乃爲善耳！

同前（九月十六日）

弟望火藥迫切之至，而任祖文恰到，快慰可知！然火藥實接濟不上。江西省城，全數搜括，不滿四萬斤；所望者僅湖北耳！弟須時時存節省火藥之心，庶十月以後，猶可敷衍。侍逆之黨，爲左帥所攻，窮蹙之至。茲將左帥來信，并僞文鈔閱。蔣軍恐難速來。然左公接余兩信，當必分兵來助徽甯。目下春霆一軍，實嫌單薄，余已調梁美材三營，周萬倬四營助之。聞孝感之賊，回竄河南，皖北又少一患。

同前（九月十七日）

接少荃雲仙信，知程學啓以守嘉定等處，不能上援金陵。彼既爲大局所關，而弟之初心，亦本不欲調程將西來，弱松滬之力，掣少荃之肘。惟少荃另調所謂常勝軍者，則殊非余之本意。常勝軍前爲華爾所帶，余已不願與之共事。今華爾已死，白齊文接統其衆，其能戰與否不可知；而其風氣迥別，不能與弟軍合處。則顯而易知。渠既前來，則此間攔阻亦趕不及，只好聽其自來；但斷不可令入弟軍長濠之內，只好令其先攻九洲下關等賊壘，冀稍掣賊之勢。如下遊不能取勝，則令白齊文等，由金柱關采石上游夾擊而下。雖未必大收其效，亦自無損於弟處，或亦善處之一道。白齊文部下名爲洋兵，實皆廣東甯波之人。驕侈成俗，額餉極貴，弟軍斷不宜與之共處。凡長濠以內，總須主兵強於客兵，一切皆由弟作主，號令歸一，而後不至僨事。至囑！至囑！弟若有信至滬，亦須先與說明。又接弟信，知兩處地道同穿，皆經堵住，欣慰之下，轉增憂悸，恐弟輕易出濠打仗，不敵賊之多且悍也！

同前 (九月十九日)

梁美材等三營，弟令其替守蕪湖，卽騰出精右，陸後，歸併金陵，正合余意。李世忠所部，係義渠彤雲等力勸余調之過江，助弟一臂之力。余一時心緒過忙，槍法遂亂；旋聞弟處局勢稍穩，已止調矣！火藥當再解二萬斤，帳棚擬再解五百架，銀錢則須順風數日，乃可過

鄱陽湖而抵安慶，目下實無妙法，可以速之。偽忠王之初計，本以全力先攻潘軍，不知何以變計，改而先攻弟軍？必有獻策者，言鮑軍堅而弟軍瑕也！看來月半內，該逆必不干休，必再多方猛撲。弟軍若出濠打仗，恐正中賊之計；賊所求之而不得者。似以堅守不出爲最妥，不必出而禦賊凶鋒。半月以後，白齊文必至；一月以後，新募之卒必至。我有日增之象，賊處已竭之勢，則我操勝算矣！弟意以爲何如？

同前（九月二十日）

弟於蕪湖金柱三處既穩，只要春霆一無疏失，則各路皆可化險爲夷。一至十月，新募之勇，陸續可至矣！火藥二萬，銀二萬，均於明日起解。嗣後事事接濟得上，不至缺乏。惟火藥一項，望弟認真樽節，切莫大意；洋鎗藥，總以少用爲是。余前接辦張小浦之徽防，其弃目人人皆有洋槍，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風，而張部亦次第裁汰，凡兵勇須有甯拙毋巧，甯故毋新之意，而後可以持久。弟莫笑我爲老生迂談也！

同前（九月二十四日）

賊之來援金陵，羣會大會二次，各路布置周妥而後來。賊處心積慮以求逞於我，我輕心深入，以僥倖於不可得之城。弟之驟進，余之調度，皆輕敵而不能精審。此次經一番大驚

恐，長一分大閱歷。如忠侍等會解圍而去，弟當趁勢退兵，以傷病羸弱者，循江濱退至金柱關，選精銳者整隊追賊，追至大官圩小丹陽一帶，與鮑軍互爲聲援。待新募之卒到後，認真整練，再行進兵。弟由高淳東壩溧陽以進宜興，鮑由建平廣德以進長興。兩路排進，相去常在百里內外。水師棋布於丹陽石臼南臣等湖，與陸軍相去，常在數十里內，旌旗相望。弟以金柱爲後路根本，鮑以蕪湖爲後路根本，處處聯絡，庶無全局瓦裂之患。宜興與長興兩城，皆在太湖西岸，陸軍到此休息停頓。待李朝斌水師辦成，駛入太湖後，陸軍再行前進。此大局所關，一年二年之軍勢，不可不早爲定計。若長紫雨花臺，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該處，援賊不來，則終歲清閒，全無一事；援賊再來，則歸路全斷。一螳潰隄，此等最險之着，只可一試再試，豈可屢屢試之，以爲兵家要訣乎？望弟早早定計。賊不解圍，則忍心堅守；賊若解圍，則以追爲退，不著痕跡。行兵最貴機局生活。弟在吉安安慶，機局已不甚活，至金陵則更呆矣！久晴之後，必苦陰雨；下弦之後，夜必晦暗，不知弟處仍能堅守否？縮濠恐長賊氣，即可定計不縮。營中米糧子藥，究竟尙可支若干日？我自能打算也！

致澄侯弟（九月二十四日）

唐萍翁違而淪謝，深堪悼慟！吾兄弟宜共贖以二百金，以答渠始終不忘先大夫之雅意。

沅弟在金陵苦守，已滿一月，實屬勞瘁異常。自閏月十九，援賊初到。直至九月二十日，皆晝晴夜月，清和光明；近三日風雨陰寒，不知別有變症否？營中病卒雖多，而軍心尙固，銀米子藥，均尙敷用，或可化險爲夷。吾此次焦灼，更甚於在祁門時。祁門關係一身之安危，此次則數萬人之性命也！

致沅浦弟（九月二十四日）

接二弟信，因余言及機勢，而弟極言此次審機之難。弟雖不言，而余已深知之。萃忠侍兩會極悍極多之賊，以求逞於弟軍久病之後，居然堅守無恙；人力之瘁，天事之助，非二者兼至，不能有今日也！當弟受傷，血流裹創，忍痛騎馬，周巡各營以安軍心，天地鬼神，實際此忱。以理勢論之，守局應可保全。然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，無論如何勞苦，如何有功，約定始終不提一字，不誇一句；知不知壹聽之人，順不順壹聽之天而已！審機審勢，猶在其後，第一先貴審力。審力者，知己知彼之切實工夫也！弟當初以孤軍進雨花臺，於審力工夫微欠。自賊到後，壹意若守，其好處又全在審力二字。更望將此二字直做到底。古人云：『兵驕必敗。』老子云：『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！』不審力，則所謂驕也！審力而不自足，即老子之所謂衷也！藥二萬，銀二萬，及洋鎗一批，日內准交輪舟拖帶東下。其餘銀米子藥，苦於逆風，

不能到皖。望弟穩守，不可急於出濠打仗。十月間，吾再添派護軍，令往助弟。弟之新勇，十月亦可趕到。昨日風雨，余極憂灼也！

同前 (九月二十五日)

陰雨作寒，天黑如磐，極念士卒守濠之苦。能守過廿三，四夜，則此後當就穩固。春霆來信，病已全好，精神比前加倍，軍心尙固。余又撥梁美材等營助之，計九月內必開大仗。渠處一經打動，則軍勢自可及於大官圩，小丹陽一帶，可與弟處遙爲聲援。至十月，精右營，陸後營必到；白齊文之常勝軍必到；趙玉班所部省城守兵千人必到，不患兵事之無轉機。江粵報解之餉，尙有十一萬兩在外。沈幼丹派胡長芝解銀二萬，火藥二萬，指明直解金陵。余函商少荃，亦請其撥銀四萬，直解金陵，不患餉事之無起色。只望弟與諸將，勉力支持九月抄十月初之苦境；過此則漸入佳境。今日天氣微霽，或不至久變，以苦我將士。

同前 (九月二十六日)

排遞一緘，具悉守局平穩。寄少荃信稿，與白齊文一軍約法三章，均屬切要之語。總之危急之際，惟有專靠自己，不靠他人，爲老實主意。卽如王可陞一軍，余久擬派助弟處，公蹟私函，不僅數次；至今月餘，尙有二營未到金陵。則此外如程學啓、蔣毓泉等軍之不能應手

救急，何足怪哉！連日陰雨夜黑，賊於夜間猛撲否！所慮者，雨後牆坍一變症，江濱水涸一變症。過此二者，皆能守住，則忠侍雖圍兩年，亦無如弟何矣！

同前（九月二十八日）

日內因風雨嚴寒，長夜深黑，正切焦慮；防守嚴密，實有把握，爲之大慰！只要雨後牆坍無變症，江濱水涸無變症，則雖久不解圍，亦自無妨。柴炭一項，今日派人去張家灘殷家匯收買。若買得幾十船裝下，金陵亦有小補。白齊文來援之事，余信語氣與弟寄少荃信語氣相吻合。總之，危急之際，莫靠他人，專靠自己，乃是穩者。弟惟專待新勇到齊，出壕一戰，不必別有盼望。礮礮交委員帶回甚是。在人不在器之說，余言終當驗也！

同前（九月二十九日）

南雲部卒殺至賊地道口，斃賊甚多，爲之一慰。今日又晴霽，羅朱周吳等邀同各營，又獲勝仗。從此太平官圩小丹陽之賊，當難站脚；忠逆侍逆之糧路柴路，必已掣動。忠侍若不解圍以去，則必分兵回救太平一帶。洋槍機括，弟營既善收拾，又勤於擦洗，余當令筱泉於粵釐項下購買。然我軍仍當以擡鳥刀矛及劈山礮爲根本。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，兼工詩賦雜藝則佳；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。則浮矣！至囑！

同前 (九月三十日)

南雲處地道已穿，從此東路應更穩妥；不知西路江邊水涸，尙有他變症否？周王羅朱之捷，於賊之糧路柴路，必有大損壞；可不打，而忠酋自退。弟堅持不浪戰之義，甚是！甚是！凡行兵須蓄不竭之氣，留有餘之力，左傳所稱再衰三竭，必敗之道也！弟營現雖士氣百倍，而不肯浪戰，正所謂留有餘之力也！孤軍駐雨花臺，後無退路，勢則竭矣！吾欲弟於賊退後，趁勢追賊，由東壩進溧陽宜興，所謂蓄不竭之勢也！望弟熟思定計。

同前 (十月初一日)

昨夕接春霆信，似有小挫之象。甯國霆凱兩軍，本較之弟軍，病者更甚，死者更多。凱章之病，近更沉重。渠信來有『難支一月，料理後事』等語，可憫！可敬！霆軍病故猛將，如黃慶伍華瀚之類，不可再得。吾前專憂慮弟處一軍，今又深憂霆軍矣！

同前 (十月初三日)

排遞一絨，知守局平安如常，至以爲慰！大官圩等處之糧，多爲我軍所焚，則金陵援賊之糧，必難久支；城賊之糧，多寡則不敢必耳！計忠侍引退之期，必不甚遠。吾前有信，囑弟以追爲退，改由東壩進兵；先剿溧陽，以至宜興，先佔太湖之西岸。水師亦由東壩進兵，



俾李朝斌先在太湖西岸立住脚跟，則戰船處處可到，而環湖之十四府州縣，處處震動。賊則防不勝防，我則後路極穩，較之株守金陵者，有死活之分，有險易之別；但無赫赫之名耳！凡行軍最忌有赫赫之名，為天下所指目，為賊匪所必爭。莫若從賊所不經意之處下手。既得之後，賊乃知其為要隘，起而爭之，則我占先著矣！余今欲棄金陵而改攻東壩，賊所經意之要隘也！若佔長興宜興太湖西岸，則賊所不經意之要隘也！願弟早定大計，趁勢圖之！莫為浮言所惑，謂金陵指日可下，株守不動；舍赫赫之名，而昧於死活之勢。至囑！至囑！如弟之志必欲圍攻金陵，亦不妨掀動一番，且去破東壩，剿溧陽，取宜興，佔住太湖西岸，然後折回，再圍金陵，亦不過數月間事，未為晚也！吾兄弟誓捨命報國；然須常存避名之念。總從冷淡處著筆，積勞而使人不知其勞，則善矣！

同前（十月初五日）

連接九月兩次來緘，具悉一切。弟決計不肯少退，不肯改由東壩一路進兵，則余續寄一緘，弟亦必不以為然。第株守金陵，恐又成三年，五年之局。援賊退，則苦其太閒；援賊來，又苦其太險。反覆籌思，不得所以兩全之法。且看張鮑兩軍在甯國果能堅守否？如鮑軍能擊退楊黃大股，再能乘勢規復陳壩，則金陵之後路亦不至十分空虛；從弟之策，亦無不可。

若鮑軍不能卻敵，或有疎虞，再行籌議。少荃解來餉銀五萬，今日派長龍船送弟處；其洋槍洋藥尙未到齊，到卽專人解金陵也！少荃大獲勝仗，忠酋不久必分兵回援蘇崑。其調張樹聲等赴滬，已飛札應之矣！

同前 (十月初八日)

天氣大寒，營中將士，晝夜辛苦，極可憐念。初三四後，忠侍兩逆，別有變相否？以少荃之殲斃聽王，左蔣之急攻湯溪，計忠侍俱不能不顧根本；或者再猛撲數日，乃始興盡而返乎，毛寄雲協解火藥至十一萬斤之多，可感！可敬！其被屬員訐告之案，現飭官嚴審辦，不知果能不置吏議否？白齊文一軍，日內果已西來否？厚庵部下諸將，與弟久處者，不下十餘人。弟察看其中可靠者，以何人爲最？弟營經此番風波，諸將之膽識力量，長短分寸，纖悉畢露；其中可帶三四千人獨當一面者，更有何人？望詳告我。吾以洋槍比詩賦雜藝，而以劈山擡鳥比經書八股，弟復函深以爲然。此處見解相合，亦一大機括也！吾以劈山礮爲陸軍第一利器，若食羣子至五十顆以外，實可無堅不摧。皖局目下加意打造劈山羣子，少尾再解萬斤至弟處試用。去年吾寄弟信，言劈山礮食滿羣子之後，須用稻草毬子封之，并須用擲杖多杵幾下，將草毬緊貼子，子緊緊貼藥，藥緊緊貼膛，則羣子之所及，又遠又寬矣！弟須

將各營親口教之，親眼驗之，乃不失劈山破之妙用。無謂各營皆已善用劈山，而不加察也！

致季沅弟 (十月十二日)

僞忠王既回蘇州，僞侍亦不久必退，日內想弟處已解圍矣！春霆初六，七日來信，甚忙亂，無主張。渠軍好手，故者傷者太多；亦有抱怨而散去者。目下糧路已斷，衆心多離，深爲可慮。兩弟決志不肯退兵，余亦不遽相強；但須鮑軍得手，乃可定計。鮑軍幸而獲勝，甯國幸而保全，則弟處或退或否，尙易布置。鮑之老營，倘有疏失，則甯郡必困重圍之中，不得不調弟回駐蕪湖金柱，進援甯郡；即不去援甯，亦必退保蕪湖。鮑軍之安危，總在三五日內可決；弟之行止，視鮑軍爲權衡也！

致沅浦弟 (十月十三日)

昨日一緘，言弟軍之進止，視鮑軍之利鈍，以爲權衡。本日接春霆來信，賊在西河堅紮，塋壘，霆軍進剿，未能撲動。吾觀霆軍之布置散漫，主意慌亂，人心離怨，恐此次必難支持；而其病者死者比他軍獨多，似亦冥冥中有主之者。鮑張果有挫失，則蕪湖三山等處，必十分吃緊。中段空虛，弟在下游，斷難久站。不如趁金陵賊退之時，鮑軍未敗之先，以追爲退，以東西梁山，蕪湖，金柱，運漕，無爲，爲弟軍之基業；然後相繼再進，庶爲可戰可守。

可伸可縮之軍。咸豐五年，余率水陸駐紮南康，志在攻破湖口一關。五六兩年，竟不能攻破；七年，余丁憂回籍，寸心以此爲大憾事。羅羅山於五年八月，至南康湖口一看，知其不足以圖功，卽決然舍我而去，另剿湖北。其時有識者，皆佩服羅山用兵，能識時務，能取遠勢。余雖私怨羅山之棄余而他往，而亦未嘗不服其「軍有伸有縮，有開有合也！觀多公之決志不肯南渡，與各軍秋間之多病，靈營目下之難支，是天意不欲遞克金陵，已可概見。吾輩當一面順天意，一面盡人事，改弦更張，另謀活著。古人用兵，最重「變化不測」四字。弟行軍太少變化，此次余苦口言之，望弟與季弟審度行之，卽日退紮金柱蕪湖。分五千人至灣沚，西河助剿，所以救鮑，卽所以救張，卽所以保全局，而救阿兄也！若弟堅執前議，果紮金陵，不肯移動，鮑挫而張必隨之。在余之公局固壞，而弟以重兵屯宿該處，如余之株守南康，和張之株守金陵，弟之私局亦必壞，望弟詳思之。凡行軍言退，萬衆不願。此次弟爲救鮑而退，與尋常之退，迥不相同，可以告麾下將士，亮余苦心耳！弟若決不肯退，則請撥王可陞一助春霆可乎？

同前

(全日)

本日已專送一信，勸弟趁勢退兵，分五千人救援鮑軍，不知何日可以接到？繼思金陵援

賊，尙未退淨。若不能打開後路，雖欲退兵至金柱，蕪湖一帶而不能，一切仍聽弟作主；可退則退，不可退則姑少留，余不遙制也！

同前 (十月十四日)

昨日午刻寄一緘，欲弟退守金柱蕪湖，而撥五千人援救鮑軍；燈後又寄一緘，言進退由弟自行作主，今日接弟函，竟不知弟後濠之外，尙有賊壘否？已退守否？余日內憂灼憤鬱，寸心如焚，不復能細思大事。弟嘗打退援賊之後，精神可爲一振，宜將全局細思。鮑軍挫失，甯郡不保，中段必一片荆棘；三山大通荻港等處，均慮復爲賊有；弟處餉道，終久必梗。不如趁早退守蕪湖金柱，弟猶可以北岸爲根本；弟兩年所克城隘，猶可自保。若不早爲之所，後恐求退而不得，求保蕪湖金柱而不得。特此再商，望弟裁斷。

同前 (十月十五日)

後濠之外，究尙有賊若干？已解圍否？兩次囑弟退兵，改由東壩再進，弟復信皆深不以爲然。昨又恐弟兵有難遽退之勢，補發一信，令弟自行斟酌。總之，用兵之道，全軍爲上，保城池次之；弟自行默度，應如何而後保全本軍。如不退而後能全軍，不退可也！如必退而後能全軍，退可也！至於鮑軍縱有挫失，而江面總可保全；大通荻港等處，釐局縱或被擾，

而水中糧運，總可常通。余十三日任，言策運道，終恐梗塞，係弟憂灼過慮之辭，亮必不至於此耳！

致季洪弟 (十月十六日)

此次保全糧道，聯絡水師，援應東路，厥功甚偉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或終有樹立勳名之日。余近來心緒憂灼，迥異往前年。以金陵勇夫三萬餘衆，一有疏失，全無歸路；近以鮑軍三次小挫，恐甯國不支，全局瓦裂；又見兵勇日增，而可靠者少；餉項日絀，而掣肘者者多，日夜憤鬱，絕少歡容。雨花臺此次幸得保全；千辛萬苦，成此規模，本無言退之理。惟恐鮑張甯國或有差池，則上游糜爛，下游金陵一軍，亦難孤立。故余三次寄信與沅弟，商所以退兵之法。然關係太大，余亦不敢遙制，聽沅與季自行作主可也！至弟仍伸前議，亦聽兩弟自主。若不退兵而堅紮原處，弟回籍一行，當無不可。

致沅浦弟 (十月十七日)

今日接春霆信，較爲寬舒。清弋江業已紮住，糧路當不至終梗。能將甯郡風波禁遏，此後更宜大加整頓。弟處各營有最弱者，或裁或併，或換營官，總宜時時存一整飭之意。弟初赴吉安時，不過三千人，足打一枝大賊；今增至八九倍，而野戰似尙無把握。練兵如入股家

之揣摩，只要有百篇爛熟之文，則布局立意，常有熟徑可尋，而腔調亦左右逢原。凡讀文太多，而實無心得者，必不能文者也！用兵亦宜有簡練之營，有純熟之將領；陣法不可貪多而無實。春霆今統萬餘人，而不逮往三千四百人之可靠，可以爲鑒。

同前 (十月十九日)

季弟究係傷寒症否？近大愈否？吾每以季之外病爲慮，尤以其果於自醫爲慮。以後季或有疾，總囑其莫輕服藥，至要！至要！春霆一軍危急，吾日夜憂灼。梁美材等三營，本不可恃；既令其孤立抱龍岡，旋又令其移紮寒亭，吾甚憂之。何紹彩四營，十五日自安慶開下；吳廷華二營，十八日自安慶開下。弟又新派王可陞五營前去一助，兵力不爲不厚。然無一統領調度得宜，則此皆如散錢委地，不足恃也！王可陞儘可由陸路至蕪湖；或由大勝關渡至北岸，再由神塘河渡至南岸三山等處。弟但知采買者過蘆卡之怨聲載道，而不知陸兵携船之怨聲之倍之也！

同前 (十月二十日)

甯國之事，據凱章言，老湘營守郡地，決可無礙。鮑宋守高祖山，清弋江兩處營壘，或亦尙可支持。如不能支，只好調皖北希都，來救甯郡。蔣軍正在力攻湯溪之際，又恐侍逆回

浙，必不能飭癩救甯。吾每說軍事但靠自己，莫靠他人；蓋閱歷之言也！左帥此次派王文瑞，帶三千五百人援徽。已是力顧大局之舉，不可又責望癩軍也！平心而論，鮑張二軍，尚不可守一甯國，求援於人，實難措辭。弟在軍已久，閱事頗多。以後宜多用活兵，少用呆兵；多用輕兵，少用重兵。進退開合，變化不測，活兵也！屯宿一處，師老人頑，呆兵也！多用大礮輜重，文員太衆，車船難齊，重兵也！器械輕靈，馬馱輜重，不用車船驕夫，騃馳電掣，輕兵也！弟軍積習已深，今欲全改爲活兵輕兵，勢必不剛；姑且改爲半活半呆半輕半重，亦有更戰互休之時。望弟力變大計，以金陵金柱爲呆兵重兵。而以進剿東壩二溧爲活兵輕兵，庶有濟乎！

同前 (十月二十三日)

金陵解圍一案，季弟請獎一節，實不宜形諸公牘。在我既不能奏請獎弟，在官季又不能不奏軍情，專奏保獎陳述數行，徒覺詞費。朝廷立法，所以待大員子弟，防範頗嚴：如在京不准保送軍機，不准保送御史，皆因其聲勢較廣，恐其營私樹黨。咸豐初元，孫苻卿保杜芝農之子，杜保孫之姪，當時物論切譏之。季弟勞績雖多，吾二人只可置之不議。方今督兵者，如勝袁都公，皆有子弟在營。若非皇上特恩，皆只能守「不敢仰邀議敘」六字而已！朱雲巖



昨日一稟，言旌德萬分危急，吾調周萬倬由徑縣往援，不知趕得上否？看來甯國縱能倖保，而徽州與江西必難瓦全，不知決裂始於何處耳？吾前兩次寄信囑弟，以追爲退，曾商之左中丞。茲接渠回信，亦不以退兵之說爲然，與弟前後各信，多相同者。推渠言外之意，覺弟兵不可野戰。吾則因金陵士卒用命，樂爲之死，覺弟兵儘可野戰。不知弟自己度已力，野戰果有幾分把握否？要之能得衆心，未有不可酣戰之理。望弟決從余計，分作兩大枝：一枝呆兵，屯紮金陵；一枝活兵，凡金柱，東壩，小丹陽，二溧，句容等處，聽弟擇地而駐，相機而進。有急則兩枝互相救應，去金陵總在二百里內外也！何如？

同前 (十月二十四日)

季弟病甚不輕，曷勝惦念。今年季之勞苦功多，既不得適世俗之榮，乃求一日之康強健爽，而天意亦尙若吝之。然則人生事無鉅細，何一不由運氣哉？鮑張糧運已斷，吾竭力以辦陸運；而連日太雨如注，萬不能運，可憂可怖！弟欲飭鮑張退兵，此時萬不能退。其無勇列隊，無夫搬運，與弟相同；而其無退步立腳之處，則更不如弟之有金柱可駐守，有江濱可搬運矣！蔣軍卽來援，亦必在一月以後，遠水難救近火。鮑若果挫，余當自立一新軍，自打數大仗，以畢吾餘生，遂吾初志。弟則須另立門面，分爲呆兵一枝，活兵一枝。呆兵堅築石

壘，縮小地方；活兵多或二萬，少亦萬四五千，與呆兵之在金陵者，更番休息。千萬依我行。九洲州勢甚危急，李世忠斷不足恃，如何？如何？

同前 (十月二十五日)

季弟病沉重之至，曷勝慮念！魏姓醫不知向來手段何如？以吾觀季弟病症，似不應服大黃者。日來果有轉機否？能勉強坐船來安慶就醫調養否？弟向來體亦不甚結實。今年各營疾疫，過於傷感，援賊久戰，過於勞苦，亦須加意調養。切不可自恃康強，多勞多憂，至要！至囑！東路八營，趁援賊已退之時，趕緊縮入中圍之內。如果援賊再來，省一半精力；即劉武朱吳諸公，亦可多睡一覺，少喫一驚。余昨日有公牘令撥大礮十二尊與李世忠，即是將東路八營縮退之計。望弟決計早縮，切莫遲疑。太礮守牆，余嫌太笨。現造劈山礮，專爲守牆之用。弟以後宜少用笨重之物，此陸軍第一要訣。

同前 (十月二十七日)

來信欣悉。季弟之病，已愈六七分，能進飲食，爲之大慰。李世忠雖十分危迫。然渠終始親駐九洲洲行營，當非遽不能支之象。惟浦口官營，被賊攻撲，頗不可解。豈新開口，業已乾涸，賊已偏行北岸耶？否則賊能渡大江而至九洲洲，不能遽渡新開河而至北岸！若賊已

徧行北岸，則和合巢廬，上至舒桐潛太，處處可慮。余擬將希庵部下之駐壽州霍邱三河尖等處者，陸續抽出，移至六安廬州巢舍等處，免致已復之城，盡隳前功。苗沛霖前後所上僧邸各稟，痛詆楚師，令人閱之髮指。僧邸所與苗黨之札，亦袒護苗練而疏斥楚師。世事變化反覆，往往出乎意想之外；所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不飽歷事故，烏知局中之艱難哉？弟信均已接到。添募新營，儘可允許；不變換局面，則斷不能允許。前此向和以重兵株守金陵，不早思變計，以圖滅賊，吾嘗譏其全無智略。今豈肯以向和爲師，而蹈其覆轍乎？再添十營，從弟之請可也！金陵老營，永不拔動，從弟之計可也！至以數萬人全作呆兵，圖合長圍，則余斷斷不從。余之拙見，總宜有呆兵，有活兵，有重兵，有輕兵，缺一不可。以萬人爲呆兵重兵，屯宿金陵；以萬人爲活兵輕兵，進攻東壩，句容二溧，等處；以八九千人保後路蕪湖金柱，隨時策應。望弟熟審，以此次回信定局。

同前 (十月二十八日)

昨日接朱雲巖稟，旌德業已解圍，徽州得以安枕，爲之欣慰！九洲洲渡江之賊，既不滿萬，或不致竟犯北岸。吾兩月憂懷萬端，至是稍釋一二。只求季弟病體全愈，甯國糧路大通，鮑張再穩支一月，則大海風濤，又得安渡彼岸矣！弟處東頭八營，已縮入中圈之內否？全

軍分爲兩枝，一呆一活之說，已定局否！幼丹中丞將江西漕折，全數截留，此後餉項愈絀。又洋人將於安慶大通蕪湖新立子口，皖釐亦必減色。然應添之營，仍不敢縮手不添。現令申夫添立一軍三千人，一切仿照霆營規模，不知將來有成否？

同前 (十一月初一日)

余日內憂煎，有甚於祁門極困之時。季弟得焦聽堂診治，用藥不至大錯，果日愈否？弟憂勞過甚，精神尙能強支否？此時吾兄弟惟有強作達觀，保惜身體，以擔國事，以慰家人，別無他策。萬茂軒頃送遼參壹兩，吾擬備價百二十金與之，不知渠肯收否？吾已蒸食一錢，似尙有力量。餘九錢，茲專人送金陵。季弟病後，服補劑時，可酌服之。但不宜太早，須外症退淨，毫無反復之時，乃可蒸服。溫弟在江西病時，竟係此物之功。弟勞苦過甚，亦可分食少許。冬筍兩擔，帶去各營官處，可分饋數枝。北岸事已決裂；南岸鮑軍，不知尙可支持否？

同前 (十一月初四日)

昨日接唐鶴九李嘉湜二稟，言巢縣失守，與侯朝棟一稟，不甚符合。現調張樹聲五營守無爲，吳長慶等四營守廬江，不知趕得上否？目下事機不順，有萬俞攻心之象。然北岸最要

者，惟安慶廬州無爲桐城西梁運漕六處；南岸最要者，惟金陵甯國蕪湖南陵金柱五處。盡吾力之所能，保一處算一處，此外則付之天命而已！

同前 (十一月初六日)

季弟病略轉輕，爲之少慰。日內心中有三大慮：一曰，季病；二曰，皖北；三曰，甯國。今季病有轉機，略紆一慮。皖北之事，得弟信派樹字五營，守無爲州；初一業已過江，初三或可進州。守此一城，則驪珠在握矣！余又留吳長慶四營守廬州，調蕭毛等七千人來廬州，中旬可到；調江味根來皖北，新年可到。是皖北之大慮，或可徐紆。惟甯國一慮，反無把握。僞侍王似尙在東壩小丹陽一帶，日內或攻弟營，或攻金柱蕪湖，皆意中事。望弟商之諸公，專重南岸。其北岸之事，只要無爲州不失，自可徐徐料理，余能擔當也！至弟處輕兵重兵之說，且待此三慮紆後，再行熟商。到明年二三月後，弟或以余之言爲然，亦未可知。

同前 (十一月初八日)

昨日未接弟信，不知季弟病勢何如？廬州有六營，無爲有五營，業經守定，必可放心。

廬江新營未齊，若賊不違犯，五日外即可固守。三河有解先亮之三百人，當可保全。蕭毛七千人，二十以內可齊集舒城。皖北大局，不致決裂。余所慮者，忠會往年以偏師攻破浙江，分官

軍之勢，而以全力攻撲金陵老營。此次或以攻竄和含巢廬，效往年破浙之故智，而以全力再攻弟營與金柱。不知弟部下諸將，能如前此四十六日之堅守否？

同前 (十一月初九日)

季弟業已出汗大解？應可放心。凡傷寒瘟疫二症，所最難得者，大解耳！弟之所憂三端，余亦同之。余以季病爲第一患，甯國爲第二患，皖北爲第三患。蓋甯國鮑軍站不住，則弟軍五百里毫無聲援，進退兩難也！皖北之賊雖多，吾堅守廬郡安慶無爲三城，調希部由舒城進兵，調江達川味根由桐城進兵，或尙可以挽救。旌德賊退後，陷太平至黟縣，黟縣去祁門僅六十里，不知王鈴峯唐桂生能速由徽援祁否？祁若不保，則皖南全局立壞。此又三患外之一大患也！

同前 (十一月十一日)

季病又有反復，實深憂悸。弟自閏月以來，過於憂勞，此刻且將添勇與活兵呆兵之說，一概置之度外，待過年後再議。江北之事，守住西梁無爲廬郡廬江三河，又調蕭毛二軍來舒城，調達川味根來桐城，儘可支持。皖南涇旌二縣已穩，所患者，鮑軍與祁門耳！此等處自關國運。吾近亦稍寬懷，以愁之不勝愁也！餉項日絀，吾近又添人萬餘，明年斷難支持。

然地廣賊多，亦只好姑且添兵，以資抵禦；待明年二三月，希庵與二江同到，吾決計率萬人至蕪湖金柱等處，爲弟打通後路，兄弟相會耳！

同前（十一月十八日）

本日接初八日諭旨，廷寄各一道。弟蒙恩賚黃馬褂料一件，袍料一件，搬指一個，翎管一個。季弟蒙恩以知府用。諭旨兩道鈔錄，專人送去。請獎請恤，各員均已照准。弟須專摺謝恩，余可代做代寫。接弟公牘，已派朱洪章千人守東梁山，以後可不再派老營，亦宜微有餘力也！

同前（十一月十九日）

季弟之病微有轉機，不知十五以後又復如何？傷寒而反覆者，每以服藥致誤；服補藥則更易誤。欲求季之有轉機，須堅持不復服藥。今年吳彤雲之病，余堅持不服藥之說，果得痊愈。雖不可一概而施，然亦可見病情反覆之時，惟不服藥，而症乃有定象也！

同前（十一月二十三日）

接弟十八日辰信，知季弟溘逝，哀慟曷極！應商之事，條列於左：

一，余准於二十三日起行赴金陵，本月內准到。一則與弟商季弟後事，及營中各事；一則

親接季弟靈柩，由金陵護送至安慶。載靈柩之船，不必大，取其較便易行者。余坐一長龍船，季襯載一民船，各用數號舢板拖帶，庶上水穩而且快。至安慶後，應否另換大船，俟與弟面商。

一、季弟請卹事，應請少荃出奏，上海現在有威林密輪船在此，廿六七日可過金陵，余信弟信，均可由該船帶滬。

一、季弟部下五千人，自當歸併弟處統領。若另有可分統之人，俟余與弟相見後再行下札。弟久勞之後，繼以憂傷，務當強自寬解。余於兄弟骨肉之際，夙有慚德，愧憾甚多。弟則仁至義盡，毫無遺憾，千萬莫太悲傷。

一、弟信須洋藥等物，余當帶洋藥萬斤，洋帽二十萬，洋槍四百桿，親交弟處。自齊文在上海大關，茲將篤仙原信付閱，該軍斷不來矣！只要春霆站得住，軍務尙可支持也！

同前 (十月二十三日)

昨日發兩信，定於廿四日起程，前赴金陵，坐威林密船以行。而此間官紳上下，紛紛諫阻。今日接弟信，並與澄侯一信，知季弟之靈柩。擬於廿四日開船上行。余若坐輪船以往，



必在中途錯過。余卽不赴金陵，留此迎接季樞，而請翠山至金陵一行，代余慰視老弟。應商事宜，再行條列於後：

一，余署附近有一大屋，將買爲湖南會館。季弟靈樞，卽迎置其中；一切開弔行禮，俱甚方便。加漆多則七次，小則五次；每次必須三日，不可草率。湘潭既不上岸，不可加漆，不如卽在安慶停二十天，儘漆其六七次。一切喪禮應行之儀，皆在安慶行之。余昨與翠山商擬，令季樞仍進曹禾冲，再行開堂發引。今弟意令季弟由北港登岸，昇葬馬公塘，則是湘潭固不上坡，紫田亦不進屋，宜在安慶備行諸禮，而加漆尤爲要務；在此停留兩旬無疑。

一，劉南雲三營仍宜留金陵，茲派戈什哈持令箭公牘至中途，截令折回。無爲州有樹字五營，儘足堅守。吾又派蕭毛七千人，從無爲進兵，更可放心。李幼荃有才，與少荃相等，將來必成偉器。穆海航德優，而才亦并不劣。幼與海水乳交融，吾以無爲付之二君，尙屬付託得人。其城存錢米，俟閉城斷接濟時，再行支放。火藥余已解到萬斤，弟不疑余與幼海毫無準備也！弟謂余用人，往往德有餘而才不足，誠不免有此弊，以後當留心懲改。然弟若疑幼海爲無才之人，所見差矣！

同前 (十一月二十四日)

茲請翠山至金陵一行，勸慰老弟寬懷，專以國事爲重。不帶勇則已，帶勇則死於金陵，猶不失爲志士。弟以季之歿於金陵爲悔爲憾，則不可也！袁簡齋詩云：『男兒欲報君恩重，死到沙場是善終。』當時以爲名句。季弟到安慶，余必加漆五次，大約停住兩旬。翠山至金陵，小住十日可也！

同前 (十一月二十五日)

季觀到皖，余決留二十天，以加漆爲第一要務。或作傳。或作墓志，卽於此二十日內爲之。題主派礮船等事，均極易辦，皆可放心。弟於天倫骨肉之間，盡情盡理，毫髮無憾，余歉敢甚多。然送死大事，亦斷不敢草率。春靈聞訃，丁繼母憂，雖以絨牘慰留，然其軍心渙散，殊切隱慮。蕭毛從北路柘臯打巢縣，劉張從南路無爲打運漕，本極妙着。余先不知南來之來，已令蕭毛由南路進兵，今始悔失算矣！

同前 (十一月二十六日)

季弟無生前合意之室廬，弟因定在北港登岸，徑昇至馬公塘，與叔父合葬。此議甚安。余在安慶爲之開弔設奠，多漆幾次。安慶係季弟立功之所，亦尙妥也！

同前 (十一月二十八日)

昨日發信後，接弟信，并祭文一篇，至性至情，流溢紙上，有不可磨滅之狀。觀老弟天性之厚，將來福澤當有不可限量者。季弟之主，明日可以畢工。主用栗木，匣用楠木，聞徽州漆甚好，已函請祁門糧臺購買。

同前 (十一月二十九日)

余之定計，以蕭毛進無爲一路，不進柘臯一路；蓋亦略有苦心，當時不知弟派南雲上來。無爲究嫌力薄，一也！柘臯等處，無米可辦，無夫可雇，二也！進南路，恐賊從柘臯以攻廬郡，其禍遲；進北路，恐賊從盛家橋，以犯桐城，其禍速三也！前此迭接弟信十餘件，皆言北渡之賊，氣勢浩大。李世忠之咨，則更言賊多且悍。吾因蕭毛皆係中才，恐不宜置之柘臯。用馬用衆之地，四也！今調度已定，縱然錯誤，無可挽回，只好聽之而已！上湖南之勇，遠勝於長善一帶，極是！極是！鮑營近日，逃者紛紛，恐終決裂也！

同前 (十二月初一日)

南雲已抵無爲州，自無違回金陵之理。春霆至黃麻渡，回高祖山老營。據報，「黃麻渡之下，小淮審地方，被賊占踞，水運又已不通；恐其再竄三山繁昌，梗我陸運，則大局去矣！」

云云。余以鮑軍久困該處，軍心渙散，逃亡相繼，實深憂灼，擬令南雲三營，再由無爲南渡，會合周吳羅朱等營，痛剿一次；或剿灣沚，或剿石埭兩處。能打開一處。鮑軍乃有生機。臨陣打仗，則以劉南雲爲主；事前布置，則以厚庵爲主，不知辦得到否？趕得及否？望弟細心籌度，與厚庵南雲竹莊及諸將商之。昨日爲季弟寫銘旌，自外入室，聞檀香甚烈，意戈什哈等焚之，以致誠敬。及寫畢一問，并無人焚香者，殊爲可異！閔邸鈔，何根雲已正法。本日接寄諭，勝克齋又革職擊問矣！

致澄侯弟 (十二月初四日)

三次寄緘，論季弟喪事，想均接到。聞季弟靈柩尙在西梁山一帶，不知何日始達安慶。皖北暫有平穩之象；惟鮑軍十分危急。鮑若不支，則甯郡之老湘營，亦必難堅守；甯若不支，則徽州亦必難久守。日夜憂灼，無可設法。余以軍務處處棘手，又遭季弟之變，寸心如焚。紀澤須留家中，辦季弟大事，二三月尙不能來營。但望軍事稍順，則余懷可漸漸舒暢矣！季弟柩過安慶余欲留停二十天。一則多漆幾次；二則到家後不進曹禾冲等屋，直進馬公塘，則一切喪禮應行之儀注，即在安慶行之。且待到此後，再行斟酌。家中諸子姪，望弟概教之。習勞起早，不輕服藥，一切照星岡公在日規矩，至囑！至囑！

致沅浦弟 (十二月初九日)

今日卯正，季弟靈柩至寶塔下，余登舟迎至鹽河卡登岸，闔城官紳，在江濱迎接，進西門入公館。祭幛祭筵甚多。其中亦有全無瓜葛者，卻之不惜，受之有愧，頗難處置。擬停住數日，卽送之登船西歸。船尙寬大，儘可在舟中加漆也！

同前 (十二月初十日)

兩日未接弟信，不知金陵各營平安否！季觀到此已一日。外間幛聯頗多，聯無十分稱意者。余因書一聯云：『英名百戰總成空，淚眼看山河，憐予季，保此人民，柝此疆土；慧業多生磨不盡；癡心說因果，望來世，再爲哲弟；並爲勳臣。』亦不稱意也！今日已漆一次，擬在此漆五次，二十日發引登舟。少荃信來，欲爲季請謚請祠，請加銜立傳，恐已在官奏之後。茲將少荃信鈔閱。朱雲巖因前調青陽之檄，已棄旌德城西回徽甯郡。四面皆賊，深恐難支。

同前 (十二月十一日)

弟近日肝旺動氣，此係憂勞太過之故。餉項本日已解五萬，擬再解五萬，爲度歲之資。合之各卡釐金，必足一月滿餉。保舉飭知，早經辦畢，使弟營便弁帶去。季觀定於十九日設

奠顛主，二十日發引登舟。余緘告澄弟，令擇二月季或三月爲季葬期；蓋長江上水，逆風其常，而順風其變也！弟肝氣旺，最易傷人。余兄弟皆稟母體，本難強制；然不可不以靜坐制之，至屬！

同前 (十二月十二日)

昨寄緘後，翠山恰到，道弟雖憂勞過甚，而精神充足，爲之少慰！余在季公館三宿，今日仍回本署。至鹽河一看，新城已修十分之八，十五六可竣工矣！九嶽洲圖，迄無善本；余倩人畫一幅，以應恭邸之求。茲將副本寄弟一閱，果不甚差謬否？春靈久無來信，懸系之至！昨夕擬爲季弟作墓志，竟夜未成一字，却又得輓聯一副云：「大地干戈十二年，舉室效愚忠，自稱家國報恩子；諸兄離散三千里，音書寄涕淚，同哭天涯急難人！」或用弟名寫之，或不寫，未定也！

同前 (十二月十三日)

季弟蒙恩追贈按察使，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列議卹。南雲三營之營官哨官，皆已來見。武朱三營之營官哨官，尙未見。關防六顆，皆已刻就。安慶存馬，係副都統明興所管，未便令其交出。季弟恩旨鈔閱。南雲來打灣泄之說，且聽厚庵裁奪。

同前 (十三月十五日)

弟處氣象日穩，爲之少慰。蕭軍克復運漕，聞將進剿銅城關。鮑軍糧路雖未大通，而古賴等專人至靈營投誠；黃胡等逆，亦自狡而不悍。或者支撐此局，風波漸定，亦未可知。季弟棺漆過三次，而匠工不甚精細，此後當親監斂之。銘旌必須改寫，舊者對靈焚化。余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，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，預料九江一軍之必敗，厥後果有三河之變；及昨廿九日寫銘旌時，異香滿室，余所親見親聞，又覺神異之不盡虛妄也！弟蒙賞之衣料，宜製成後拜賜服之；服數次後，敬謹收藏。將來弟兄所得所得賜物誥軸，概藏於先大夫廟內。

同前 (十二月十七日)

弟處氣勢漸旺，深以爲慰！甯國涇縣二城之米，均可支至正月中旬；春霆營中之米，亦可支至臘底。若南雲能幫打三山等處，則皖南亦必平穩。春霆於前招七千人外，又派人至三廡續招五千，於營中自備銀一萬六千帶往，不支糧臺東局之銀，可謂盡忠報國。其回籍治喪之意頗切。若能打開東壩，或須允准。九月十二日恩詔，余與弟皆原官未曾升調，不能另爲祖父請封。凡遇覃恩，既不爲祖父請封，則亦不准賍封他人；但可爲本身妻室請軸耳！弟儘可請本身夫婦誥軸，不必謙也！澄弟不肯受頭品誥封，言鄉間不便舉動，亦頗近情理；或待

其過五十後，弟再行馳封，亦無不可。

同前 (十二月十八日夜湖南會館)

季弟慕志作就，不甚稱意。唐鶴九所寄輓聯極佳，云：『秀才肩半壁東南，方期一戰成功，挽回劫運；當世號滿門忠義，豈料三河灑淚，又殞台星！』余欲改成功二字爲功成，改灑淚二字爲痛定，似更妥叶。余謹派戈什哈一人送季輓，蓋以弟所派諸人，凡事皆有條理，不必更派文武委員，反慮紛亂也！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日)

季弟身後，附身附棺之事，弟在金陵，已籌慮周到；其禮儀虛文之事，余在安慶，亦頗周到；回籍後，儘可如弟之策，徑進馬公塘山內，不必再入荷葉室中。余當切告澄弟及子姪等也！地圖甚爲精細，與余所繪九洲圖，大致相類。明興之馬八十匹，不能給弟，此外亦無購馬之法。擬再解銀五萬兩，日內竟無到者，憂灼之至！只好先解錢三萬串，與弟略資點綴。弟因時賢開府，論及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惡一節，極是！極是！余三年以來，因位高望重，時時戰兢省察，默思所行之事，惟保舉太濫，是余亂政，不辦團，不開捐，是余善政。此外尙不了了！



